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六九冊目次

後漢書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註
志三十卷（一）（晉）司馬彪撰（梁）劉昭註 宋白鷺洲書院刻本

後漢書九十卷

（劉宋）范曄撰　（唐）李賢註

志三十卷（一）

（晉）司馬彪撰　（梁）劉昭註

宋白鷺洲書院刻本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內府刊本。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蔚宗事蹟具宋書本傳。賢事蹟具唐書本傳。考隋志載范書九十七卷、新舊唐書則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與今本合。然此書歷代相傳、無所亡佚。考舊唐志又載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一百卷。今本九十卷、中分子卷者凡十。是章懷作注之時、始併爲九十卷、以成數。唐志析其子卷數之、故仍九十。其實一也。又隋唐志均別有蔚宗後漢書論贊五卷、宋志合其子卷數之、故云一百。宋志合其子卷數本書別行、亦宋人散入書內。然史通論贊篇曰、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晝、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贊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銘而類以銘曰、繹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云云。終而類以銘曰云云。則唐代范書論贊已經移卷末矣。史志別出一目、所未詳也。范撰是書、以志屬謝曜。范敗後、曜悉收以

後漢書目錄 一

十二帝后紀一十二卷
志三十卷
八十列傳八十八卷
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申凡一百九十五年
第一卷上 光武上 秀
第一卷下 光武下
第二卷 明帝 莊 祖
第三卷 章帝
第四卷 和帝 肇
第五卷 殤帝 隆 安帝 祐
第六卷 順帝 保 冲帝 纘 質帝 纘
第七卷 桓帝 志 靈帝 宏
第八卷 獻帝 協
第九卷
第十卷上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孝熹鄧皇后
第十卷下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匽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
孝桓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獻穆曹皇后
志三十卷
第一卷　候氣
律曆　永光論曆
第二卷　漢安論曆
賈逵論曆
延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食

第三卷　曆法
第四卷　合朔
五供　立春
冠　上陵
耕　夕牲
養老　高祿
第五卷　先蠶
祓禊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第六卷
大喪
第七卷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第八卷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第九卷
宗廟　社稷
雩星　先農
迎春
第十卷
王莽三　光武十二
第十一卷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第十二卷
桓三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第十三卷
五行志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謠
第十四卷
災火
羽蟲孽
第十五卷
大水
大寒
旱
狼食人
草妖
羊禍
水變色
雹
山鳴
蝗
冬雷
魚孽
第十六卷
地震
地陷
蜮
山崩
大風拔樹
牛疫
龍蛇孽
第十七卷
射妖
馬禍
人化
疫
第十八卷
日蝕
日赤無光
日中黑
月蝕非其月
月抱
日黃珥
虹貫日
人痾
死復生
投蜺
第十九卷
郡國志
河南
河東
京兆
扶風
河內
弘農
馮翊
右司隸
第二十卷

潁川
梁國
陳國
右豫州
魏郡
常山
勃海
右冀州
清河
安平
汝南
沛國
魯國
鉅鹿
中山
河間
趙國
東郡
任城
濟北
濟陰
陳留
東平
泰山
山陽
右兗州

東海
彭城
下邳
右徐州
濟南
樂安
東萊
平原
北海
齊國
琅邪
廣陵
右青州
南郡
零陵
武陵
南陽
江夏
桂陽
長沙
右荊州
九江
廬江
丹陽
會稽

吳郡　豫章
右揚州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一
犍爲屬國
右益州
蜀郡屬國　漢陽
武都　金城
隴西　北地
安定　張掖
武威　敦煌
酒泉　張掖居延屬國
張掖屬國

右涼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右并州
涿郡　廣陽
二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右幽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日南
第二十四卷
右交州
百官志
太傅
司徒
將軍
太尉
司空
光祿勳
太僕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衛尉
廷尉
第二十七卷
九真
執金吾
大長秋
將作大匠
北軍中候
第二十八卷
州郡
亭里
烏桓校尉
王國
列侯
四夷國
第二十九卷
輿服志
玉輅
金根
立車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城門校尉
司隸校尉
縣鄉
凶奴中郎將
護羌校尉
宋衛國
關內侯
百官奉
乘輿
安車
耕車

戎車
軿車
緑車
夫人安車
法駕
輕車
小使車
導從卒
第三十卷
冕冠
委貌冠
爵弁冠
遠遊冠
進賢冠
武冠
方山冠
獬車
青蓋車
皁蓋車
大駕
小駕
大使車
載車
車馬飾
長冠
皮弁冠
通天冠
高山冠
法冠
建華冠
巧士冠
却非冠
樊噲冠
鶡冠
佩
印
赤綬
紫綬
黒綬
青紐綸
列傳八十卷
第一卷
劉玄
第二卷
王昌
劉永
李憲
盧芳
却敵冠
術氏冠
幘
刀
黄赤綬
緑綬
青綬
黄綬
后夫人服
劉盆子
張步
彭寵

第三卷
隗囂 囂音五高反
第四卷 宗室四王二侯
齊武王 亢 子北海靖王興
趙孝王 良
泗水王 歙
成武孝侯 頡
第五卷
成陽恭王 祉
安成孝侯 賜
順陽懷侯 嘉
第六卷
鄧晨 子訓 禹
鄧褒 晨曾孫
第七卷
來歙 曾孫惠
王常
馮異
岑彭
第八卷
賈復
吳漢
蓋延
第九卷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第十卷
銚期
祭遵 從弟肜
第十一卷
王霸
任光
李忠
邳彤
耿純
第十二卷
朱祐
王梁
馬成
景丹
杜茂
劉隆
陳俊
臧宮
劉植
萬脩
子咼

博俊
馬武
第十三卷
竇融 堅鐔 第子周 曾孫憲 玄孫章
第十四卷
馬援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稜
第十五卷
卓茂
第十六卷
魏霸 劉寬
伏湛 子隆
宋弘
馮勤
牟融
第十七卷
宣秉
張湛
魯恭 第五
侯霸
蔡茂 郭賀附
趙熹
韋彪 族子義

王丹
杜林
吳良
鄭均
第十八卷上
桓譚
第十八卷下
馮衍 子豹
第十九卷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郅惲
第二十卷上
蘇竟
第二十卷下
郎顗
王良
郭丹
承宮
趙典
馮衍 子豹
襄楷
楊厚
襄楷

第二十一卷
郭伋
孔奮
廉范
蘇章 族孫不韋
賈琮
第二十二卷
陰識 子興 興曾孫準
樊宏 子儵 儵曾孫準
朱浮
虞延
周章
第二十三卷
馮魴
鄭弘
第二十四卷
梁統 子竦 竦曾孫商 玄孫冀
第二十五卷
杜詩
張堪
王堂
羊續
陸康
第二十六卷
鄭玄
鄭興 子衆
陳元
張霸 子楷 楷孫陵 陵弟玄
丁鴻
第二十七卷
桓榮 子郁 郁孫焉 焉曾孫鸞 玄孫典 彬
第二十八卷
張宗
馮緄
提琬
第二十九卷
劉平
淳于恭
趙孝
江革
張純 子奮
鄭玄
曹褒
范升
賈逵

劉般 子慥
趙岑
第二十卷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班彪 子固
第二十卷下
班彪 子固
第二十一卷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第二十二卷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 彊 沛獻王 輔
楚王 英 濟南安王 康 子任城孝王尚
東平憲王 蒼
阜陵質王 延 廣陵思王 荊
臨淮懷公 衡 中山簡王 焉
琅邪孝王 京

第二十三卷
朱暉 孫穆
何敞
第二十四卷
鄭弘
徐防
胡廣
第二十五卷
袁安 子敞 玄孫閎
張酺
第二十六卷
韓棱
周榮 孫景
第二十七卷
陳寵 子忠
郭躬 弟子巨
第二十八卷
梁懂
楊終
李法
樂恢
張禹
張敏

翟酺
霍諝
徐璆
第三十九卷
王充
仲張統
第四十卷 明八王
千乘哀王建
彭城靖王恭
下邳惠王衍
淮陽頃王昫
第四十一卷
李恂
龐參
橋玄
第四十二卷
應奉
袁延
王符
陳敬王羨
樂成靖王黨
梁節王暢
濟陰悼王長
崔駰 子瑗 孫寔
第四十三卷
周燮
申屠蟠
徐穉
楊震 子秉 孫賜 賜子彪 玄孫修
第四十四卷
黃憲
姜肱
第四十五卷 章七王
千乘貞王伉
清河孝王慶
河間孝王開
廣宗殤王萬歲
第四十六卷
張皓 子綱
种暠 子岱 拂劭
第四十七卷
平春悼王全
濟北惠王壽
城陽懷王淑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王龔 子暢
陳球
陳寵

杜根
劉陶
劉瑜
第四十八卷
虞詡
蓋勳
第四十九卷
衡
傅燮
臧洪
樂巴
李雲
謝弼
第五十卷上
馬融
第五十卷下
蔡邕
第五十一卷
蔡邕
第五十二卷
黃瓊 孫琬
左雄
周舉 子勰
第五十三卷
李固 子燮
第五十四卷
吳祐
史弼
趙岐
荀淑 子爽 孫悅
鍾皓
第五十五卷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第五十六卷
陳蕃
第五十七卷
劉淑
黨錮
李膺
韓韶
陳寔 子紀
第五十八卷
杜喬
第五十九卷
延篤
盧植

杜密
魏朗
宗慈
范滂
蔡衍
張儉
陳翔
范康
劉儒
何顒
第五十八卷
郭太
許劭
第五十九卷
賈武
第六十卷
何進
劉祐
夏馥
巴肅
尹勳
羊陟
岑晊
孔昱
檀敷
賈彪
符融

鄭太
荀彧
第六十一卷
皇甫嵩
第六十二卷
董卓
第六十三卷
劉虞
陶謙
第六十四卷上
袁紹 子譚
第六十四卷下
袁紹 子譚
第六十五卷
劉焉
呂布
袁術
劉表
公孫瓚
朱儁
孔融

第六十六卷
循吏
衛颯
王景
王渙
孟嘗
劉矩
仇香
第六十七卷
酷吏
董宣
李章
黃昌
王吉
第六十八卷
宦者
任延
秦彭
許荆
第六十九卷
劉寵
童恢
樊曄
周紆
陽球

第六十九卷上
儒林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馮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揚倫
鄭衆
孫程
單超
曹節
張讓
蔡倫
曹騰
矦覽
呂強

高詡
魏應
任末
薛漢
召馴
趙曄
董鈞
周澤
甄宇
程曾
李育
服虔
謝該
蔡玄
第七十卷上
文苑
包咸
伏恭
景鸞
楊仁
杜撫
衛宏
丁恭
鍾興
樓望
張云
何休
匡衡
許慎

杜篤
夏恭
黃香
李尤
劉珍
王逸
第七十卷下
邊韶
張升
劉梁
酈炎
高彪
禰衡
蔡玄
李業
王隆
傅毅
劉毅
蘇順
葛龔
崔琦
第七十一卷
獨行
趙岐
邊讓
侯瑾
張超

劉茂
彭脩
周嘉
李善
張武
戴封
繇肜
雷義
戴就
向栩
劉翊
第七十二卷上
方術
任文公
許揚
王喬
温序
索盧放
范式
王忳
陸續
李充
陳重
范冉
趙苞
諒輔
王烈
郭憲
高獲
謝夷吾
楊由
李郃
廖扶
樊英
第七十二卷下
唐檀
許曼
樊志張
韓說
郭玉
徐登
蘇子馴
左慈
上成公
甘始
王和平
公沙穆
趙彦
單颺
董扶
華佗
費長房
劉根
許子勳
解奴辜
王真
李南
戹驛
折象

第七十三卷
逸民
野王二老
逄萌
王霸
井丹
高鳳
韓康
戴良
漢濱老父
龐公
第七十四卷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向長
周黨
嚴光
梁鴻
臺佟
矯愼
法眞
陳留老父
陳文矩妻
許升妻
龐淯母
皇甫規妻
盛道妻
董祀妻
第七十五卷
第七十六卷
東夷
第七十七卷
南蠻
第七十八卷
西羌
第七十九卷
西域
南匈奴
孝女曹娥
袁隗妻
劉長卿妻
陰瑜妻
荀女叔先雄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正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

第八十卷

烏桓　鮮卑

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

十一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

安二十五年庚申凡一百九

十五年

十二本紀十二卷

志三十卷

八十列傳八十八卷

後漢書目錄

光武帝紀第一上　范曄　後魏　章懷太子　賢　註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禮祖有功帝宗有德此中興之主

舊故物稱世祖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

父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叔季皆以字行

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

王發　長沙郡今潭州縣也○劉攽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

發生春陵節侯買　春陵鄉名本蠻零陵今永州唐興縣此

外　繫林郡今潯州縣前書曰郡守

尉回　秦官秩二千石景帝更名大守

回生南頓令欽　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前書曰令秩千石至六百

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滿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不

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

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　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為準鄭玄尚書中庸注云日角偏骨起狀如日

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

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仲部陽矣喜也能為產業見前書王莽天鳳中王莽建國六年改為六年建國年凡三字此少一始字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東觀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盛江許子威資用反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冷從者賦以給諸公費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言賊蜂鈔也地皇三年天鳳六年改為地皇南陽荒饑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大侵五穀不升曰大荒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

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識驗也說非為王者受命之讖驗也李陽也因賣穀於宛東觀記曰時南陽旱饑而穀貴宛人李通等以圖讖陰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獨念兄伯升素能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兵擊平林兵新市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己力反又殺湖陽尉湖陽縣名屬南陽郡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己力反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怨以與之眾乃悅進兵擊平林兵新市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光武敛容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兵擊平林兵新市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聚亭名在今鄧州穰縣東南與荒饑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曰饑二穀不升曰旱三穀不升曰歉四穀不升曰大侵五穀不升曰荒荒者言荒廢無穀之名也饉二字皆為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兄光武終末大冠新軍服也。劉攽曰：冠者謂武冠也武官冠之小武冠之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大冠謂武冠之大者也案當云大冠二字皆為謹厚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聚亭名在今鄧州穰縣東南與荒饑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大侵五穀不升曰荒荒者言荒廢無穀之名也饉二字皆為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光武敛容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兵擊平林兵新市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聚亭名在今鄧州穰縣東南與荒饑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大侵五穀不升曰荒荒者言荒廢無穀之名也饉二字皆為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鄧州穰

河內爲後隊潁川爲左隊弘農爲右隊河東爲北隊潁陽爲前隊祈隊隊音遂驃正梁丘賜王莽每隊置驃正一人職如郡尉戰於小長安（續漢書曰消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蠡江灊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此音比）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陳茂於淯陽（前書曰納言掌出納王命所謂喉舌之官也掌以反為之佰謂新論云莊尤字伯石此言嚴避明帝諱也秩一千）

已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前書曰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太常應劭漢官儀曰故列為九卿也）進圍宛城二月辛（大社稷常有故緣太常老子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貴武也家丞印佩之入朝三處右印得定武矣）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郾今潁州郾城縣也定陵故城在郾城西北昭如海濱輕車不能載三十圍以爲墨尉（鄭玄注周禮云軍壁曰壘崔瑗中丈大十圍自漢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比昭如海濱輕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篤食見前書）長一丈大

尉者主壘壁之事又驅諸猛獸猛或作獷獷猛貌也音古猛反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聚名也鄗元氷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東夾潁陽關在陽翟西北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孥子也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分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按謂伯升圍之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閒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武帝置自驃騎主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建備假以為號出城南門於

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幾音折既至郾定陵兵來會合乃復進擊莽軍大破之斬首數千級遂前與諸將會昆陽城下敵兵甚盛出營陳兵圍數重光武乃使王鳳王常及成國上公王霸等將三千人先出城南水東南經陽關聚東夾潁陽關在陽翟西北以為疑兵光武帥步騎千餘人自西水上擊其中堅大兵瓦解奔走王尋死焉王邑等乘銳士欲還救其窟穴光武復與戰自午至未不能破乃斂其精銳還入城門城門大開光武馳突入其陳斬王尋王邑乃還走虎豹股栗戰慄不敢動遂潰圍而走會大雨雷震屋瓦毀大溝水盛滂沱十餘丈或遇流而死或墜崖而死滍水為之不流王邑王尋軍遂大潰棄輜重而走光武與宗人及騎數百追之所殺萬餘人遂收其輜重車甲貨寶不可勝數時大雨六日漂溺虎豹亦多死者王邑王尋獨與數千人得過溝水而還是時關內大震百里莫敢動搖唯有嚴尤陳茂從穀口入棄軍獨完

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似鈴）或爲地道衝輣撞城（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音步耕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中頭之所望共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猒音一葉反）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

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吾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攻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愕其書尋邑得之不悉（悉音許記反）諸將既經累捷謄氣益壯無

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最尊居中以壁衛輔翊也）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蹏百餘里閒（蹏什也音於計反或作蹄）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漲（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潁音直里反）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數過也）

（於萬故以萬爲數）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輜重車中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縣名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父城縣東北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馳詣郡故城在今許州）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

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諸縣淮南子曰智過百人謂之豪白虎通云賢萬人曰傑時城中少年宋弟張魚等攻莽於承禄亭商人杜吳殺莽首將軍申屠建等傳莽首詣宛）更始將北都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前書曰從中都官徵詣北軍本周官武帝初置持節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然司隸校尉本周官武帝初置持節義云以掌徒隸而巡察故曰司隸也高祖置前書曰秦人年五十已上爲老每鄉一人擇鄉三老爲鄉官也）作文移（移謂移書也）徵詣行在所（行在所謂帝所在之處）於是致僚屬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曰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曰諸吏冠者右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鞮（前書音義曰諸于太被衣也如婦人之被衣也鞮方言曰譯鴃舌南楚之外謂之寄譯其物反語方言曰譯鴃舌南楚之外謂之寄譯其物反語方言曰譯鴃舌南楚之外謂之寄譯其物反語

臨宇 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赤眉以相別故口赤眉今破其衆分爲數處與王莽戰於湖皆朱其眉如決河水灌之皆可令爲魚上不然之列人縣故城在今洛州肥鄉縣東北光武不荅去之眞定縣名屬眞定國也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輿前書曰立國將軍孫建奏子也劉氏當復故即因而稱之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鄗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字從契從邑見說文本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說文曰以財有所求曰購購覩武奏事曰若有急即捕以雞羽謂之羽檄而故廣陽王子劉接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代孫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趣急也讀曰促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官

舍空虛無船濟滹沱冰合得過冰未堅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下博縣屬信都郡客館也傳音張戀反下同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推鼓數十通追攻推音昌佳反追音陟隹反紿言邯鄲將軍至紿言欺誑也紿音徒亥反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蒙冒也天時寒冱呼沱河山海經云大戴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時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渡今俗猶謂之滹沱口臣賢案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始塞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流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無船適遇冰合得過編漢書曰時冰滑馬不能行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要乃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下博縣屬信都郡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信都郡今冀州治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官

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堂陽及貰並屬鉅鹿郡堂陽在今冀州縣故城在今冀州南貰城縣西南貰音時夜反）王莽和戎卒正邵亦舉郡降（莽分鉅鹿郡為和戎卒正治鄗記曰王邑和戎如太守）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昌城縣名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西北宋子今趙州平棘縣北）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將名屬鉅鹿郡）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晏曰中山在中人亭北）拔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經注曰滱水逕主曰滱有黑水故城北數里以為名）所過發奔命兵（前高義曰為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龍取驍勇給門衛奔赴故謂之奔命）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新市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南真定縣屬常山郡故城在今鎮州東北元氏縣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防子亭名）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

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牧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懷戎縣東北漁陽郡故城在今薊州漁陽縣）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突騎言能陷堅陣）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漢官儀曰尚書四人成帝加二為五有侍曹尚書主庶事武帝置成帝加二為六有侍曹尚書主財穀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人庶上書事宅客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疑事僕射秩宮比千石尚書令秩千石僕射主贊令尚書必有主領以督課之謝躬為尚書僕射○劉攽曰主有侍曹尚書案前書皆太常侍曹尚書一本無常字）光武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倪音五分反）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蘧（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南宮縣東北元氏縣西北其地也其經南蘧故加南焉今俗謂之倫城誤加之耳倫城在南宮縣西北蘧音力全反）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

將軍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反側不安也見風俗傳）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蕭縣屬沛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貳疑也）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據命睢陽（縣名屬梁郡今宋州也據專也）公孫述稱王巴蜀（蜀有巴郡故總言之）李憲自立爲淮南王（淮南郡今壽州地）秦豐自號楚黎（豐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張步起琅邪（郡有琅邪山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東北）田戎起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硤州縣）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或以山川土地爲名或以軍容盛爲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秀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崇重尤來淳帥樊崇五校）青犢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諸賊或以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本或作蒲陽渠大也尚書磁嶓渠魁列疾即徵矣也樊列者言見序列也）部曲（攻戰部伍曲有軍候一人）衆合數百（各領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并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鄗（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棗下又云吳漢斬曾而并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鄗者青陽又追至館陶並與鄗相近恐本多誤作鄗而高洪音一古反云屬太原郡誠矜音作鄗一健反云屬襄陽郡並誤也）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賊數挑戰（挺身獨戰也古謂之致師見左傳說音徒了反）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鹵鹽鹵同鄭玄注周禮曰鹵奪取也）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館陶今縣屬魏郡）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前書音義曰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本或作蒲陽渠大也尚書磁嶓渠魁列疾即徵矣也言見序列也）降者尤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

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
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
猶言致死由是皆服泰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
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赤眉別帥
（聚故城在今儀州武德縣北也）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
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
（劉公公名因谷以名關焉在弘農
有功恥居關外武帝乃爲設於渑
安故關在今洛州澠池縣西南）
函谷以東（石記上八）
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
（裨副將故曰裨在今易州
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
洛陽（舞陰縣屬南陽郡故城
在今唐州）光武亦令馮異守
（舞陰縣西北）
孟津以拒之（孔安國注尚書云孟地名在洛北鄙
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
津俗名治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平陵昭帝陵
也因以爲縣）
立前漢孺子劉嬰爲天子（平帝崩王莽立楚孝

王孫廣戚侯顯子嬰爲孺子莽篡位廢爲安定公）更始遣丞相李松冦
（地音之涉反）
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
至石北平連破之（北平縣屬鉅鹿今易州永樂
（細石字此加石誤也營川西南
縣也臣賢案東觀記及續漢書並
別有石北平郡故城非此也）又戰於順水北（鄗
水經注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於鉅鹿
之故順水即徐水之別名也今在易州本或作滹沱者誤
也）乘勝輕進不爲所敗賊還追急短兵接（短兵
（劉乃劒也劈歷謂已車錡轂今短兵接）
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
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示而上顧笑謂耿
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
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范陽縣名在范水之陽屬
易縣東南）
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東觀記曰上
馬先到矣營門不覺已乘王豐小
（豐名在范水之陽屬
易縣故城在今易州
書輩）
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兄子章及興也）衆
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憚大威（攝懼
（地音之涉反）
安次（縣名屬渤海郡今幽
州縣也故城在縣東）
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
戰破之斬首三千

餘級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
武等十二將軍追戰于潞東（有鉏水因以爲名蘭諸音義云潞音盧上聲潞縣名屬漁陽郡今幽州縣也）及平谷大
破滅之（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路縣北）朱鮪遣討難將軍蘇
茂攻温（今名溫州縣）馮異合兵擊破茂軍追至廣阿（廣阿縣名屬鉅鹿郡今趙州縣也）
貢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
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
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
無及（言早當即尊位以定衆心今執謙退失事機孫子名武吳王闔閭將善用兵法十三篇及音義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
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
擊之乎（崔譿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馳曰馳亂馳曰驚）光武驚曰何
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
使出曉之（使曉諭諸將）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
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

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尚書曰人墜塗炭孔安國）
（註云若陷泥塗之火燃救之者）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
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天統敗亂綱
紀盜賊日多羣生危懼（懼音其遇反）大王初征
昆陽王莽自潰後按邯鄲北州弭定參分
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
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
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

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
到南平棘（縣今屬趙州縣故城在縣南今趙）諸將復固請之
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
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
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
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冀以揚之）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
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

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火各反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續漢書曰彊華潁川人也彊音其兩反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德復興劉秀爲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爲王也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際火爲主

赤伏符也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爲足比焉尚書中候曰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二尺赤文綠字曰姬發天赤文綠字故以伐紂之應也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荅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臨滹沱東北流逕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千秋亭南北爲陌東西爲陌其地在今趙州西南十里一亭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其地在今趙州西南十里一亭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其地在今趙州西南十里一亭南北爲阡

安邑大破之（安邑縣屬河東郡今浦州縣也）斬其將劉均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野王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時機赤伏符文故從寧而超拜之事具梁傳）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成新將軍（王莽號新室故以名之）寧衆降封爲中山王己亥幸懷（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陟縣西南）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水經注曰鞏縣北有五社津一名土門津有山臨河其下有穴潛通洛浦之諸諸品覽云武王伐紂至孟津所行必有恩卓故稱幸）焚陽以東使吳漢寇朱祐及廷尉岑彭（前書官也聽獄必慎與衆共之尉平也故稱廷尉秦官也漢因之）備官武帝改爲執金吾景帝後元年更名中尉秦官也掌執兵革以禦非常）將軍鐸鞮南反闔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社

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宮進幸河陽更始廩丘王田立降（廩丘縣屬濮州今濮州雷澤縣北也）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曰（制漢伏符文故從寧而超拜之事具梁傳）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空（野王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時機赤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二寸短者半之蒙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寸兩行唯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某官云案文當更有它皆倣此）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冗音人勇反冗散也）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王（淮陽郡故城在今陳州陳陀丘縣西南）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高密縣屬北海國今密州以平帝時爲密令故曰前）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一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又洛陽宮閣名有却非殿陳賢案洛本或作御此殿者）

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

成至自懷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劉
敬曰案史記事有相連則用而字今去其留
自殺更始隗囂右明此而字衛文）虜芳起
安定（郡名今涇州縣）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
於曲梁戰歿（曲梁縣屬平國
今洛州縣也）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
危八度虛危）司馬吳漢翠九將軍擊擅
（齊地賊張步據兵
據齊至五年乃破）大
縣賊於鄴東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爲
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

足苦於放縱快須更之欲志慎罰之義（尚書
曰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孔安
國注云慎刑罰亦能用勸善也）惟諸將業遠功
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
懈於政危履薄氷禹居人上慎於事危臨深淵湯居人上
勝怠則吉義勝欲則凶日慎一日壽永無極）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續漢志曰大
鴻臚掌諸侯王入朝及拜諸侯封者趣音促）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
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史記太史
公曰武王

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不過百里故利建侯取法於雷（易
卦震下坎上震爲雷初九曰利建侯又曰
震驚百里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強幹弱枝
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
曰古之王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
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前書曰謁者
秦官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中興但三十人蔡質典職
義曰堦選儀容端正姓奉使者前書曰諸侯王金璽盭
綬列侯金印紫綬盭音戾卓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名
綬也○劉攽曰注蔡質典職儀案前後注皆云漢典職
儀則脫一漢字）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萬年也言建諸侯所以爲國之藩蔽也詩大雅曰四國于藩）
軍都掾輔漢將軍王庭降皆復爵位壬子
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
正火德色尚赤（漢禮儀志曰人君之居前有朝後
有寢終則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光武都洛陽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爲一廟藏十
一帝王於其中元帝次當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爲
社稷後遷而不改續漢志曰立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
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墻門而已白虎
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
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

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爲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階在壇上其於壇上五帝位青帝位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爲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日門黃至此始明火德微幟尚赤服色於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微幟尚赤服色於方淮海淇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是乃正○劉昭曰注立元帝爲祖廟案以典數言之元帝乃是光武考非是祖也作祖字誤

園陵 園謂塋域陵謂山墳寇掠關中大司徒鄧禹入長

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漢官儀曰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秩千石十一帝謂高祖至平帝神主以木爲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天子主長一尺虞主用桑諸侯主長九寸卿大夫主用栗衛宏漢儀云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五主於坎下 **真定王楊臨邑矦讓謀及** 楊景帝七代孫讓即位楊臨邑矦 **遣前將軍耿純誅之二月己酉幸修武**

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邢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動兵於審修武今懷州縣也

王梁史丑子以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

二將軍擊弘農賊破之因遣祭遵圍樊中賊張滿蠻中聚名故戎蠻子國今汝州西南有谷調之麻城漁陽大守彭寵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辛卯至自脩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之文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遣執金吾景復率二將軍擊吏始鄙王尹

遵破降之遵或作尊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戰歿密縣今洛州縣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及睢陽更始將蘇茂伐劉永夏四月圍永於睢陽更始將軍劉永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濟南王春陵戾嫡子祉爲城陽王 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沭縣南 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歆爲泗水王泗水國今兗州縣也故真定王楊子德爲真定王周後

姬常爲周承休公（武帝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爲周承休公常即延之後承休所封故城在今汝州東北）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前書曰郎官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秩六百石已下）丙午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淄川國今淄州縣）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大破五校於蒲陽降之（蒲陽縣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亢城縣東諸本有作蒲者誤也左傳云晉荀盈如齊遂女還卒於戚陽杜預注云內黃縣北有戚陽城戴與蒲同音許宜反）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隆軍敗績蓋延按瞿陽劉永奔譙（今亳州縣）破虜將軍鄧奉據清陽反九月壬戌至自征（上於尚書封拜之）是歲蓋延等大破諸內黃驃騎大將軍景丹於杜陵（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關中飢民相食冬十一月以延尉李彭爲征南大將軍討鄧奉於堵鄉（水經注曰堵水南經小堵鄉北社今堵州方城縣堵音者）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天子於上郡（春秋保乾圖曰賊臣趙名孫登巧用夫多枝方蓋立以應之上郡故城在今延州上縣東南）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集張步降之（爾雅曰輯和也音集）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

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上於尚書封拜之）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沛西（沛今徐州縣也）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稆音呂古字通）麻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景丹爲征南大將軍討鄧奉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溪名也俗名回坑在今洛州永寧縣東

禹異敗績征虜將軍祭遵破繒中斬張滿辛巳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壬午大赦天下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崤山名底阪也一名嶔崟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餘衆南向宜陽（縣名屬弘農郡韓國都也故城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韓城是也）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面縛手也謂反縛而縛之）奉高皇帝璽綬（綵色獨斷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石爲之玉璽諸侯王以黃金爲螭虎紐文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王出藍田山水中）奉高

崩解十餘萬衆東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享當也）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祀高廟受傳國璽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海西縣屬東海郡琅邪也）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幸懷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

建武十一年

徒司直伏湛爲大司徒（續漢志曰光武即位依武帝故事置司徒司直一人）征鄧奉幸堵陽夏四月大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焉異與延岑戰於上林破之（關中上林苑也）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煬帝諱）蓋延圍劉永於睢陽五月己酉車駕還宮乙卯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日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樂祭祭作亂其七月伏

詔六月壬戌大赦天下耿弇與延岑戰于穰大破之穰縣屬南陽郡今鄧州內鄉縣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秦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續漢志曰縣大者置令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古侯國之相亦如之皆掌理人並秦制）一人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謂書有名而持捕者）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今甲女子犯徒遷歸家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蓋延拔睢陽獲劉永將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冬十月壬申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鄉即張衡所謂飛白水也）十一月乙未至自春陵涿郡太守張豐反（涿郡故城在今幽州范陽縣）天子西州大將軍隗囂上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此地也）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懷壬申至自懷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破之（武當縣屬南陽郡有武當山今均州縣也）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進幸臨平（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吳漢傳曰東郡箕山）五月進幸元氏辛巳進幸盧奴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劉紆於垂惠（垂惠縣名在今冀州山城縣西北一名垂慮）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憲圍之（前書曰賁赫賁音肥今姓作奔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賁字倒一奔字）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休不克蘭陵遂爲憲所陷秋八月戊

午進幸壽春（今壽州縣）太中大夫徐憧擅殺臨淮太守劉度憧坐誅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縣名故城在今廬州廬江西）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太傅卓茂薨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是歲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破之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二月丙午大赦天下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今魏州也）壬申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武帝封孔吉為殷紹嘉公安即吉之祠也）彭寵為其舊頭所殺漁陽平（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舊隸者以別於良人也）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平原郡今德州縣也）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三月癸未徙廣陽王良為趙王

始就國平狄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南郡有津鄉故城在今荊州江陵縣東）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國謂諸侯王國也）罪非犯殊死（殊死謂斬刑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而一切謂權時殊以制也並見前書音義）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臣賢案范曄序例云帝紀略依春秋唯李尊有甲申白虹見南北竟天若說它皆放此）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茂圍桃城（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北）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廟（前書

音義曰原再也謂已立廟更立者爲原

陵征董憲胡陵縣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一名湖陸又幸蕃縣名屬蜀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右鄰國徐滕縣蕃音反八月攻董憲於昌慮昌慮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音其于反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

故城在今海州朐

孔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臨淄今青州縣帝幸臨淄進幸劇縣名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初起太學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十丈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爲大司徒十二月盧芳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交阯牧鄧讓率七

郡太守遣使奉貢交阯郡今交州縣也南窮大海與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迹立指則相交阯與阯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阯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並屬交州見續漢書詔復濟陽二年徭役濟陽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曹州宛句縣西南皇考南頓君初爲洛陽令以京帝建平元年生於濟陽宮故復之前書音義曰復謂除其賦役也復音福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劉攽曰章懷注書畝字作代作葉民字作人治字本字又不能都澈之亦有缺改代後人不知或輒改還壯者難不甚害義聊記之以曉學者

光武帝紀第一上

光武帝紀第一下　范曄後漢書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世
之也後音福祚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
騰躍言踊貴也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
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貸貸音他代反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
自存者如律大司徒司空曰案禮記曰六十曰耄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耋百年曰期老而孤子門獨爲鰥婦人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妻曰獨癃病也律令
失職職猶常也揚武將軍馬成等討捕無令
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檀憲龐萌山東
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三月公孫述
遣將任滿寇南郡今荊州郡也夏四月丙子幸長安
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大廟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

公孫述五月己未至自長安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坻諸將敗績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涇州之北地郡名天水今秦州安定今涇州北地今寧州人故代復今北地也吏人爲隗囂所註誤者說文曰註亦誤也音古賣反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前書音義曰律殺不辜之人爲不道一家三人爲不道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管子曰張官置吏所以奉法令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并官遺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河東弘農七郡并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尚書南陽故潁川東京爲司隸并州并省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并音必政反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歿高柳縣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在遼東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調降遣前將

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蜀漢中今金州縣也）夏蝗秋九月庚子赦徼外浪謀反大逆誅死已下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詩小雅鄭玄注云告凶告天下凶亡之徵也行道也孔疏曰詩者謂相干犯）厥咎內疚於心（疚病也）其勑公卿舉賢良公正各一人（武帝建元元年始詔舉賢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也）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有司修職務遵法度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什謂分而稅其一也孟子曰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武帝初通西域始置屯田）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二年令人田租三十而稅一令依景帝故云舊制）隗

囂遣將行巡寇扶風（行姓巡名漢有行姑爲趙相見風俗通）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劉攽曰案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官耳不當有國字）始遣列侯就國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漢官儀曰便匈奴中郎將擁節扶比二千石匈奴傳云今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爲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耐輕刑之名前書音義曰一歲刑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耐音乃代反亡命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今吏爲文簿記其姓名而除其罪恐送逃不歸因失名籍）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單盡也）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奢卒乃知其咎（奢卒謂喪葬者皆破發擾敝乃知其咎惡也）其布告吏下人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二月辛巳罷護曹都尉官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

軍假吏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秩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分數平地用車騎士材官樓船水泉用樓船軍假吏調軍中權置吏也今並罷之令還復民伍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譴咎日月論責也音直革反左傳曰人君爲政不明蔽於臣下陰陽錯謬日月薄食自取譴咎於上也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各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妄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者總領之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爲略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從賣人之事以結

其罪是夏連雨水漢忠將軍王常爲横野大將軍八月丁亥封前河閼王邵爲河閒王邵爲隗囂安定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擊却之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音立雲中太守喬邑各舉郡降是歲省長水之因以爲名二校尉皆武帝置今省之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清水縣西北殺隗囂守將而據其城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閏月帝自征隗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五郡謂隴西金城天水酒泉張掖高平縣名屬安定後改爲高平今原州縣○劉攽曰注案高平縣名後改爲高平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郡字隴右潰隗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不降上邽縣名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今秦州縣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

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劉攽曰案文多一守字若云太守之兵不合去太守京師騷動秋大水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安丘侯張步叛歸琅邪安丘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琅邪縣有其丘亭琅邪太守陳俊討獲之戊寅至自潁川冬十月丙午幸懷十一月乙丑至自懷八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十二月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是歲大水左馮翊言平原水爲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爲王徙鴈門吏人於太原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劉攽曰案前史發置官皆用置字字書置立也致字訓送蒲上文光武爲司隸致僚屬招致之義可作致字今建此官宜作置蓋緣前文遂襲此字改作置無疑八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荊門水經注曰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閒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

之西塞也在今秭州夷陵縣東南破級氏縣有級氏山轘轅山有轘轅坂並在洛陽之東南遣大司馬吳漢率四將軍擊虜芳將賈覽於高柳戰不利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驃騎大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縣名屬鴈門郡今代州縣茂軍敗績是歲省關都尉前書曰秦官北武帝置儀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待詔以護西羌王莽改遂罷時班處議宜復其官以理冤結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官漢官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率捕虜將軍王霸等五將軍擊賈覽於高柳匈奴遣騎救覽諸將與戰郤之修理長安高廟夏征西大將軍馮異破公孫述將趙匡於天水斬之征西大將軍馮異薨秋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戊戌進幸汧縣名冬十月中郎將高峻降冬十月中郎

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有落門山落門水出焉）宗降隴右平先零羌寇金城隴西（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廣武縣之西南）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續漢志曰隴西襄武縣有五谿聚）庚寅車駕還宮是歲省定襄郡（定襄故城在今勝州界）徙其民於西河（郡名今石州離石縣）涇水王歙薨淄川王終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已酉幸南陽還幸章陵祠園陵城陽王社薨庚午車駕還宮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荊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不省）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縣名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六月

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縣名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德城）安遣開人刺殺中郎將來歙別諜也謂同隙開隙也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左傳劉曰凡師出信過宿爲次）八月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自今涪州涪陵縣）輔威將軍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大破之（水經注曰沈水出牒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沉水及沉水者訛非也）王元降至自長安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弃市律公孫述遣開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焉成平武都因隴平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太守焉援擊破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朔方郡在今夏州朔方縣北上汗音以政反）奏事（前書音義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京師今斷之哀帝改刺史曰州牧）初斷州牧自還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陽斬興公孫述將田弇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夏甘露降南行唐縣名屬常山郡今相州縣六月黃龍見東阿今屬濟州縣秋七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斬之廣都今屬益州輔成將軍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涪城今綿州縣也恢述之從弟

大司空李通罷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廣雅曰夷猶滅也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九真今屬愛州縣封爲歸漢里君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武都今武州也參音所今反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說文曰逗留止也前書音義曰逗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留畏敵退怯不前斬追虜或近或遠或電擊敵後拘以車法直取勝敵爲務也逗古住字橫野大將軍王常驍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飛讀曰飛飛解也前書音義曰謂衣謂之施刑築亭候每虜同候望敵之所前書曰奉法十里一亭亭有長廣因之不改方俗語名作楊上臺臺上作蕃皐桔皐頭有機衡以桔引之以桔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燔之以其姻曰燧晝則舉烽夜乃舉烽應曰燔零籠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勞養道擇之勞養謂未至獻時豫亦擇也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續漢志曰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飲食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虎牙大將軍王霸虎沱河以備匈奴虜騎自五原上入匈奴中山王茂皆

襲爵爲王不應經義（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爲王）其以興爲臨湘侯（臨湘縣今潭州長沙縣）得爲真定侯邵爲樂成侯（樂成縣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劉攽曰注案府當作壽）茂爲單父侯（今宋州縣晉善甫）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爲衛公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

閒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濟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陸安屬盧江廣陽屬上谷（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班布也謂偏布勞來之其有功者以奬書紀其勳也勞音力到反）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前書曰左右將軍周官也秦漢因之至此罷）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喪師郊廟樂器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爲衛公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濟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陸安屬盧江廣陽屬上谷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

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前書曰左右將軍周官也秦漢因之至此罷）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喪師郊廟樂器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爲衛公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濟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陸安屬盧江廣陽屬上谷（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班布也謂偏布勞來之其有功者以奬書紀其勳也勞音力到反）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

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前書曰左右將軍周官也秦漢因之至此罷）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喪師郊廟樂器（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聲之屬也樂器鍾磬之屬）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總名也謂上建羽葆也合乘五采羽名爲葆車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調謂發也）至乃十存一焉甲寅冀州牧實融爲大司空五月匈奴寇河東秋七月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廣漢今益州雒縣也）冬十二月甲寅詔蠻夷獻白雉白兎（日南郡屬交州）

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謂公孫述時也）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復置金城郡（前年省并隴西）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南宮已見前年）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中郎將劉寬也）夏四月辛巳封孔

子後志爲褒成侯（平帝封孔均爲褒成侯志均子也古今志曰志時爲宮令）越
蠻人任貴自稱大守遣使奉計（越蠻郡武帝置本印都也蠻水名因越蠻水而置郡名焉計謂人庶名籍若今計帳）秋九月平城人賈
丹殺廬芳將尹由來降（平城縣屬鴈門郡故以平城屬雲州定襄縣也）是歲
會稽大疫（會稽分浙江以東越州縣）
莎車國都善國遣使奉獻
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
民賣者無還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自殺（事見矣歆傳）
孛於營室二月癸卯汝南太守歐陽歙
爲大司徒建議大將軍朱祐寵丁未有星
孛於營室二月從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
置常關居庸關以東（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時胡寇數犯邊故從之○劉攽曰據注文及他處盡云常山關正文少一山字）初巴蜀既平大
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
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矣通滕

東矣復高密矣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
封建諸矣以藩屏京師（藩籬也屏蔽也詩大雅毛萇注云當用公卿諸矣爲藩屏也公羊傳曰京者何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有衆大之辭言之○劉攽曰注必有衆今公羊云必以作有非也）周封八百（史記曰唐虞協和萬國逮于夏商咸數千盖周封八百也）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
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詩魯頌也宇居也周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魯言大開爾居以爲我周家之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
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
天地興復宗統襄德賞勳親睦九族（孔安國注尚書云九族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
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
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大失望
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禮記月令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矣行爵出祿）明親親尊宗崇重社稷應古
合舊典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廣雅

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常擇吉日具禮儀
巳使大司空融告高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
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
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荊爲山陽公衡爲臨
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癸丑追謚
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六月庚
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七年薨。劉攽曰案文致亦當作置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詔
下州郡撿覈墾田頃畝（墾闢也）及戶口年紀又
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
甲戌大司徒歐陽歙下獄死十二月庚午
關內侯戴涉爲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入居
高柳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兗虎牙大將
軍蓋延虜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反略有城

邑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秋九月河南尹
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
獄死（東觀記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宅里落聚人避道啼呼）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
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
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
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摘猶發也音它狄反）五人共
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廻避故縱者
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
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
者皆不以爲負（委守謂棄官也）但取獲賊多少爲
殿最（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言也言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
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
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

粟是歲始行五銖錢 武帝始爲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

十七年春正月趙公良薨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 東觀記曰上以日食避正殿潰圖識多卻坐馬吏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雒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棗以棗騎省留千日行衆隨兵馬千餘匹後到章陵起居平愈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 葉縣故葉公邑屬南郡今在南陽葉音式涉反 五月乙卯車駕還宮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妖巫李廣等羣起據睢城 睢名屬廣江郡故城在今睢寧縣西北 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九月破睢城斬李廣等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爲中山王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食常山郡 本恒山郡避文帝諱改爲常山故城在今趙州元氏縣西 王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郟縣 郟今汝州郟城縣北東觀記曰

鳳高八尺五彩翼高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傍一十七日 十二月至自章陵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叛遣大司馬吳漢率二將軍討之圍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 漢宮儀曰祭地於河東汾陰行七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以夏至日祭其禮儀如祭天蒲坂縣屬河東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西北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癸酉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遣伏波將軍段志等擊交阯賊徵側

等戊申幸河內戊子至自河內五月旱廬
芳復亡入匈奴秋七月吳漢拔成都斬史
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冬十月
庚辰幸宜城縣屬荊南部楚之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還祠章
陵十二月乙丑車駕還宮是歲罷州牧置
刺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置牧建武元年復置牧改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
興傳
宗始祠昭帝於太廟漢官儀曰光武第雖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父子之次於父子之次於上至元帝於光武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祖父皆不可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又祠之○劉攽曰性業出數愷帝於光武猶是相此多一曾字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
四世於章陵妖巫單臣傅鎮等及掾原武
太中大夫藏宮園之妻四月坟原武斬臣
鎮等伏波將軍馬援破交阯斬徵側等因
擊破九真賊都陽等降之閏月戊申進趙

齊魯三國公爵爲王六月戊申詔曰春秋
之義立子以貴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折公何以貴母貴也子貴案公羊本文當云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劉攽曰注母貴則子何以貴此少何以二字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父子之次於父子之次於上至元帝於光武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祖父皆不可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又祠之○劉攽曰性業出數愷帝於光武猶是相此多一曾字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
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
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
莊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
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
○劉攽曰案文不見歲數明少一字近下二十年復濟陽六歲與縣示復元氏六歲則此當初復五歲增一歲則矣是滿五字也
陛下識知寺舍桑邑獨記曰陛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云陛下風俗通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古者九卿分職各有所司故名寺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一曾字
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
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
寶愛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
淮陽梁沛西南夷寇益州郡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復

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故城在今昆明縣是也遣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越巂太守任貴謀叛十二月劉尚襲貴誅之越巂復致函公關都尉九年省今復置○劉攽曰正文致亦當作置此注中亦自作置也修西京宮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古今注曰坐入故太倉今案涉罪大司空竇融免五月辛亥大司馬吳漢薨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六月庚寅廣漢太守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武帝省太尉置大司馬將軍成帝綱令印紫綬此承祀哀帝去將軍位在司徒上見前書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請樂浪內附東夷有濊韓馬韓辰韓弁辰之三韓國也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車駕還宮是歲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復濟陽縣徭

役六歲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破益州夷平之夏四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古今注在今夏州烏水縣西北遣將兵長史陳訢討平之訢音欣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大破之冬十月遣伏波將軍馬援出襄擊烏桓不剋匈奴寇上谷中山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都護宣帝置也以鄯善在西域諸國之外西域諸國以聞事見前書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以鄯善在西域諸國之外○先謙曰言總護南北道居鄯善之外西域諸國以聞事見前書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長安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司隸校尉蘇茂下獄死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劉攽曰案史無有書制詔曰者唯下三公及它官詔有云制詔某官史亦不著曰字明此多一制字也說者云武后諱詔嘗改此

詔作制後人因以重之也曰者地震南陽尤甚天地者任
上鬼神不順則動者也而今震裂各在君
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槀遣謁者
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
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縗（張晏曰鉗脫也舍頭髮曰鉗鉗也音奇炎反前書音曰法有徒役者衣赭案今赦時之）賜郡中居人
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
（前書音義曰少主幕即今槥也）詔龍
尤破壞者勿收責（漢儀注曰足年十五至五十六
歲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
時又口加二錢以備車騎馬過役銅大司租也）吏人
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顧弱不能
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舉求之冬十
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祿勳杜林
爲大司空（王章叢書青州嵎夷奴莫
鞮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
在今朗州武陵縣）遣
詔者李昌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剋於是

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詔有司申
明舊制阿附藩王正法（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
師古曰言人道尚右天子什第或爲左官左降也河曲附益王侯者謂有重法但爲媚阿今更申明之）
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
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正月遣東徼外貊人（貊人濊貊
國人也音陌）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
肜招降之烏桓大人來朝（烏桓謂裂邱也）南單于遣
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
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遣子
入侍戊申晦日有食之伏波將軍馬援等
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夫餘
王遣使奉獻（夫餘國在海東去玄菟千餘里）是歲烏桓大人
率衆內屬詣闕朝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續漢志曰大將
軍二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比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千石月百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斛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二十五斛比二百石月二十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扶用反其千石已上減於舊制六
百石已下增於舊秩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
蓋取久長之義也帝漢自文以後皆預作陵令循舊制也）將旅大臣賓融上言
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前書宮室景帝改爲大匠秩二千石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廣猶曰無慮都凡也慮猶圜陵都凡制度也袤音茂）帝曰古
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芧馬（禮記奠
殷人用之也芧讀曰藁）不藏金
玉（藏謂埋藏之也）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
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
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亦留
入長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
池裁令流水而已（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修水而已）何
反（何音胡反）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
雲中（郡名在今勝州
北郴音丑林反）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
兵衛護之（中郎將即段郴也漢官儀曰使匈奴中郎將老西河美稷縣也）南單于

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備理城郭（施與弛同解見上）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東觀記曰時城郭丘墟倚上悔前從之）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帝從其議）又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劉汝曰案二漢綱行者曰云行此少一事字）以太僕趙熹為太尉大司農馬勤為司徒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冬魯王興齊王石始就國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國益東海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

鍾虡之樂（虡官飾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舞虎賁旄頭羽林為旅頭皆赤幘先驅執羽林為旅頭皆赤幘先驅魏文帝洞典論曰秦文公時猎得若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驚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爾雅曰木謂之虡所以懸鍾磬也說文曰虡飾為猛獸）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時更始子鯉因沛郡載王輔殺劉盆子兄恭故王侯賓客多坐死）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今人禁反見前書宦官傳）其女子宮（謂婦人閉也）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度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有星孛于紫宮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秋七月丁酉幸魯國。劉攽曰案他處皆不言國明此多一字復濟陽縣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癸酉晦日有食之是夏蝗秋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杜預注左傳云稗草之似穀者音蒲賣反北匈奴遣使奉獻

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告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代宗太山也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封謂聚土爲壇增山廣也禪除地而祭波禪崇也上爲壇禪謂除地而祭波禪崇也上爲壇禪謂除地而祭波禪崇也上爲壇禪謂

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禪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

太史史官之長也前書音義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之上

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秋郡國三蝗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甲申使司空

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二趙謂高帝子趙幽王友趙恭王恢趙隱王如意專

呂后崩諸呂擅南北軍欲爲亂周勃陳平等禽之

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桃至尊薄太后母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德惠仁薄太后孝文帝之母

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

時上祭園陵城也於中置寢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

大戴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上上員下方赤綠綷戶也白綴牖也禮圖又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員下方十二堂法日月長九室法九州室八窓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十二戶法陰陽之數周旋終歲蓋以茅今蓋以瓦下遵等有古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壘上作橋通水明堂去平城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照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矣曰洋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二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漢官儀北郊壇在城西北向去城一里所

北郊四陛皆有壇祠舍而已其最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南來之其地祇在南面西上皇后祠西面皆在壇上地祇神從食壇下南郊燔牲上帝神從食壇下南郊燔牲北郊埋牲○劉放以爲壇一里所謂方壇四陛象坤之數以爲圜丘所謂圓壇四陛傳曰之北郊當作爲上文云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象坤之數以爲圜丘所謂圓壇四陛傳曰之北郊當作爲上文云去

天下復濟陽南頓是年儁役豪狼羌寇武都郡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二月

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伏侯古今注曰是歲在丁巳）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文帝葬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劉攽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明者矣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救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遣奉賵皆遣吏及因郵也雖莞簡行崩盧江獻麤奉章云云此則遣吏之證）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左傳曰息肩于晉）自隴蜀平後非徵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未之學也）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分猶半也）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急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黃帝老子）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

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左傳曰於文止戈爲武也）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蔡邕光武帝碑文云光武生於濮陽縣舍東觀記曰光照室中）有赤光照室中（東觀記曰光武生時室中如有火光照屋後數起之而生）有大人長占之長辟左右（辟音頻亦反）及壯大姿體佳麗（大人謂其貴也）鬚眉如畫（畫謂圖畫也）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喆曰（喆數也音子結反）氣

佳哉欃槍掃欻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
舍南火光赫然蠭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
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
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
御天哉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 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正大盜謂王莽篡位
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盜其國向所謂智者不爲大盜積者乎 九縣蠭回三
精霧塞 九縣九州也蠭回謂亂也三精日月星也霧塞言昏時也精或爲象 人厭淫
詐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 誕大也書曰誕膺天命貺賜也甄
作乾命甄明也靈貺謂符瑞之類也 沈幾先物深略緯文 幾苔動之微起物事
也沈深之幾先見於事也讖法經緯天地曰文 尋邑百萬貔虎爲羣 尋八尺邑
卅里貔虎羆也書曰如虎如貔言其猛勇也 長轂雷野高鋒蓋雲 長轂兵車王
乘車與葬曰雷以言其聲盛雲南子曰雷之疾也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初封爲新都侯史記曰周武王伐紂衣其寶玉 虔劉皆殺也左傳曰虔劉我邊
鄙也 三河未澄四關重扼 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

光武帝紀第一下

據代郡也紛紜謂亂也 梁趙
梁謂劉永趙謂王郎也

明帝紀第二

范曄 後漢書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 謚法曰照臨四方曰明尖尖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 杜預注左傳云豐下蓋面方也東觀記云帝豐下兌上頭赤色有似於虎十歲能通春秋進爵爲王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帝王紀曰原陵方二百二十步高六丈在臨平亭東南五里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又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 假音格至也柔和也禮曰昔者聖人能以禮和天下者祭百神懷柔百神也能與雲致雨若時曰神有大小各以其序至也懷來百神則守文之君也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

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前書音義曰男子若謂户内之長也商鞅制爵四等不更五大夫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二十徹侯人賜爵若有罪得贖貧若得賣與人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 三老孝悌力田二若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文帝詔曰孝悌力田高后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鄉之尊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員多少見前書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 漢制賜爵自公乘已上不得與兄弟也故過者得移與子若同產也同產謂母同胞兄弟也公乘人數名數家他郡國書皆七有名數不當坐及字三年詔亦無所之驗鰥寡孤獨篤癃棄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還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 漢制二百石以下銅印黃綬也聚秩贖論者悉

皆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此制引以爲謙也）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實賴有德左右小子（賴恃也左右助也）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大節謂大事撓屈也音女孝反）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太尉憙坐論南郊（趙憙也應劭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奉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

司徒訢奉安梓宮（李訢也梓宮以梓木爲棺風俗通曰禮天子棺槨皆用梓木故言梓宮）因以爲名司空鮪將校復土（鮪動也前書音義曰校兵以主穿壙也前書音義曰復土謂刑其右足次刖左足）訢爲安鄉侯鮪爲揚邑侯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允街縣名也允音鈗街音佳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臨洮水一名洮水（洮音土高）故城在南城）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更謂戍卒更相代也賦謂雇更之錢也前書音義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更古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有一月二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古者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爲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當行者不可往即還因付所雇錢名爲更不可人人自行百雇之謂之過更○劉攽曰注有一月二更案文多一有字緣一月字似有故衍因付所雇一歲次直者出錢二千月二更案文多一有字緣一月字似有故衍因付所任一歲案任當作住）遣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十二月甲寅詔曰方春戒節人以（故城在今關州廣武）

耕桑其勑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擾亂也春之月）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前書音義曰右趾謂刖其右足次刖左足次劓次鬄次髡鉗爲城旦春城旦者晝日何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次鬼薪白粲次隸臣妾次作司寇）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今選舉不實眾庶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放手謂貪縱爲非也）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

舉者舉非其人並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爲姦利詭責贏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漢官儀曰古不墓祭奉若皇妣寢於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時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敖禮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元會儀見下癸五月太傅鄧禹薨戊寅東海王彊薨遣司空

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外孫茂頭鑾駱龍旂茂頭見光武紀鑾鈴也在鑾交龍爲旂唯天子用之今特賜以葬六月乙卯葬東海恭王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荊爲廣陵王遣就國是歲遼東太守祭肜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烏桓姑夌縣名州郡討平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約韍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九卿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冠兩梁二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祀吳天上帝七其纊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染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前後故以名之倪仰之形故謂之冕冕制人之位綴旒高而忘旒下故以名焉冕已與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東與刺繡公卿已下織成采留裏過獻之絳廣尺二寸長丹本二

古禮備其服章天子冕前旒十二以下遞減一旒至諸侯九旒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縫人掌王后內命婦衣服之事也約縫解頭以青絲飾之約音勃三禮圖曰屨舄下曰舄其色各應裳色○劉攽曰注二千石已下至小吏案上文已云二千石冠兩梁此則多一二字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特詔驃騎將軍二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各依方色○劉攽曰注白招矩不便音矩作矩也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社福舞功

德祉亦福也詠謂詩云降福穰穰之類景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功其班時令
勑羣后班布也時令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若有乖方紋行禮事未有物干外必致妖災故令天下云云事畢升璽臺
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律者即月令孟春律中大蔟仲春律中夾鍾之類也故望之焉時候或禮曰聖人裁十二管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注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物謂氣色災變也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
繼貢職奉計謂計吏也詩曰因時百變百言衆多也獨言蠻夷通四夷也烏桓濊貊
成來助祭單于侍子胥都矣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
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周禮曰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又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仰惟先帝受
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脩六經之業而
道被之八極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而

胤子無成康之資臺臣眾議以爲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劉攽曰注家文意當更有成康之資曰字然後云成康之時吕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修五聲八風以定律呂以通六氣以和五音蓋自黃帝以來樂皆有名堯樂曰大章舜樂曰大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此其字下語具此其令天下云云事畢升璽臺
進爵跪踏惟慙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平易貌長戚憂懼貌鄭玄注論語云踏敬恭貌踏音沓素性頑鄙臨
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平易貌長戚憂懼貌鄭玄注論語云踏敬恭貌踏音沓素性頑鄙臨
政踧踖惟慙踧踖敬也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
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
敬若昊天以綏兆人若順也
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三耦奉弓矢拾取矢興出自下上射在前三耦在後皆揖進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自西階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
之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天子侯中一丈八尺畫以雲氣熊虎豹侯大小與侯同而加以畫飾也諸侯以下用布而已天子諸侯皆三侯三耦射三侯乃降取矢興反位三耦卒射三侯乃降取矢興反位大夫以三耦射三侯乃降取矢興反位士以二耦射二侯乃降取矢興反位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二耦射二侯樂以采蘩二節○劉攽曰大射之禮三耦卒射三侯乃降取矢興反位三耦卒射三侯乃降取矢興反位大夫以三耦射三侯乃降取矢興反位士以二耦射二侯乃降取矢興反位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二耦射二侯樂以采蘩二節此非儀禮本文以合著曰字三朝之禮而
王莫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王政來朝
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朕甚慕焉今當聖業
初行大射令月辰孔安國注云月辰謂建辰之月也尚書康王曰昭昭予小子末小子孔安國注云昭昭猶微微也開幕春吉

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
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庶王設braced而酳孝經援神契曰孝敬三老五更老仪象也宋均注曰老
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人知天地之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輿而坐也綏所以執授之說文云車中把也五
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
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
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皆服絺衣大袍單衣皁
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
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級坐于東廂遣使
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
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王侯天子親袒割

三

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服皆青歌
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
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
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
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
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
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小府僕就子豐殺其
妻鄫邑公主就坐自殺（鄫縣屬南陽 鄫音增）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
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於靈臺王
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
正則三時有成（正謂日月五星不失其次也三時
謂春夏秋左傳曰務其三時）比
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
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勤督農桑去其螟蜮
以及蚕賊（賊謂食苗心曰螟食根曰蜮一名蛣
蜮今之蝗也蚕食桑葉令人爲災言此者欲令
臣下順時行政勿使侵擾也）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讀曰
偏偏辭也）夙夜
匪懈以稱朕意二月甲寅太尉趙喜司徒
李訢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南
陽太守虞延爲太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爲

皇后皇子炟（音子達反）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
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
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
爲千乘王（千乘國名今青州滕故
城在今濟州高苑北）羨爲廣平王六
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天船星名續漢志曰天
船爲水豎出之爲大水
是歲甲名水溢到津城門伏侯古今
注曰世之長三尺所見三十五日乃去）秋八月戊辰改
太樂爲太予樂（尚書旋機鈐曰有帝嚳出德治作
樂名予故據嚳改機鈐改之漢官儀
曰太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
祇承天地不明其咎而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
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儲積也
墊溺也）
音于念反）雖風夜勤思而智能不建昔楚莊無災
以致戒懼（論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
即位三年謹春秋成敗精神并曰曾哀
人不道
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謹（謹八公時政弛亂幾不日食之異
食政亂之損當政日食之異而天
何益告人不悟故哀公之時絕無日食之異）今之動
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

若卿士獻詩百工陳諫（國語曰天子聽政公卿至于瞍士獻詩瞽師獻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尚後王斟酌事焉）十月蒸祭光武廟（禮記曰冬祭曰蒸蒸衆也冬物畢成可祭者衆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者本舜舞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執干戚光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制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續漢志曰章陵縣故舂陵鄉光武生於元城之舂陵鄉）親謁舊廬（東觀記曰帝還舂陵祖考舊廬置酒會親屬）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禮記曰天子親耕于東郊所以帥先百姓于田而耕之續漢志云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周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耕于藉田以供上帝粢盛也藉之言借也借民力以治之）其復元氏縣田租五年（續漢志曰元氏縣屬常山郡十一月北匈奴單于擊却之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閭走卒（續漢志曰五伯下有閭門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至自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贍給衣糧（續漢志曰贍給衣糧謂賜縑錢人二萬）其貶死王侯及吏人流亡者悉還復之（續漢志曰貶死王侯謂諸侯王薨無嗣國除及坐法貶削者也）

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冬十月乙卯司徒鄧丹司空馮勤免丙辰河南尹范遷爲司徒太僕伏恭爲司空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少縣飛書誹謗）五年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癸丑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慨笑重逆此勤之拳拳（重難也拳拳戀戀也慨歎也言不達得一言則拳拳服膺而不忘）其復元氏縣門閭走卒（續漢志曰五伯下有閭門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至自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贍給衣糧人二萬

六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二月壬寅葬恭陵會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南

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一切募下蠶室（二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壬寅晦日有食之（既也）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爲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接璣衡齊七政星有度日明則道政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勑厲曰食昏象君之宜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記之）

（下至譴也○劉攽曰正文春秋圖讖所爲至譴案文爲當依謂）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自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宪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讥（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惑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詩君奭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自摯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安志明今特大人內應門擊柝警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特大人內頓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論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所定謂之飛蓬飛搖之間明主不聽此古歎子末詳）永監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北匈奴寇西河諸郡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諸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口算已見光武紀）夏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偕俱也所徵之人令與計吏俱上）及犬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矣及功臣子弟）爲四姓小侯開

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鄭氏陰氏馬氏諸子宋立學
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教之氏音支侯音胡
方小侯亦
其義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殺國除夏
四月戊子詔曰昔歲五穀登衍鄭玄古周禮
麥麻米也登成也
衍饒也音以戰反今茲麰麥善收其大赦天下
方盛夏長養之時海濱宿惡以報農功百
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
憧閭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
至又祠舊宅北至夏至也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
樂奏鹿鳴校學也鹿鳴詩小雅篇名言君臣嘉賓
和之以娛嘉賓歡心玄注周禮云埙燒土爲之大如
鵝子銳兩頭六孔世本云暴辛公作焉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六孔
十月徵淮陽王延會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
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輿音預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冬
十月徵淮陽王延會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
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輿音預徵沛王輔會睢陽十二月甲午車駕還
宮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

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
東海王政來朝秋七月司隸校尉郭霸下
獄死是歲漷湖出黃金盧江太守以獻漷湖名音郭小反在今
盧州合肥縣東南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
在出焉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
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西南
夷傳曰哀牢在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今永昌郡置哀
牢傅南二縣去洛陽七千里在今巨州巨州縣西夏四
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沛汝渠自滎陽至千
乘海口沛汝渠即莨蕩渠也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不以東積石爲
梁石門山下水門是也金隄成帝
時所作也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
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
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
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昔閔奉親
竭歡致養曾參字子輿閔損字子騫並孔子弟子行有孝行也仲尼葬子有
棺無椁論語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

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前書音義曰擔音丁濫反言一石之儲方言作甔音丁甘反甔受一石之器也甔音式冉反）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爲伏祠磔狗以禦蠱菑也）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庚日必伏謂之三伏（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三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冀幾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游食謂浮食者）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爲司空冬十月司隸校尉王康下獄死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穀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三月河南尹薛昭坐下獄死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王景傳曰平帝時汴河決壞）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滂濞廣溢莫測圻岸（圻堮也）故處皆在河中滂濞廣溢莫測圻岸（圻堮也）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費塞之費百姓無（爾雅）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壞墳（爾雅曰丘再成曰陶丘孫炎曰形如累兩盂也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也尚書曰歷山陶丘北是也墳大防也郭璞曰今汲郡山阜間時有墳壠下土壤鬆軟如墳也）東過洛汭數禹之績（水北曰汭洛水入河）故薦嘉玉歲祡牲以禮河神（禮記曰祡燔柴加牲以升烟氣也）今五土之宜及其正色（周禮

曰山林川澤立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也色請其黃白青黑之類孔安國曰水所去土復出也 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演近也豪右大家也 庶繼世宗孰子之作 孰子閔名也武帝元封二年發卒塞瓠子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皆負薪填河在今濮州濮陽縣西也 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壺關還宮冬十月壬辰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公卿列侯以下至小吏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發 決也 有不暢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 論語孔子曰衛靈公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喪 今河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十一月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 涇縣屬丹陽郡今東有涇水山縣南湖因水立名 所連及死徙者數十人是歲辭

王石薨

十四年春二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殺夏四月丁巳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 穆字 紱公南陽人 前楚王英自殺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荊子元壽為廣陵侯初作壽陵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 偃師縣屬河南郡今屬洛陽 因遂度河登太行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公卿列侯以下至小吏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徵沛王輔會睢陽進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徵東平王蒼會睢陽都 睢陽都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 又徵廣陵侯及其二弟會睢陽祠東海恭王陵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 今兗州下邳縣北 親御講堂 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昔漢春秋曰帝時升南立東向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 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 東平國名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幸大梁 大梁城魏惠王所築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 至定陶祠定陶恭

王陵（恭王元帝子康）爲四月庚子車駕還宮改信都爲樂成國臨淮爲下邳國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濟陰郡今曹州）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

（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恩詔擇勝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酺布也言天子布恩於天下史記惠文王三年大酺五日○劉攽曰江文從官二十歲以上又云十歲以下深疑從官不可年十歲以下者以十七字乙巳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冬車騎校獵上林苑（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曰校獵謂以木柵圍守爲欄校以遮禽獸）十二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屯涼州（前書曰奉車都尉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副車也並武帝置秩二千石）十六年春二月遣大僕祭形出高闕（高闕山名因以名縣屬朔方北）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

秉出居延（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縣屬張掖郡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駙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平城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祈羅漢山在伊州北祁音時）留其於天山（乎衍匈奴中地名既破呼衍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也）屯伊吾盧城（本匈奴中地名伊吾故城是也）耿秉來苗祭形並無功而還夏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發覺癸丑司徒邢穆駙馬都尉韓光坐事下獄死所連及誅死者甚衆（坐與延同謀）戊午晦日有食之六月丙寅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漢官儀曰敏字叔公并州縣城人也）秋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是歲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北海王睦
甘露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
太守鮑昱爲司徒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
附仍頻也內附謂木連理也前書終軍曰衆枝內附是無外也芝草生殿前神
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僣耳僥僥
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山海經曰周僥國在三首國東爲人短小冠帶一名焦僥閔荀曰僥兒長三尺短又至也楊子異物志曰僬耳南方夷生則緑其頰皮連耳　分爲數支狀如雞腸槃瓠下垂至肩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
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
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言上壽也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
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
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
日策告宗廟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

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
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以上帛各有差
黃綬不須更比二千石明多此三字貶秩奉贖在
太守鮑昱爲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
贖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鄯善敦煌匈奴昆邪王地也漢官儀曰護羌校尉治破羌故曰張掖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
國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任堪也皆一切勿治
其罪詣軍營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
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
塞昆侖山名因以爲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所
居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西河
故車師前王庭白山匈奴謂之天山亦曰雪山故曰白山冬夏有雪蒲類海去蒲類縣百里匈奴謂之天山亦曰雪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
域都護戊己校尉宣帝初置都護三十六國秩比二千石戊己校尉有承司馬各一人秩比六百石戊己二千石元帝置戊己
也鎮撫西域鎮撫諸國是歲
改天水爲漢陽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
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

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
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要四
月己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
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
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劉攽曰及流民無名數多一及字欲占者人
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二斛理冤獄録輕繫二千
石分臨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
雲致雨者昌邑雲雨之臨方氏掌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荊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
江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滍冀州其山曰霍山其川曰汾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徐州其山曰蒙山其川曰沂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荊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
滍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洛冀州其山曰霍山其川曰河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濟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徐州其山曰蒙山其川曰沂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荊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
漢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洛冀州其山曰霍山其川曰河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濟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徐州其山曰蒙山其川曰沂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荊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
江漢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
枉必達內外無侍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
色斷獄得情號哭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故後
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
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並見本傳夫豈弘人
之度未優乎
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心恭德政察
玆勝名心言常克禮勝猶勝幹也俊才也
謂朝廷文物也永懷廢典下身遵道廢典謂明堂辟雍
之禮歷於漢不行
下身謂進尊
接後之類
增光文考
明帝紀第二

章帝紀第三 范曄 後漢書二十項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 汲古閣本
顯宗
藏曰章狀疾古今注曰炟之字曰著音丁達反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
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
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
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帝主
紀曰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冬十月丁未
大赦天下賜民爵人二級為父後及孝悌
力田人三級尺寸之爵名也一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餘寡
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詔曰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
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
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詩大雅也鄭玄注云愆過也率循也由用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失皆循用舊典文章
謂周公之禮法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

元老（趙憙光武時爲大司馬明帝時行太尉事故曰三代在位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融（馬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録尚書事（成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録尚書事始此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成王在外三公及諸侯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寧隨而行者皆無復尊卑之差）寻違（尚書益稷之文也孔安國注云我違道則當以義輔正我無面從我）汝弼汝無面從（詩雨無正之文）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酒泉今肅州縣也前書音義曰城下有泉其味若酒因名酒泉焉）遣酒泉太守段彭勅戊巳校尉耿恭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日昃日昳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食無兼珍澤臻四表（尚書曰光被四表）遠人慕化樵儀僊耳款塞自

至（款扣僊儀僊僧耳解紀明紀）克伐鬼方（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烝爲憂傳融爲太尉並録尚書事（成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録尚書事始此也）三事大夫莫肯盡規（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成王在外三公及諸侯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寻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之文也孔安國注云我違道則當以義輔正我無面從我）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酒泉今肅州縣也前書音義曰城下有泉其味若酒因名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勅戊巳校尉耿恭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日昃日昳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食無兼珍澤臻四表（尚書曰光被四表）遠人慕化樵儀僊耳款塞自

至（款扣僊儀僊僧耳解紀明紀）克伐鬼方（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烝爲憂傳融爲太尉並録尚書事（成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録尚書事始此也）三事大夫莫肯盡規（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成王在外三公及諸侯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寻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之文也孔安國注云我違道則當以義輔正我無面從我）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酒泉今肅州縣也前書音義曰城下有泉其味若酒因名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勅戊巳校尉耿恭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烝烝奉順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日昃日昳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食無兼珍澤臻四表（尚書曰光被四表）遠人慕化樵儀僊耳款塞自

寒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禘以夏四月拾以冬十月禘之義拾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穀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尺立秋嘗菜盛酎十月嘗稻祭謂之開北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圖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便之別殿即更衣也。劉攽曰注立秋嘗菜盛酎案漢御立秋嘗菜程也八月嘗酎此文誤出一盛字少八月嘗三字**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前書高帝始五行之舞奏武德文

制曰可是歲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稾其以見穀賑給貧人劉攽曰案詔無此語不當有其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廩給也稍漸也少少給之不煩與。盧文弨曰按曰字衍案文爲當作謂

并與之并音必攻反**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存問致酒肉以慰勞之**

朗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前書曰百石已下有斗食佐史之秩言小吏也**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無狀謂其罪惡不大不小無可寄言故云無狀也

此歲**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卿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愼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尚書舜典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羣戊己校尉宜二月武陵澧中蠻叛武陵郡注見前書

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已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孔安國注尚書曰不敢荒怠寧

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

以得人論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子游爲武城宰孔子謂之曰女得人焉耳乎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剌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刀筆之中之溝音工犬反史記曰明其功曰閥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也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事有異迹敷陳奏進也言則知其能否也尚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則政之要繫閥閱說文曰閥閱也田中之門也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文質彬彬雜也半之貌其令大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任長使也典主也長謂縣長相謂侯相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籞禁苑也音語前書音義曰折竹以繩憍連之使人不得往來謂之籞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史記曰房爲天廟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爲天市九月永昌哀牢夷叛冬十月武陵

郡兵討叛蠻破降之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賜爲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本猶稼穡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无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史記商鞅曰以管窺天以隙視文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公羊傳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平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自近者始也。劉昭注案公羊本文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此自近者始也以下二字永平十八年置永昌越巂益州二郡民夷討叛蠻破平之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癸巳詔齊相

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穀紈也方空者紈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紈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紈也前書曰齊有三服官故詔辭相罷之六月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十二月戊寅有孛星于紫宮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昞爲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王伉音抗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五月丙辰車騎將軍馬防罷甲戌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虞字仲春馮翊人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劉攽曰案陰后不稱太則此太衍字也冬十月乎沱石曰河漕石曰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時謂訓上言此漕難成遂罷之漕水運也音才到反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臨洮縣名屬隴西郡即今岷山之州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大破之姑墨西域國名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爲車騎將軍武陵蠻中蠻叛漢水名音婁源訓今潕州崇義縣西北山是歲零陵

聖文遠學未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謂嚴彭祖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鵬奮上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文也講習也篤厚也志記也言人能博涉學而後識之切問於己所未悟之事近思己所能及之事則學亦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官博士屬太常故云下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續漢志曰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論定於石渠閣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奉其議上親制臨

決為又曰施雌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校書之所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歲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二縣屬零陵郡泉陵城今永州零陵縣北洮陽故城在今祁陽縣北洮陽山出嘉禾芝草醴泉木連理之瑞遣使者以一太牢祠宗廟告天地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嗣鴻業未能寧濟羣生去年馬太后崩衆庶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醜詩小雅曰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孔甚也又旱傷麥憂心慘切分遣謁者巡行郡國勞賜三老孝悌力田及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各一人遣詣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嚴穴爲先勿取浮華前書音義曰嚴穴之士甲申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禾冬大無麥苗公羊傳曰一穀不登曰饑二穀不登曰饉三穀不登曰大侵書無麥苗故書之重人食最重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炎炎言熱氣其盛貌詩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如炎如焚又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凶年無時而爲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忉忉痛心疾首忉音刀詩曰憂心忉忉又曰疾首蹙頞雖降災咎輒有開覆反風之應武王有疾周公作請命之謀也書子余厥

書藏於金匱後嘗蔡流言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木盡偃武王啓金匱得書及郊天迎天乃反風禾事見尚書 今小子徙憀涂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尚書大傳曰五獄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 務加肅敬焉三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 書曰元后作人父母 有司其議糾舉之荊豫諸郡兵破討武陵蠻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 扇猶布望也言 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書舜典曰賛賢試諸難札簡也 並可以補任戈辰大傳趙憙薨始行月令迎氣樂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嶽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貫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 是歲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於泉陵 伏矣古今注曰見零陵泉陵湘水中相與戲其二大如馬有角六枝大如駒無角 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夏五月辛酉趙王旦薨六月丙辰大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鳳為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太子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

前書高廟飲酎奏武德五行之舞音義云正月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者言醇也武帝時因八月嘗酎令諸矣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丁孚漢儀式曰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若璅帽甲一鬱林用象牙一長三

尺已上若翠羽各二十準以當金 甲辰詔書云○劉攽曰案文以一口字 祖考來格言明哲祭祀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 寻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加以先帝之坐 言顯宗神坐今新加之 悲傷感懷樂以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恪肅雍之臣辟公之相 肅敬雍和相助也詩大雅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百辟諸侯來助祭皆有德 之德無懈慢也 皆助朕之依依 依依慕之意 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 卷一縣名屬河南郡也○卷音丘權反 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 刺探謂候伺也○探音湯勘反 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

聚瓢飲耳 晏子把齊侯脫粟之飯孔子曰一瓢飲 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洪園 前書音義曰洪園囿衛之苑也 已酉進幸鄴勞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闕走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還宮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論遣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悉聽之有不到若皆以乏軍興論 軍興而致闕之當死刑也 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 前書曰鬼薪白粲二上皆三歲刑也男子爲鬼薪取薪以給宗廟女子爲白粲使擇米白粲然 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三年 命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音忙官反一名執

嘉三輔黃圖曰高祖初都洛陽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陵羣萬年仍令置萬年縣在今櫟陽東北故祭祀焉

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遣幸槐里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已見明帝紀人之無良相怨一方詩小雅也良善也言王若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人義見韓詩斯器亦曷爲來哉公羊傳曰孔子抱麟而泣曰孰爲來哉又幸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餘里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造至也謂次比舟令相至爲橋而度也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

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蒼薨事略龍舒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冬十二月甲午東巡狩幸陳留梁國淮陽頻陽戊申車駕還宮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譬古求道寘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劉攽明文州記曰犀其毛如豕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擢白理如綫白本達末則爲通天犀閏月辛丑濟陰王長薨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尚書洪範八政曰食是爲政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耒耜農器也耒其相耜其刃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償種餉餉饋也古餉字音式上反貰與田器

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憲王蒼子
尚爲任城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秋七月丁未詔曰律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韻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勃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師考訊之）又令丙（令丙爲篇之坎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令筆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又景帝京師定筆令案景帝定令行於天下不止京師京師字也蓋景以京師似帝因爾誤出）筆長短有數也○劉攽曰注景帝京半寸其平去聲故云長短有數也○劉攽曰注景帝京師定筆令案景帝定令行於天下不止京師京師字也蓋景以京師似帝因爾誤出）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鉆音其廉反說文曰鉆鑽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以鞭爲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大司農鄭弘爲太尉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修或作脩）永惟庶事惠養厥哀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

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云命者贖各有差丁酉南郊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儲積也跱具也言不須有蓄偏）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柱音竹主反）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辛丑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月乙未進幸江陵詔廬江太守祠南嶽又詔長沙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春陵節侯舂陵鄉林府君還幸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祗敬也左傳晉臼季云康叔曰父不慈

子不從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康誥之言事同而文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士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注曰禁錮勿令仕也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說文曰妊孕也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曰百果甲坼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條事也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慶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恒幅無華說文云幅至誠也恒音古本反幅音字福反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莊子曰有虞氏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不言而信不化而神其德蕩蕩民無能名焉堯之治天下吾子奚比哉嘻子往矣我無治天下我之謂也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兄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閒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續漢書曰時行詔施盛京房鄧平等共課成漢末劉洪等以四分歷止諸與行詔揚考定共課成漢末劉洪等以四分歷止諸與施行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成皆也秩序也言山川之神尚未次序而祭之書曰域秩無文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丙辰東巡狩巳未鳳皇集肥城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

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
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成陽縣屬濟陰郡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有堯母慶都臺上有祠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
祠廟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
北過于宮屋翱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
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前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各曰宮室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祀上帝於是上作明堂於汶上如帶圖
焉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萊蕪山癸酉宗謂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昭帝為中宗宣帝為高宗明帝為顯宗大會外內羣臣丙
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
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崔寔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王之義尊賢不過二代公羊傳曰故天子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漢之於二王殷周之後地等咸來助祭東后蕃衛東后謂東方國君也諸侯襄成侯為天子蕃屏故曰蕃衛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尚書呂刑文皆天子同姓諸侯有父叔兄弟子孫列昔故總而言之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
要荒二服名要服去王城二千里荒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要者言可要束以文教荒者言其荒忽無常也裔遠也謂荒服之外也沙漠之北葱嶺之西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名在敦煌西其山高大多葱故以為名焉冒頓之類字書曰冒頓多演貌音而言頑貪多冒其而或曰西域人冒其而或曰匈奴王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多菁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左傳子大叔曰跋涉山川引而度之太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陵踐阻絕駿奔郊時駿疾也奔走在郊郭時祭天壇也書曰時舉天燔柴告告祭曰時柴望之禮也咸來助祭祖宗功德
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慕承尊明疚病也慕思也盥洗奠薦慙惶祗慄詩不云乎君子

如社稷焉逸已蒲小反逸過也已止也社福也鄭玄注云福猶賜也已止也言賢者之過猶賜之也如此則亂亦止也歷數既從靈耀著明耀光也言光明著見也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
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勿槀戊寅進幸濟南濟南縣名故城在今濟州長山縣四北三月己丑進幸魯祠
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又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

幸東平祠憲王陵（陵在今鄆州須昌縣東）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太后即元帝昭儀也定陶恭王康其陵在今曹州濟陰縣北）乙未幸東阿（今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也）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禰（假至也音格禰音乃禮反）告祠高廟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豫兗之域謂之右部赤神之精鳳皇之仁鳥身赤毛色亦彼五彩鳴中五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也比類也）或一郡再見

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武帝時芝草生于甘泉宮宣帝時嘉禾生于云陵降于郡國神雀仍集皆大赦天下）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前書音義蘇林曰男子賜牛酒號寡女子賜羊酒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民賢案此女子百戶若爰戶頭之妻不得更雜爲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縣爰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今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匹城外三戶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改廬江爲六安國江陵復爲南郡（明年改爲江陵今又復之）徙江陵王美爲西平王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以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正朔奉而成之禮記曰萬物皆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殺爲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動萬物皆甲而色尚赤十二月萬物皆動地正色尚白十三月二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動萬物皆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農業故夏爲人正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決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月壬

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
東觀記曰黃龍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古今注云黃龍見洛陽元延亭部窳窊陵
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
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
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詩小雅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瑟吹笙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式歌且舞大德要用也
它如賜爵故事丙申徵濟南王康中山
王焉會眾祭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
關梁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王弼注曰冬至陰之復故為復即至於寂然大定
靜先王制天地而行者也

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
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爾翕之救
周禮鄉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謂智仁聖義忠和詩邶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人之德 謂求平十二年修汴渠 底績遠圖復禹弘業 尚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注云底置績功也隱為長導也言能復禹治水之大功
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恥焉 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緊子乃不肯堂矧肯構
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
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
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
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
今肥田
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懷二月

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駙馬可輟解輟解之史輟者爲服馬服馬外爲駙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詩大雅云鄭玄注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史記蒙恬爲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於縣舍正堂皆奏樂明帝生于常山元氏傳舍也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即位壇復元氏七年徭役已卿進幸趙庚辰祠旁山於靈壽靈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縣也旁山在今恒州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祠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夏四月丙寅太尉鄭弘免大司農宋由爲太尉由字叔路長安人五月丙子司空第五倫罷太僕袁安

爲司空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許慎云河東鹽池也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今蒲洲虞鄉縣西九月至自安邑冬十月北海王基薨癸酉當罷歸國基叛寇傳育追擊叛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徐幹擊羌戰歿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和熹字作慈萬年人隗字仲和南陽宛人秋七月癸卯齊王晃有罪貶爲蕪湖矣蕪湖縣名屬丹陽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壬子淮陽王暐薨鮮卑寇北單于斬之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尚討之斬其渠帥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格于鴻化緝熙庶乂光照六幽緝熙光明也六合幽隱之處也區照四海然後敬恭明祀膺受五福之慶獲來

儀之貺（尚書五福一曰富二曰康寧五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來儀謂鳳也書曰鳳皇來儀）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予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月令仲秋之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黃園（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沛州縣留縣東北黃陵亭是也續漢志曰昭靈后高祀母起真時死小黃坑後為作園廟于小黃碑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衣皇后紱冕以從使者以榜宮殿有貴後故也）勿笞詣金城戍八月癸酉南巡狩壬午遣

章帝紀第三

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寵時為尚書以吏政嚴切乃上書陳慘酷之科五十餘條具本傳也）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元和二年令諸懷妊者賜穀人三斛）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周至也）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文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烏呼懿哉（懿美也）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於穆歎美也尚書曰穆穆肅肅淵淵其淵）左右藝文斟酌律禮（藝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論決也律謂詔書云立春不以報囚也禮謂脩祠祭祀之屬）思服帝道弘此長懿儒館獻歌戎享虛候（太學時上四姻等頌）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和帝紀第四　　范曄　後漢書四

孝和皇帝諱肇（諡法曰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亘賢案許愼說文肇音大可反下諱也但伏侯所據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貴人皇后所譖憂卒實后養帝以為己子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三月丁酉改淮陽為陳國（今陳州）楚郡為彭城國（今徐州）西平弁汝南郡（西平縣故柏子國也在今汝州吳房縣西北）安王恭為彭城王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在洛陽城東南三十九里古今注曰陵周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庚戌皇太后詔曰先帝以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靜庶事咸寧今皇帝以幼年榮在疚（疚病也榮榮然在憂病之中也榮或作煢煢詩周頌云煢煢在疚）有大國賢王並為蕃輔內有公卿大夫統

理本朝恭已受成夫何憂哉孔子曰舜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尚書曰予小子垂拱仰成然守文之際必有內輔以參聽
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
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憲固執謙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宮兩宮謂帝宮太后宮
帝未親萬機庶政多闕宿衛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復勞以政
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元功謂禹也高密侯
鄧禹也彪父堪中興初有功封郃侯父卒彪讓國異母弟
鳳論語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
注云太伯周大王之長子欲讓其弟季歷大王有疾太
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薨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
季歷薨之不來奔喪二讓也終喪之後遂斷髮文
身二讓也彪讓封弟故以比之○郃音莫杏反海內
歸仁爲羣賢首先帝褒秉欲以崇化今彪
聰明康彊可謂老成黃耆矣老成言老而有
成德也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耆艾也黃髮落更生黃
者耆亦艾也詩序曰外戚專事黃耆
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古
君在諒闇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殷商之禮也錄尚書事則冢宰之任也朕焉幾得專心
內位於戲羣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

意先帝恨之故遣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妨故事前書見昭帝始元六年詔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鹽鐵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京師旱詔長樂少府長樂宮之少府也地節元年更名寿成冬十月乙亥地節元年更名寿成前書見宣帝地節元年更名寿成冬十月乙亥地節元年更名寿成冬十月乙亥地節元年更名寿成冬十月乙亥

閒國丙辰封皇帝弟壽爲濟北王開爲河
閒王淑爲城陽王紹封故淮陽王昭子側
爲常山王賜公卿已下至佐史錢布各有
差已未遣副校尉閻龍討北匈奴取伊吾
廬地丁卯紹封故齊王晃子無忌爲齊王
北海王睦子威爲北海王車師前後王並
遣子入侍 車師有後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國相去五百里 戊辰遣
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之六月辛卯
中山王焉薨秋七月乙卯大將軍竇憲出
屯涼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冬十月遣
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
師子 左谷蠡匈奴王號師子其名也○谷音鹿蠡音離 出雞鹿塞擊北
匈奴於河雲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 元首也謂加
冠著先筮日後筮賓東觀記曰時太后詔表安爲賓賜東帛乘馬
軍特進 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中二千石

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 奉朝請無員二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漢律春曰朝秋曰請 帛將大夫郎吏從官
之言扶也言能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
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
亡命各有差庚辰賜京師民酺布兩戶共
一匹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
居延塞 居延縣屬張掖漢將軍總博採衆議傍求居延城 閏
月乙卯大將軍竇憲破之獲其母閼氏 閼氏
單于妻之稱 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 閼氏
匈奴右之號 追北虜至私渠海 私渠海在東北武帝使貳師將軍總博採衆議傍求居延城 而還
公主 東海恭王彊女 爲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
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詔曰北狄破
滅名王仍降 仍頻也 西域諸國納質內附豈
非祖宗迪哲重光之德乎鴻烈敷 迪蹈也言由祖宗蹈憂明哲有重光累聖之德成此大業也書曰茲四人迪哲又曰宣重光也 寤寐歎息想望舊
京其賜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及三老官

屬盛帛客有差錄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
事十二陵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
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
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續漢志曰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曹參家在長陵旁道北近蕭何冢）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
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
臚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
功（續漢志曰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喪事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十二
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劉攽曰案西域傳此時但置戊己校尉各一已字）庚辰至自長安減死刑
徒從駕者刑五月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
立爲單于款塞乞降。（於除鞬其名也續漢志曰單于姓攣鞮氏譬如劉氏也）遣大將軍
左校尉耿夔授璽綬。（東觀記曰賜于貝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閏月丁丑太常丁

滿爲司徒夏四月丙辰大將軍竇憲還至
京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國十
三地震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
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郭況子也東觀記曰璜作瑾音同）璜字
侍中舉衛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
獄死使謁者僕射（續漢書曰謁者僕射一人秩千石多選諸曹郎有臺舉主謁者天子出
奉引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歸
也）到皆自殺是夏旱蝗秋七月己丑太尉宋
由坐黨憲自殺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任光子也）癸丑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錄尚書事（錄謂
總領之也錄尚書自牟融始也）丁巳賜公卿以下至佐史錢穀
各有差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爲司空十
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
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
實除之（所損十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之）武陵零陵澧中蠻叛
燒當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戊子秉圭伉鬯辛卯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廣宗縣名今貝州宗城縣隋煬帝改爲宗城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梁州諸苑馬說文曰馬舍也漢官儀曰未央大廄長樂承華苑令主養馬三十六所分置三十萬頭自京師離宮巢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

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求屢蠲利蠲音圭瑩以爲貧而豪右得其豪富之家隱匿其饒利詔書實覈說文云覈考實事也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宄姦也流放也舉其罪也開倉賑稟三十餘郡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勤爲阜陵王种繼也以勤繼大如鴻子秋九月甲寅太傅鄧彪薨戊午隴西地震三月戊子詔書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周禮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而舉賢能者於上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分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凡初除補吏先試以職能乃得真授故志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尚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察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制吏之日令各試以職有非其人尤異若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之也又德行尤異

辛酉廣宗王萬歲薨無子國除匈奴單于
於除鞮叛遣中郎將任尚討滅之壬午令
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蓄猶積也）其官有
陂池令得采取勿收稅二歲（假猶租賃）冬十月
辛未太尉尹睦薨（漢官儀曰睦字伯師犨人）十一月乙丑
太僕張酺爲太尉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
降之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乃遣去
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

六年春正月丁未求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
大象巳卯司徒丁鴻薨二月乙未遣謁者
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許賖馬光
自殺（東觀記曰光前坐竇憲歸國爲憲賓客妙所誣告乃自殺）丁未司空
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三月庚寅
詔流民所過郡國皆賓稟之其有販賣者
勿出租稅（漢官儀曰凡商賈皆有稅流人販賣故除免之）又欲就賤還鄉
者復一歲田租更賦（更賦音徵）丙寅詔曰朕以

耶未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
之域凶饉流亡（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而未獲
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
孔疚（孔甚也疚病也詩云憂心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
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
案不急以妨民事（不急謂非要）甚非所以上當天
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
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
（依兒寬故事）各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古者）
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前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以
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前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以
名焉漢官儀曰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者凡所徵召亦總領之）朕將
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夏四月
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五月城陽
王淑薨無子國除（章帝子也）六月巳酉初令伏
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人事）秋七月京師旱
詔中都官從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巳

下皆免遣丁已幸洛陽寺（寺官舍也風俗通云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錄囚徒擊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南單于安國從穿子逢矣率叛胡二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冬十一月護烏桓校尉任尚率烏桓鮮卑大破逢矣（劉攽曰案文少一破字）追擊復之（劉攽曰案文少一破字）詔以渤海郡屬冀州武陵溇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字度遠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皆下獄死

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坐徵下獄（續於其事下錄此證叛安國卒見殺帝後知之皆徵下獄）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得失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記言行糾諸不法負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編牒若馬續謁者秦官也負七十人皆選舉廉平涖五十處解儀貴惜費者秦官也負七十人都官將丞長史掾皆六百石孝武初置五經博士後稍增至十四員掾明威重一人為發姦毛頌焉議郎郎官皆秦官也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劉攽曰注藏盡拜縣令長史及郡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若是王國長史則當并守丞言之明此但是令長耳下文又自有長史也）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于天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光武元光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堪也音仁林政堪也）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長縣長相庶相為邑則令長為相秩皆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初拜冠上言宜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乃復焉）渤海郡屬冀州武陵溇中蠻叛郡兵討平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得失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記言行糾諸不法負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編牒若馬續謁者秦官也負七十人皆選舉廉平涖五十處解儀貴惜費者秦官也負七十人都官將丞長史掾皆六百石孝武初置五經博士後稍增至十四員掾明威重一人為發姦毛頌焉議郎郎官皆秦官也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劉攽曰注藏盡拜縣令長史及郡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若是王國長史則當并守丞言之明此但是令長耳下文又自有長史也）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于天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光武元光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堪也音仁林政堪也）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長縣長相庶相為邑則令長為相秩皆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初拜冠上言宜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乃復焉）渤海郡屬冀州武陵溇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字度遠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皆下獄死）

巳易陽地裂 易陽縣在易水之陽今易州地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貧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癸亥樂成王黨薨甲子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內陳留蝗南郊奴右溫禺犢王叛為寇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北海郡今屬青州縣 宇九年行任西將軍劉尚下亦同）越騎校尉馬柱追討之斬右溫禺犢王車師後王叛擊其前王八月辛酉飲酎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禮記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洪範五

行傳曰貪吏傷人則蝗蟲損稼）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惆悵於思弭憂釁（尚書曰惆於乃身孔安國注曰惆痛也於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於音古頑反）昔楚莊無災而懼（解見明紀）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則盡偃天乃迅雷郊祭天乃反風起木事見尚書）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於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庚子復置廣陽郡（高帝時燕國也昭帝

元鳳元年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為國也）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殺（北海郡今青州縣）十二月辛亥陳王羨薨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譯音亦作擇音釋名曰譯繹也傳繹而通其言語也或作擇者誤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也）三月庚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王康薨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廻為樂成王六月蝗旱戊

辰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
芻槀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
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三元
勿收假稅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八月鮮
卑寇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續漢郡國志曰東觀記曰肥如今平洲也）遼東太
守祭參下獄死（祭姓參名東觀記曰參坐殺略吏人案參坐止收下獄詳
閏月辛巳皇太后寶氏崩丙申葬章德皇
后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
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九月庚申
司徒劉方策免自殺甲子追尊皇妣梁貴
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
后于西陵（謚法曰正德慈容曰恭執義扶傷曰懷東觀記曰改葬承光宮儀北敬園初后葬有
闕實后崩後乃議改葬）十一月癸卯光祿勳河南呂盛
爲司徒（盛字君王死陵人也）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
壬申太僕韓稜爲司空己丑復置若盧獄
官（前書曰若盧獄令屬少府漢舊儀曰主鞫大臣也）

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陘防溝渠所以順
助地理通利壅塞（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修利隄防謹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
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
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
其罰夏五月京師大水（東觀記曰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
舍）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太
常太山樂安爲司空（樂安縣名明太山南城人）九月庚戌復
置廩犧官（漢官儀曰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也）冬十月五州雨
水十二月燒當羌寇隴西諸郡等討破之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貧被災
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
假稅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
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
里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己巳復置右校
尉官（東觀記曰罷在西河鴻澤縣）秋七月辛卯詔曰吏民

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獲薄柔率種人內屬闕駰十三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其出氂牛尾以爲節旄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餘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匱乏也京師去冬無宿雪以其經冬不宿也今春無滒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人何罪而天今飢饉乎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

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董仲舒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巧法析律節文增辭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也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武帝時置博士弟子員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今屬林州郡兵討破之閏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戊辰秭歸山崩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崧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雙歸其妹亦來曰名其地爲秭歸亦紓也東觀記曰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灾无貲者穀人三斛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午

太尉張酺免丙寅大司農張禹爲太尉冬十
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内附賜其
王金印紫綬是歲燒當羌復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林閣
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二月任城
王尚薨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
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八月詔象
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

食已亥北宮盛饌門閣火護羌校尉周鮪
擊燒當羌破之荆州雨水九月壬子詔曰
荆州比歲不節今茲漘水爲害（淮南子曰大江出汶山漘出水爲漘水）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淡深惟
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
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
民假種食皆勿收責冬十一月安息國遣
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西域傳曰安息國居和
櫝城大洛陽二萬五千

里修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天雀郭義恭
及身毒蹄鞮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
共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
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
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
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
下三歲舉一人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
漁陽太守擊破之戊辰司徒吕蓋罷十二
月丁丑光禄勳鄭弘爲司徒辛卯巫蠻叛
寇南郡（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也）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東海王政薨繕脩故
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爲西海郡也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縣至是復繕脩之
金城郡今湟州縣也）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三月戊
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夏四月遣使者
督荆州兵討巫蠻破降之庚辰賑貸張掖
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
有差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屬

十二州志曰將兵長史居在將兵司馬去雒陽九千六百三十里六月辛卯廢皇后陰氏后父特進綱自殺秋七月甲寅詔復家屬田租芻稾二歲壬子常山王側薨是秋三州雨水冬十月甲申詔兗豫荊州今年水雨遙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稾其不蒲者以實除之辛卯立貴人鄧氏爲皇后丁酉司空巢堪罷十一月癸卯大司農徐防爲司空是歲初復郡國上計補郡國上計吏也郎官上計今郡縣屬官也前書音義曰諸計吏謂郡國掾史各一人舉計偕詣爲國中中醫令復之無穀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貧民前書音義曰陳留本故曰陳留今六州縣也江夏郡高帝置沔水山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通郡入江故曰江夏及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五月戊寅南陽大風

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采陂池勿收假稅二歲秋七月丙寅瀕南王錯薨○諾音七故反復置涿郡故安鐵官續漢書曰其郡縣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秩次皆如郡也九月壬午南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並從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雲夢今安州漢川縣也即在雲夢澤中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賜從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十二月庚子詔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慶賞小事漢記月令曰孟夏之月舉賢良決小罪斷薄刑夏至陰氣漸生可以言微陰今月令不同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簿刑徒月令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民有田業而以

厭之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已未詔兗
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酤酒夏四
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
雇犁牛直五月壬午趙王商薨秋七月旱
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
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
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
令（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圄圉具桎梏禁姦慎罪薄刑決小罪）方察煩苛之
吏顯明其罰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光祿
勳張酺爲司徒辛巳詔令天下皆半入今
年田租芻藁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
受貸種糧及田租芻藁皆勿收責八月已
酉司徒張酺薨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爲
司徒大鴻臚陳寵爲司空十一月已丑行
幸緱氏登百岯山（即柏延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東觀記作柏）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北
匈奴遣使稱臣貢獻十二月復置遼東西
部都尉官（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發羌寇故省遼東都尉在遼東玄菟昌黎城也）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
中（漢官儀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左署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禁中昔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禁中）選
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高句驪寇郡界
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宗室以
罪絕者悉復屬籍五月癸酉雍地裂（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
人破之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
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爲皇太子賜天下男
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
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
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自竄匿詿後
帝躬親萬機每有灾異輒延問公卿極言
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

采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南海郡秦置今廣州縣也廣雅曰益智龍眼也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小如柱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核核白如漆圓黑如烏珠食之甘美可食置謂驛也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縣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縣也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太官勿復獻由是遂省焉

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備臨武長縣接交州獻龍眼荔枝及生不絕道路供御龍眼荔枝之貢從羌始也羌上疏諫曰臣聞上清凍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美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禹貢其羞以異實為珍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乾荔支龍眼乾荔支鳥翼風發南北奔馳東西轉送之至有遭寇賊遇虎狼毒害頻仆死亡者猶不絕道路或有觸冒霜雪斬伐木枝蹈履冰凍或有奔突猛獸不絕於路或即弃官還家不應徵召者蓋十三十餘萬人也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陵名在洛陽東南三十餘里今作順者誤也尊廟曰穆宗論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強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其也一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西域傳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

服叛去來自有數也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謚法曰短折不成曰殤又字曰盛今注曰隆之字曰盛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鄭玄注云大雅曰殤子生三月而殤也終人道十月而生詩又云載生載育長也達音它末反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儀見皇帝紀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參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封皇兄勝為平原王癸卯光禄勳梁龕為司徒滂曰龕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尊廟曰穆宗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閒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夏四月庚申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東觀記曰歲大旱雅性不好淫祀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沒乃與烏桓守塞破之虎賁中郎將鄧

騰爲車騎將軍司空陳寵薨五月辛卯皇太后詔曰皇帝幼沖承統鴻業朕且權佐助聽政兢兢寅畏（寅敬也）不知所濟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將訊中和廣施慶惠與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爲平民壬辰河東垣山崩（垣縣今絳州縣也古今注曰山崩長七丈廣四丈）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爲司空郡國三十七雨水已未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煖氣不效（效驗也）將有厥咎寤憂惟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菲薄也間非也）今新遭大憂宜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費雕文成之物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哀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旁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幷幽隔鬱滯之情（幷猶合也）諸官府郡國王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案前書音義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有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爲司隸校尉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成盡記奏事中興但記見繫囚）而至閭者郡國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愛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舉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揣音初委反）競增戶口掩匿盜賊公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垂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平民謂善人也書曰

延及平人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詩小雅也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槀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十三歲

贊曰孝和沈烈率由前則王赫自中賜命及祥符登顯時德鄧后用事寵愚愚惡也謂殊賓憲等抑沒等委政也殤世何早平原弗克平原王勝以周疾不得立也左傳曰卑克負荷

劉攽曰紀書孝和葬慎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陵考誤臣攽按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以爲皇后紀誤而章帝公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不相襲參校前後孝和實葬順陵言慎乃更爲誤耳疑此亦非章懷之失蓋傳寫誤以順爲慎亦因以慎爲順耳

孝和帝紀第四

安帝

恭宗孝安皇帝諱祐章帝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倉頡篇曰邸舍也說文云屬國之舍也漢書音義曰第館甲乙之次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笫之閒第簀也年十歲好學史書史書者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和帝稱之數見禁中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八月辛巳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續漢志曰皇太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望子爲王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德殿百官皆吉服洛陽南宮有崇德殿不可以凶事臨朝故吉服也以皇太后御崇陪位引拜帝爲長安侯不即立爲天子而封矣者不欲從微即登王位然顯沛天年不遂悲痛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斷心朕惟平原王

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
安侯祐質性忠孝小心翼翼（翼翼敬慎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能通詩論鷹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
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宜於祐（係即繼也）禮記禮
記曰為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王父謂祖也穀梁傳曰衛靈公發太子
之命而受之王父命）其以祐（禮記禮弓之文）春秋之義為人
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為人後者謂出繼於
人也王父謂祖也穀梁傳曰衛靈公發太子之命而受之王父命）其以祐
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文作
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
詔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
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前書音義曰禮有大行
也韋昭云大行者不及之辭也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曰天子崩未有
諡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朕惟侯孝章皇帝世嫡皇孫謙恭
慈順在孺而勤（孺幼也或作
孺亞勤音）宜奉郊廟承統大
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
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

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年十
三太后猶臨朝（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九月庚子謁
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已未遣謁
者分行虛實冀災害賑之絕丙寅葬孝殤
皇帝于康陵（陵在城陵坐中東北高五丈五尺闊二百八步）乙亥隕石
于陳留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遣副校
尉梁慬救尚擊破之（慬音勤）冬十月四月大
水雨雹詔以宿麥不下（宿舊也麥必經
年而熟故稱宿）賑賜
貧人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蒜使司空持節
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乙酉罷魚龍
曼延百戲（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含利之戲從西方
來戲於庭入前殿設水化成比目魚嘰水
作雲霧化成黃龍長八尺出水遶殿以
者觀名也映衛西京賦注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
戰反）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朝大赦天下蜀郡
徼外羌內屬（東觀記曰徼外羌龍
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戊寅分犍為
南部為屬國都尉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州

貧民（司植領河南河內河東弘農都於洛陽魏末因爲河州）三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廣成苑名在今汝州西）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爲廣川王（廣川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庚午司徒梁鮪薨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已卯永昌徼外憔僥種夷貢獻內屬甲申薨清河孝王贈龍旗虎賁夏五月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爲司徒（前書曰衛尉秩中二千石建章宮門衛北兵也長樂宮掌宮門衛南兵也）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九真徼外夜郎東鄙土內屬（九真郡名今愛州）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新野縣）丁巳河東地陷壬戌罷西域都護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丁卯赦除諸羌相

連結謀叛逆者罪秋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是日太尉徐防免以災異見也（異謂災變也）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統域故六郡會稽海岱及淮南是也）賜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丁丑詔曰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考謂考問其狀也報謂斷決也）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劾縣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廢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乘輿天子所乘車輿也不敢直言尊者故稱乘也）興見蔡邕獨斷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丙戌詔死罪以下及三公命贖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儀曰章字次叔荊州隨縣人也）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倭國去樂浪萬二千里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見本傳）辛酉新城山泉水

大出東觀記曰奚壞人田水深三丈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薨謀廢立彙免自殺戊子勑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訛言相驚弃指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強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給以長檄爲驗強音其兩反十二月乙卯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是歲郡國十八地震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豹叛亡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風雨雹

二年春正月癸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古今註曰時州郡大飢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棄道路車騎大將軍鄧騭爲征西臨洮谷冀縣屬天水郡也○續漢書曰種羌九千餘戶在隴種羌所敗於冀西車騎大將軍鄧騭爲征羌校尉乃爲大將軍耳及郡國吏人劉攽比案此不成文疑當有一令字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衍猶隱也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閏月辛丑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癸未

及若虛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延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東觀記曰維子風拔樹壞屋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以齊七政孔安國尚書傳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其行政謂節之也七政日月五星各異其行政謂節之也今之曆法是其事也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豹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詩小雅曰憂心京京京京憂也閏令公卿郡國舉賢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論語曰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卓爾有所立卓爾及郡國吏人劉攽比案此不成文疑當有一令字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衍猶隱也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閏月辛丑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癸未

蜀郡徼外羌叟
月庚子詔王公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九
（蕃曰王國有中大夫秩比六百石謁者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劉攽曰正文秦二漢儲矣王未嘗有丞相案二漢諸侯王國此注中亦有王國文王莽改國為郡此或謂王若公主然有傅令丞無郎謁者又無疑也或謂主若公主明矣）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
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謂令
得外補（移書也謂選也）冬十月庚寅稾濟陰山陽
玄菟貧民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于
平襄（平襄縣屬天水郡故襄戎邑也）尚軍敗績還京師留任尚屯隴
拜鄧騭為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尚屯隴
右先零羌滇零僭天子於北地（滇零者名僭猶冒也）遂
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
董炳十二月辛卯禀東部鉅鹿廣陽安定
定襄沛國貧民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
漢北部為屬國都尉是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元服謂加冠也士冠禮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大赦天下賜王主貴人公卿
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為父後及三老孝
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遣
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遂破沒臨洮
（縣名屬西郡）高句驪遣使貢獻三月京師大饑民
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朕以幼冲奉
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
百姓饑荒更相啖食永懷悼歎若墜淵氷
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深過自貶引重朝
廷之不德（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重音直用反）其務思變復以助
不逮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績漢書門臨池在洛陽東二十里假借也今得漁采其中）壬寅司徒鄧騭
薨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鄧字伯宗上河南人也）三公
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
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

各有差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皆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士千二百六十七人皆長水也已巳詔上林廣城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甲申清河王虎威薨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丁酉沛王正薨癸丑京師大風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涿郡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旨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九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二

東觀紀曰戰九原高梁谷渠梁相拒戰必有勝也

門烏桓又叛畔攻五原郡兵於高渠谷冬十月南單于叛圍中郎將耿仲於美稷十一月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續漢志曰熙以文少一事字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天苑星名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續漢書曰門適大如鴈子也并涼二州大飢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微繒朝會必陳秦興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乘以年飢故不陳充庭車大輦也辛卯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無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勿算前書音義曰天下人皆成屋一日不可人人自行者出錢二百入官官以給內者言過其本更之日故曰過更又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也稟下郡貧民各有差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獻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龔討破南單于於屯屠河故城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三月丁巳稟九法雄討破之度遼將軍梁慬遣東太守耿江貧民南匈奴帶山之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漢官儀曰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屯雍掌教池人禦雍營西羌傳云虎牙都尉屯長安乙亥詔曰建初以來諸奴言它過坐徙邊者及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爲奴婢者免爲庶人詔諸考劉珍及

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
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前書曰凡諸子百六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也 二三月南單于降先零羌寇
褒中 縣名屬漢中郡今梁州褒城縣 漢中太守鄭勤戰歿徙
金城郡都襄武 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今渭州縣 戊子杜陵園
火癸巳郡國九地震夏四月六州蝗 東觀記曰
司隸豫兗徐
青冀六州 丁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
郡大水己卯驃騎將軍都尉任仁下獄死九月甲
中益州郡地震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陰氏 東觀記曰新野君薨以衣玉
薨 衣被曰賻錢三十萬布二萬匹 使司空持節
護喪事大將鄧騭罷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國
十地震己丑太尉張禹免甲申光祿勳李
脩爲太尉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汝南襄城人也 二月丁卯詔省
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東遂
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

安定郡今涇州也美陽縣故城在今武功縣北 北地徙池陽 北地郡今寧州也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北也 上郡徙衙 上郡今綏州榆林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左傳曰秦晉戰于韓即此地也 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閏月丁
酉赦涼州河西四郡戊戌詔曰朕以不德
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爲人祈福
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 猾亂也夏諸夏也 戎
事未息百姓匱乏被於徵發重於蝗蟲滋
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

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
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
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戹承天誠哉
蓋爲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
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濟濟多威儀也 思得忠良
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
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

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
親覽焉六月甲辰徵樂成王巡薨秋七月己
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九卿秦常光祿衛尉
宗正司農執金吾將作少府太僕廷尉少府
劉攽曰江朗駁宗正非九卿上三年注中其間減汉
在後）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九月
漢陽人杜琦王信叛（東觀記曰琦白
編按漢將軍）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
博遣客刺殺杜琦（東觀記曰漢陽詩曰漢陽
史杜君手刺杜君）是歲九州
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舊置長吏高望始
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
平苑（犍為郡名前書音義曰故夜郎國
地故牂牁在今貴州隆山縣西北也）三月十州
蝗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巳卯太常劉
愷為司空五月旱丙午詔令中二千石下
至黃綬一切復秩還贖爵各有差戊辰
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獄六月壬

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員谿山名在今洪
陽東北也）辛巳大赦天下
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漢紀
志曰傳信首洛陽乘輿城門外）冬十一月辛丑護烏桓校尉
吳祉下獄死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
復襲僞號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
宗廟（率服傳曰命者共男子之爵大夫也命婦者其
夫大夫也通典曰婦人從夫之爵大夫也命婦者其
百公注皆云六年正月甲寅謁宗廟此云七年庚戌疑紀誤也）二月丙午郡國十
八地震夏四月乙未平原王勝薨丙申晦
日有食之五月庚子京師大雩（古隸曰龍見而雩杜預注
云謂建巳之月龍星昏見東方雩祭以祈穀實也周禮司巫掌
舞雩之事則師瞽而舞雩鄭玄注
云雩呼也呼嗚而求雨）秋護羌校尉侯霸擊滇零都尉馬賢破
先零羌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
陽詔賜民爵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
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九月調零
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零陵郡名今永
州縣也丹陽郡

名今潤州江寧縣也餘並見本 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廣陵江九江飢民又調潁水縣穀輸救倉詩曰薄狩干敖即此也秦於此築大倉亦曰敖庾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北東觀記九千萬解送救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初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匹二月己卯日南地坼東觀記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京師及郡國五旱蝗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五月先零羌寇雍城六月丁巳河東地陷秋七月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蠶陵縣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為名焉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先零寇武都

漢中絕隴道辛未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謝承書曰苞字仲成東緡人也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解見光武紀也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二年春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蜀郡青衣道夷奉獻內蜀青衣道縣名在大江清衣二水之會今嘉川龍遊縣也東觀記曰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渠在鄴相川鄴縣西也二月戊戌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前書音義曰美田曰疇三月癸亥京師大風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丙午立貴人閻

氏爲皇后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
蝗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
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
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纔同古字通）今羣飛蔽天爲害
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
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敝罔
皐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假貸寬也）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六
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謝承書曰苞爲太尉常
容也盛夏不可即加刑罰故且寬容）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六
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謝承書曰苞爲太尉常食蔬菜不受餽遺薨日家無餘財）己酉司徒夏勤罷
（謝承書曰勤爲司徒以疾罷）庚戌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
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
官私田（鄧元水經曰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分爲三派北流即智氏故渠也其實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溝渠即開此東平陸（東平陸縣名右瞰國也屬東平國今兗州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溝渠即開此東平陸（東平陸縣名右瞰國也屬東平國今兗州平陸縣也序例曰光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縣下王道衰闕容或虛飾故書其處上言也）蒼梧蠻
在女子勿輸（不輸作也）二命死皐以下贖各有
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者除其罪乙未
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陵京兆虎牙都
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丁奚城東觀記曰至北地靈州丁奚城也）光等大敗並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
自殺（東觀記曰安定太守杜恢與鈞等并敗擊先零於乘勝深入爲虜所害鈞獨收不救敗鈞下獄也）
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十二月戊陵澧
中蠻叛州郡擊破之（東觀記曰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五里六亭渠率令導各有差）己酉司徒夏勤罷
庚戌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
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
官私田（鄧元水經曰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分爲三派北流即智氏故渠也其實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溝渠即開此東平陸（東平陸縣名右瞰國也屬東平國今兗州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溝渠即開此東平陸（東平陸縣名右瞰國也屬東平國今兗州平陸縣也序例曰光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縣下王道衰闕容或虛飾故書其處上言也）蒼梧蠻

林合浦蠻夷反叛蒼梧（今梧州縣也）合浦郡（今廉州縣也）二月遣
侍御史任逌督州郡兵討之（逌音丁遙反）郡國十
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丙辰赦蒼梧鬱
林合浦南海吏人爲賊所迫者夏四月京
師旱五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癸酉
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
州（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故城在今慶州馬嶺縣西北）破之越萬徼外夷
舉種內屬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
零羌於丁奚城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
討平之緱氏地坼九月辛巳趙王宏薨冬
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丙戌初聽
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
亦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也）癸卯郡國九地震十二月丁
巳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
天下壬戌武庫災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

令送久縣屬越巂郡甲子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
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故城在今靈州西南河水經注曰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虔人種名大豪帖狼將萬騎降隴右平是歲郡國十三地
震

五年春正月越巂叟擾二月壬戌中山王
憲薨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詔稟遭旱貧
人夏六月高句驪與穢貊寇玄菟郡名在遼東秋
七月越巂蠻夷及旄牛旄牛縣屬蜀郡華陽國志曰在邛來山表也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
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夫絕奢飾
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穫豐穰尚乏
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
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穀者珠璣綴飾紈也珠璣不圓者也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
法禁懇惻分明而有情任訖不奉行秋節

既立勢鳥將用鷙鳥鷹隼之類也廣雅曰勢執也以其能服執衆鳥月令孟秋鷹乃
祭鳥始用行戮言有司惰怠不遵法令貯積其罪順秋行誅同鷹擊也且復重申
以觀後效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鮮卑寇
代郡殺長吏冬十月鮮卑寇上谷十二月
丁巳中郎將任尚有舉奏市是歲郡國十
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
震或沂裂水泉涌出壬子詔三府選掾屬
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
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
十人出補令長丞尉乙卯詔曰夫政先京
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
賜貧窮賑之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
氣崇生長也郭玄云婦使謂紉紉之事其賜人尤貧困孤
弱單獨穀人三斛卓婦有節義十斛甄表
門閭旌顯厥行御謂志禪義謂推讓甄明旌章也里門謂之閭旌表者若今樹闕而

顯之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北續漢志曰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罷六宗復以六宗易之氣曰月雷公風伯山澤者非也乃更大祠於武安之地禮比大社也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續漢百官志曰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六百石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大風雨雹五月京師旱六月丁丑樂成王寶薨丙戌平原王得薨秋七月鮮卑寇馬城續漢郡國志曰馬城屬代郡漢舊注曰馬城今在朔州也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九月癸巳陳王竦薨是歲永昌益州蜀郡食之既郡國八地震是歲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巂徼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

永寧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濟北王壽薨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沈氏羌寇張掖沈氏羌號也續漢志曰禿在上郡西河者號沈氏也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爲皇太子改元永寧大赦天下賜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從官金帛又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己巳紹封陳王竦子崇爲陳王濟北王子養爲樂成王河閒王子翼爲平原王壬午琅邪王壽薨六月沈氏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氏羌破之秋七月乙酉朝日有食之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衛尉廬江陳褒爲司空續漢郡國志曰褒字伯仁舒縣人也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二十三大風雨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撣音善戊辰司徒劉愷太常楊震爲司徒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

焼當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驪濊貊不耐二月癸亥大赦

天下賜諸園貴人（謁官人無子守園陵者也）王主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爲郎舍人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丁未樂安王寵薨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夏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諷追擊戰歿丙辰以廣川井清河國丁巳尊（北堂書鈔引謝承後漢書曰勝宮實劾王玦雅納非法以王家文多一貴字疑語註可驗）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甘陵葬清河皇后之陵也因以爲縣今貝州清河縣東也）甲子臨湖侯（續漢書云坐輕慢不孝故貶臨湖侯名暴盧江郡也）已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三斛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擊破鮮卑寇玄菟太守姚光五月庚申特進鄧騭及度遼將軍鄧遵並以諸自殺（乳母王聖與中黃門

李閏等誣告尚書鄧訪等（訪等皆自殺）丙申赦平原王翼立宗嗣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馬英罷八月護羌校尉馬賢爲都鄉侯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馬英罷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甲子前司徒劉愷爲太尉鮮卑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戰歿緣卑圍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之戊子奉衛尉馮石府（續漢書曰勝宮實劾王玦雅納非法以王家文多一貴字疑語註可驗）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鮮卑寇玄菟庚子復幽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丙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甲子初置

漁陽營兵（伏侯古今注曰營兵千人也）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濊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夫餘子子別沈水也）擊高句驪馬韓濊貊破之遂遣使貢獻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戶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袁山松書曰帝以冬十二月幸宜城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討破之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夫餘子子別沈水也）擊高句驪馬韓濊貊破之遂遣使貢獻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戶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夏四月癸未京師雨雹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爲司空（袁山松書曰授字伯玉也）

未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爲司空（袁山松書曰授字伯玉也）

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高句驪王寇玄菟遼東（袁山松書曰寇玄菟西河郡）

河閒王開子得爲安平王六月郡國蝗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高句驪王寇玄菟遼東（袁山松書曰寇玄菟西河郡）

降虜人羌叛攻掠羅城（掠羅縣西河郡）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八月戊子陽陵園寢火（景帝陵也）

辛卯九真言嘉龍見無功（無功縣屬九真郡）

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已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勑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清白謂貞上也愛利謂愛人而利之也無拘官簿謂不拘官簿階次也劉攽曰王莽文改尚依前）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墨綬縣令長之綬隱親也隱親猶親自隱審也言令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隱審悉心勿取浮華之人傳者）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寇大原燒當羌寇隴十二月九真徼外蠻夷貢獻內屬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壞敗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蕩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斂之度人羌反攻毅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二年春正月旌先夷叛寇靈關殺縣令（續漢志屬越巂郡）益州刺史罷蜀郡都尉討之詔選三署郎二署郎見桓帝紀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丙辰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九眞言嘉禾生東漊（紀日永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續）丙申北海王普薨秋七月丹陽山崩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九月

郡國五雨水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爲司徒（熹字平子東萊人也）十一月甲辰校獵於上林苑鮮卑敗南匈奴於曼柏是歲分蜀郡西部爲蜀國都尉治臨邛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丁丑告陳留太守祠南頓君光武皇帝于濟陽復濟陽今年田租芻槀（芻刈草也槀禾也）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古城伯國也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述征記云成陽東南有堯冢（水經注曰成陽城在今乘丘城東南）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乘丘城東南）郎二署郎見桓帝紀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丙辰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九眞言嘉禾生東漊（紀日永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續）丙申北海王普薨秋七月丹陽山崩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九月

古城伯國也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述征記云成陽東南有堯冢）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乘丘城東南）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三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郡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大山王者共代之更名爲五嶽之宗故曰岱宗盛柴以告天）齊王無忌北海王普薨安王延來朝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年癸巳告祀二祖六宗（二祖高祖光武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勞賜郡縣作樂三月甲午陳王寵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以下帛各有差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還幸東平至東郡歷觀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幸太學是日太尉楊震免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禰父廟也）壬戌沛國言甘露降豐縣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

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
馬翼討破之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六月鮮
卑寇玄菟庚午鬱鞮（州縣也）單于薨中山崩（關中縣鄣也關中水四出為名今雍
州縣也）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辛巳遣侍御
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秋七月
丁酉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續漢志曰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校皆有令丞中興未置令始復）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冬
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頻陽縣故城在今雍州美原縣西諸葛亮所築之處也）井二
潁川上言木連理白鹿麒麟見陽翟鮮卑
寇高柳梁王堅薨（明帝孫節王暢之子也）八月辛巳大
鴻臚耿寶為大將軍戊子潁川上言麒麟
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
為濟陰王（常侍二等侯號之第）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
囚徒減罪一等詔敦煌隴西及度遼營
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故稒陽北○劉攽曰正文詔敦煌隴西當依詁
及二千石有差辛亥濟南上言黃龍

見歷城（歷城縣屬濟南國今濟州縣也）庚申晦日有食之冬
十月行幸長安壬午新豐上言鳳皇集西
界亭（今新豐縣西南有故皇陵俗傳六即此地故謂皇所葬之處也）丁亥會三輔
守令掾吏於長安作樂閏月乙未祠高廟
遂有事十一陵歷觀上林昆明池遣使者
祠太上皇于萬年以中牢祠蕭何曹參霍
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十二月乙未琅
邪言黃龍見諸縣（諸縣名故城在今琅邪諸縣西南）井三
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風
四年春正月壬午東都言黃龍二麒麟一
見濮陽（縣名屬東郡古昆吾國帝顓頊之墟今濮州縣）二月乙亥下
邳王衍薨甲辰南巡狩三月戊午朔日有
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將軍耿
寶行太尉事祠章陵園廟告長沙零陵太
守祠定王節侯舂陵鄉侯君乙丑自宛還丁

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祕不發喪宣
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庚午還宮辛未夕
乃發喪尊皇后爲太后太后臨朝以后兄
大鴻臚閻顯爲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
帝孫北鄉侯懿（一名祐蓋依歲數）甲戌濟南王香薨（光武曾孫簡王錯之子也）乙酉北
鄉侯即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爲
太傅（石字次功馮翊郃陽人也馮敏之孫）司徒劉熹爲太尉參
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爲司徒辛卯大將
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周廣乳母
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僤廣下獄死實
自殺聖徙雁門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
（在今洛陽東北二十七里伏矣古今注曰陵山周二百六十丈高十五丈也）廟曰恭宗六
月乙巳大赦天下詔先帝巡狩所幸皆半
入今年田租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之長史也）擊車師後王斬之丙午東海王肅薨

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辛亥少帝薨是冬
京師大疫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
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今自房帷威不建
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投官（永初
元年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也）移民逃寇（光武安宗徙美陽北地徙
也）推咎台衡以荅天眚（台謂三台三公象也言天下所取平也）既云哲婦亦惟家
尹（尹為阿衡即其義也）之索笑（哲智也索盡也靖鄧
后專制國柄也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贊曰安德不升秋我王慶（曰西我王慶）降奪備嫡開萌邪蠱（備盡也上
公楊震逢知公卿貴寵諂媚事嗣震云村是恨心帝免之○劉攽曰注續漢志章帝大依漢書今此
事作書是）石承歡楊公逢恕（逢上聲）彼日而微遂浸天路（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君道閉
陵遲漢祚衰微自此而始故言遂浸天路也）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詩小雅十月之交篇）紀書殤帝葬康陵日放素前書平帝已名康陵不當
重複章懷注云在慎陵塋中庚與康相似但少

許不同然檢續漢志求作康陵又質帝年紀康陵在恭陵上都是康字不知此字自章懷已前或作恭者後人傳寫一誤遂都改之遂都改之同也然章懷注語則似作康無疑

安帝紀第五

順帝

孝順皇帝諱保（諡法曰慈和徧服曰順伏侯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前書曰長秋皇后宮本秦官掌中人或用士人孫程傳中）江京（前書曰長秋皇后宮本秦官掌中人或用士人孫程傳中）常侍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二千石中興常用宦者）中常侍樊豐等譖太子太子坐廢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搆閻太后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十九人見孫程傳）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

於德陽殿西鍾下（漢宮殿曰崇賢門內德陽殿也）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令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搆遂令陛下龍潛蕃國（從太子廢爲王故曰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不常北鄉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如虎之奔趨也孝武建安三年初置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如武帝太初元年初置羽林孤兒以天有羽林星故取名爲又取從軍死士之子孫養羽林宮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征戍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闔顯兄弟聞帝立卒兵入北宮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已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恕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子午谷名一名樊川南對杜縣山名秦谷一名樊川南對杜縣山名褒谷北谷名斜南尾七百里谷）己卯葬少帝以諸王禮司空劉授免（東觀記曰以阿附惡賜死）公卿以下錢穀各有差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敬爲司空（敬字文理京兆人）其令郡國守相視事（劉攽曰案他郡上有詔語則下有其字今云云如有詔語則多此字）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漢舊令舉人未滿歲得舉者以其猛如虎之奔趨也孝武建元年更名虎賁如武帝太初元年初置羽林以天有羽林星故取名爲又取從軍死士之子孫養羽林宮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征戍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癸卯尚書奏請下有司收還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爲濟陰王詔書奏可京師大疫辛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者皆增秩賜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棄鴻烈姦慝興作上干和氣疫癘爲災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坐法當徙勿徙亡徙當傳勿傳（徙因逃亡當傳捕者故之勿捕宗室以罪絕皆復屬籍其與閹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職以康我民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馮石字次都東觀記曰馮劉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參録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倀爲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朱倀字孫卿壽春人也倀音丑良反）賜百官隨輩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劉攽曰案文二云及拜除者隨輩宿衛之誤當云賜百官隨輩及宿衛拜除者布各有差謂拜除謂已迁升其官布文加賜明衛及字也）隴西鍾羌叛護羌校尉馬賢討破之夏五月丁丑詔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實謂驗實之也二千石太守黃綬丞尉也前書曰比二

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營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騎胡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今此誤云胡騎車騎將軍及騎都尉官屬申明此舉字是與字一郡與五人教習也○又注案此五校之名大誤檢百官志有屯騎校尉也又胡騎中興長水矣所以知非章懷之誤者案紀永初三年注五校引用漢官儀甚明壬寅廷尉張皓爲司空甲辰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除之十二月辛巳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丁卯常山王章薨二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甲之疾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疏決冤枉庚寅濟南王顯薨秋七月丁酉追尊諡皇后葬于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勒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並遣子貢獻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罷庚子太常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許敬爲司徒劉光字仲遠卽太尉劉矩之弟許敬字鴻卿平輿人辛丑下邳王成

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甲午詔實覈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斂乙未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夏四月癸卯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甲寅濟南王顯薨秋七月丁酉追尊諡曰孝穆皇后葬于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疏決冤枉庚寅濟南王顯薨秋七月丁酉追尊諡皇后葬于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勒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並遣子貢獻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罷庚子太常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許敬爲司徒劉光字仲遠卽太尉劉矩之弟許敬字鴻卿平輿人辛丑下邳王成薨

王龔持節告祠茂陵園寢園陵也續漢志曰園者曰寢寢者曰寢也續漢志曰園者曰寢寢者曰寢也辛亥使太常九月鮮卑寇漁陽冬

十二月己亥大傳檀冕車騎將軍來歷罷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盜賊繁興疹癘如疾首詩云君子如屆俾出入腹心自我人斯其斁天下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閣

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妄父曰婚壻父曰姻）猶皆少務崇寬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聯意丙子帝加元服（賜也）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帛一匹二月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勑有司檢察所當墾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灾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枉陽大令文龔（音力公反）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賚敕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東觀記曰以淫陽不孝父坑殊策罷）九月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安帝永初五年徙今復之）癸酉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東觀記曰敬為陵轢使官棄罷以千石祿終身○劉攽曰注陵轢使官）（掌文官當作者）鮮里寇朔方十二月乙卯宗正劉崎為司徒（崎字叔竣華陰人也）是歲分會稽為吳郡拘彌國遣使貢獻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夏四月京師旱辛巳詔郡國貧人被灾者勿收責今年過更京師及郡國十二螳冬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

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
戍乙亥定遠侯班始坐殺其妻陰城公主
腰斬（始班超孫也坐順帝始陰城公主名賢得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王開薨三月辛亥
復伊吾屯田（章帝建初二年罷也）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秋九月辛巳繕起大學護烏桓校尉耿曄
遣兵擊鮮卑破之丁酉于闐王遣侍子貢
獻冬十一月辛亥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

甚比蠲除實傷賑恤窮匱而百姓猶有弃
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
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易益卦曰損上益下人悅
無疆惠安也尚書曰安人則惠黎人懷之）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
芻藁十二月曰南徼外蠻調國擇國遣使
貢獻（東觀記曰蠻調國王遣使會詣闕貢獻人師會為漢嫡義棄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擇國王雁
由亦賜金印紫綬擇音擇）壬申客星出牽牛于閒王遣侍
子詣闕貢獻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賜爵
人三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
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
欲占著者人一級（雒寡孤獨篤癃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二月海賊曾旌等寇會
稽殺句章鄞鄭三縣長（二縣皆屬會稽郡鄭縣
古今鄞縣西鄞故城在鄞縣東南鄞音銀鄭音茂）攻會稽東部都尉詔緣
海縣各屯兵戍丁巳皇后謁高廟光武廟

詔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庚
申勑郡國二千石各講求冤獄遣大夫
謁者詣嵩嵩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嵩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也）戊辰雪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
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之絕甲戌詔曰政
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
禱祈請靡神不禁（說文曰禁祭祡縣蕝為營以祈水旱禁音渠請曰靡神不舉）深
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論語曰祭神如神在）今遣侍中

王輔等持節分詣徐山東海漿陽河洛盡
心祈焉（齊水四瀆之一河南溢爲滎澤故於滎陽祠焉）三月揚州六郡
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庚寅
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詔宗
室絕屬籍者一切復之令作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
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前書音義曰甲科謂
王在試者意投射取而善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
次者爲乙若錄政化得失縣而問之謂之對策也）除
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九月詔郡國
中都官繫囚皆減死一等三命者贖各有
差鮮卑寇遼東冬十一月甲申望郡蒲陰
狼殺女子九十七人（望郡縣名屬中山國今定
州界也章帝改曲逆爲蒲陰亦屬中山銅望郡印文
作蒲本多作滿滿字者誤也東觀又云爲不祠山川所
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孤幼陳訪其故
山岳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注刑放濫害乃孕災

也○劉攽曰注本多作滿滿字者誤案文多一點字誤）三千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治劇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史記曰顏回魯人好學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以爲耕器出庫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十二月丁未東平王敞薨庚戌復置玄
菟郡屯田六郡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爲
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
選歲舉一人戊子客星出天苑辛卯詔曰
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
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
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殷肱詩刺三
事（尚書益稷篇帝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詩小
雅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也）
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三司三公也
司徒也歸猶委任也）其簡序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
文武之宜務存破衷庚子恭陵百丈廡災

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飢荒貸人種糧三月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擊鮮卑破之辛酉除京師諸官儒年六十以上四十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夏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安帝元初四年初置南部都尉於隴西臨洮縣中興以來廢至此復置之也）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矜矜祇畏不知所裁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荅戒異異不空設彼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太常魯國孔扶爲司空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耑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

犎牛）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昼晦戊寅太尉龐參免八月己巳大鴻臚沛國施延爲太尉（延字君子鄢陵人也）鮮卑寇代郡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子爲黃鍾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蕤賓鍾隨月律調月令正月律中太蔟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元初以來音矣不調復修舊如鶴典篴音湊）三年春二月己丑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三月庚戌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之獲其季母五月戊戌制詔曰昔我太宗至顯之德假于上下儉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

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庚戌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破之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乙巳大司農南郡黃尚為司空（黃尚字伯河南郡邸人也王莽六安侯仲遵河東解人也邸自京師）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丙午武都蠻反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自去冬旱至于是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東觀記曰以選舉會不肅罷也）戊寅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前太尉龐參為太尉六月己未梁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濟北王薨閏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為桓寇雲中十一月閻度

遼將軍耿晔於蘭池（續漢志曰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發諸郡兵救之烏桓退走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餘王來朝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東觀記曰陽嘉四年詔曰朕以不德獲奉于天宗陵言日食京師不覺故此言日變方遠案洪引東觀記正文曰變方遠案洪引東觀記曰變方遠○劉攽曰據陵言日食則是遠方也言方遠無理與注皆誤）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已巳宗祀明堂登雲臺改元永和大赦天下秋七月徂師蝗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參露十二月象林蠻夷叛乙巳以前司空王龍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充縣屬武陵郡故城在沅州黔陽縣東北充音統夷道屬南郡也）都尉擊破白馬羌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

破之二月辛亥北海王翼薨乙卯司空王
卓薨乙丑光祿勳馮翊郭虞爲司空（虞子君賢池陽人也）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五月日南叛蠻攻郡府秋七月九卮（續漢書曰志字仲節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已酉

相楊皓下獄死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夏四
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大破之
戊午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戊
辰封故濟北王壽子安爲濟北王秋八
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祿大夫
案行稟貸除更賦冬十月戊午校獵上林
苑歷函谷關而還十一月丙寅幸廣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庚子
中山王弘薨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
車紐等叛圍美稷（美稷縣屬西河郡也）五月度遼將軍
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奴中郎將陳
龜迫殺南單于已丑晦日有蝕之且凍羌
寇三輔殺令長（且音子余反）丁丑令死罪以下及
亡命贖各有差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
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龔罷（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隴州西也）
羌寇武都燒隴關（隴關在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隴州汧源縣西也）壬午

太常桓焉爲太尉丁未以玄徙西河郡居離石（離石縣名在郡南五百九里西河本郡平定胡至此徙於離石）上郡居夏陽朔方
居五原句龍吾斯等寇上郡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
匈奴中郎將張耽擊破之車紐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
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沒安定太守郭璜
下獄死詔貸王侯國租一歲閏月鞏唐羌
寇隴西遂及三輔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
室三月武都太守趙冲討鞏唐羌破之庚
子司空郭虔免丁巳河閒王政薨丙午太
僕趙戒爲司空（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夏五月庚子齊
王無忌薨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大破烏桓
羌胡於天山（東觀記曰耽將吏兵繩索相縛上通天山）鞏唐羌寇
北地秋七月甲午詔假民有貲者戶錢一
千八月丙辰大將軍梁商薨壬戌河南尹

梁冀爲大將軍九月諸種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蝕之冬十月癸巳徙安定居扶風北地馮翊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賾幽深也索求也）秋七月始置承華廄（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

六百石 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與奧鞬臺耆等反叛（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丁卯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羡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九月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甲戌行車騎將軍張喬罷。（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峻字伯師下邳徐人也）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爲將校者各一人是歲廣陵賊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鄢陵侯劉寵薨國遣使貢獻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縣破之（參縣屬蜀安定郡綿竹音力金反）六月乙丑熒惑犯鎮星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甲辰減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貸王侯國租一歲閏月趙沖擊燒當羌於河陽破之（河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十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是歲涼州地百八十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

按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吏秋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慰畅恩澤恵此下民勿爲煩擾三月庚子沛王廣薨領護羌校尉南郡江夏盜賊寇掠城邑州郡討平之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賜人爵各有差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八月揚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斂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論曰古之人居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

離遭也矯正也左傳曰晉矣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情僞益知之矣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儆辟之多與殆近也言順帝之辟不能正也古今注曰幼少在位口中司馬彪曰子曰幼崇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

在洛陽西十五里陵高八丈四尺周二百步

庙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雁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詔三公特進矦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已未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

等於壓陽軍敗耀顯爲賊所殺冬十月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阯刺史夏方招誘降之壬申常山王儀薨已卯零陵太守劉康坐殺無辜下獄死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擁無上將軍攻燒城邑已酉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是歲羣盜發憲陵護羌校尉趙冲追擊叛羌遷王庢所削戶邑彭城王道薨叛羌詣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歲清河王蒜徵至京師

孝質皇帝諱纘（謚法忠正無邪曰質古今通曰纘父守曰纘）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冲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節以王青

蓋車迎帝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已未葬孝冲皇帝于懷陵（在洛陽西北十五里伏門鄉四丈六尺周百八十三步今注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九江賊徐鳳等復攻殺堂邑江都長（堂邑縣屬蜀郡今揚州六合縣也）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曲陽東城長（曲陽縣屬九江郡在淮曲之陽故城在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也）甲申謁高廟乙酉謁光武廟二月豫章太（虞續坐贓下獄死乙酉大赦天下賜人爵及粟帛各有差）遷王庢所削戶邑彭城王道薨叛羌詣左馮翊梁並降三月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馬勉范容周生大破斬之（東觀記曰傳檄下邳及所過城門令皆開工即斬反虜詣洛陽上印綬反虜百六）夏四月壬申雩庚辰濟北王定薨冊陽賊陸宮等圍城燒亭寺冊陽太守江漢擊破之五月甲午詔曰朕以不德託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

爾雅曰京憂也 故得禱祈。劉攽曰案文云禱無理當是復字 明祀靈
潤澤前雖得雨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還
復開霽寤寐永歎重懷慘結 寤覺也寐寐也詩曰寤寐永歎 惟百姓
罔老 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爲乎
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
切任出以須立秋 王隱曰立秋郡國有名山大澤能
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潔齋請禱竭誠
盡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
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
賴其德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澤及枯骨又況人乎 今遣
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
卹以慰孤魂是月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
鳳等斬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
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
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

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
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 魯閔公立二年而躋僖公立僖雖是閔庶兄然嘗爲閔臣位次在閔下後文公即位乃進僖公神位居閔之上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設梁曰從祀先公貴正也 其
令恭陵次康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六月
鮮卑寇代郡秋七月庚寅皁陵王代蠶廬
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台 音吁夷令楚州縣也 滕撫遣
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庚戌大傳趙峻薨
冬十一月己丑南陽太守滕撫擊破韓昭坐贓下獄
死 東觀記曰張賊一隱五千萬臨事徵下獄 丙午中郎將滕撫擊
廣陵賊張嬰破之丁未中郎將趙序坐事
弃市 東觀記曰取錢練丁七十五萬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
帝攻殺九江太守揚岑滕撫率諸將擊孟
等大破斬之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
以欽天道 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鴻範九

疇休咎有象 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安國注云咎大也範法也疇類也言天與大也範法也疇類也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之以成九類其八曰庶徵曰休徵也咎惡也徵驗也人君行善政則百穀用成家用平康是休徵也政有乖失則百穀用不成家用不寧是咎徵也休咎有象也象人君之政作家夫瑞以和降異因逆

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 言君政純和則瑞氣降禁雖微其應乃大前聖所重若逆時令則災異應所謂重即謂之應

憲防競逆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言過出明德慎罰尚書康誥之言方春東作微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言東作之時須育養細微敬事之始勑記月令孟春之月無殺胎天飛鳥無巢無卵慶賜遂行無有不當書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廣陵太守王喜坐討賊逗留下獄死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 謂比年張嬰寇廣陵華孟寇九江也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

又稟給貧羸庚代太白犯熒惑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

中之臺時梁皓王襃盧奐等皆冀所忌出之外郡李周黃瓊之薦也

贊曰若濶初立時髦允集

周曰士出之俊猶毛出之俊也

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以玉壻

匪砥匪矢終淪讎嬖

砥礪也華改也翰没也言順帝初升天位又羣賢皆集不能因茲自勵改革高朱而終溺於私愛近宦中官養子驕橫襲封爵之類也

世及保阿傅士后家

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傳姆之類也

政移艷妻扇炭非歲

艷妻謂孫壽也扇炭謂梁冀之類也

陵夷五侯擅朝

五侯謂梁氏五侯也

質弒以聰陵折在運天緒三終

言終運天折在於時運所以天之佩緒致二終也

順沖質帝紀第六

今淮夷未殄軍師暴出（都尉兵盱台江都 旄近淮故言淮夷時中郎將蔡撫擊破之其餘衆猶未殄也）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信音甲古字通）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九月戊戌追尊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後漢紀云）孝穆皇后皇考孟孫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匽氏爲孝崇博園貴人（園本廣陵吾縣之地也帝既追尊父爲孝崇皇其陵曰博陵置園廟焉故曰博園在今瀘州博野縣西貴人位次皇后金印紫綬）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灾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荊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沛國言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謂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諫議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博士掌通古今此六百石謂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謂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中郎將下之屬官也議郎比六百石郎官課三中郎將下之屬官也）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壬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藏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弃市論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又詔曰比起陵塋（作靜陵也）殄歷時歲力役既廣

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儻或在茲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各六月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道亭侯便爲阜陵王便光武玄孫也阜陵王攸之子以順帝陽嘉中封勃爲勃海王攸之子以順帝陽嘉中封勃爲勃海王攸之子以順帝陽嘉中封勃爲勃海

月癸丑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
車駕移幸南宮六月改清河爲甘陵立安
王得子經矣理爲甘陵王安平今定州縣也經今貝州經城縣秋
七月京師大水河東言木連理冬十月長
平陳景自號皇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
伯亦稱眞人並圖舉兵悉伏誅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夏四月丁
卯晦日有蝕之續漢志曰在東井二十三度東井主法梁太后枉殺公卿犯天法也
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
爲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
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已上略成
帝詔聞者日食陰侵陽臣下專政之戒朕
匪遑啓處違曜也啓跪也詩小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傅不云乎日
食修德月食修刑公羊傳之文也昔孝章帝愍前
世禁從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
還故郡沒入者免爲庶民先皇德政可不

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
友親從坐及吏民滅死徙邊者悉歸本郡
唯沒入者不從此令六月庚子詔大將軍
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乙卯震憲陵寢屋
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續漢志曰時似羊脾或大如手五行傳云弃法律政令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擅柱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廉縣屬鉅鹿郡也
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前書曰旗星中四星名曰天市
京師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詔
司農河內張敬爲司徒敬字歲孫十一月甲申
詔曰朕攝政失中災如疾首盱睢苦戾反人之苦也郡縣阡陌

而負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壖官之餘地也前書音義曰壖）表識姓名為設祠祭又徙在作（城郭旁地音奴桑反下同壖二反）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已亥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謂順帝）

（後漢書曰前殿小子遭家不造（謂順帝）永惟太宗（謂文帝）之重深思嗣續之福詢謀台輔誓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統業天下協和萬國咸寧元服已加將即委付而四方盜竊頗有未靜故假延臨政以須安謐幸賴股肱禦侮之助殘醜消蕩（謂建和二年長安陳景及前白作謀反亦伏誅）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通洽同遠鬾復子明辟之義（尚書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世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今太后亦還政於帝也）近慕先姑歸授之法（先姑謂安帝閻皇后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歿則曰先舅先姑也及爾雅曰婦人謂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今令辰皇帝稱制羣公卿士屢恭爾位殫乂力一意勉同斷金（金者剛之物也言人能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展也大成則所望矣（詩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鄭玄注云允信也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是心誠能致太平也言誠能致太平也）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裴姓優名也風俗通曰裴伯益之後）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從幸北宮甲午葬順烈皇后夏五月庚辰尊博園貴人曰孝崇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梓潼縣屬廣漢郡故城今梓州縣也有梓水）冬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廬江大疫甲午河間王建薨夏四月己丑安平王得薨（河間孝王開之子初為安成王後改曰安平）京師旱任城梁國飢民相食司徒張敞光

祿勳吳雄爲司徒秋七月武陵蠻叛冬十月司空胡廣罷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閏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黃瓊爲司空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寘國所殺（敬投于寘王建故國人殺之）丙辰京師地震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鄧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縣名屬濟陰）金城言黃龍見在允吾（縣名屬金城郡）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見允街（允街縣名屬隴西郡）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特進趙戒爲司空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贓下獄死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三月丁亥幸鴻池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二年春二月丁卯幸魯祠王廣薨無子國除秋七月郡國二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

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之絕安慰居業冬十月太尉表湯免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爲司徒光祿勳房植爲司空十一月丁丑詔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是歲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極言直諫者各一人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勑已修政庶望有補其興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長直亮反）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張衡對策曰水者人君之恩不施下及而教逆也）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

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東海朐山崩朐山名也在今海州朐山縣南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雲漢詩大雅篇名也周宣王時大旱故作詩傳彼雲漢昭回于天鄭玄注云雲漢天河也傳云轉運於天時旱禱雨故宣王夜視天河望其候焉川靈涌水蝗蟲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飢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飢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太尉胡廣兗司徒黃瓊爲太尉閏月光祿勳尹頌爲司徒頌字公孫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爲太初皇帝伏誅冬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寇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司隸州洛陽即冀州

郡賑給貧弱若王矦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貸音吐得反又音徒得反以助廩貸其百姓吏民若以見錢雇直雇由也酬也王矦須新租乃償償音市掌反也待夏四月白烏見齊國六月洛水溢壞鴻德苑續漢志曰水溢至津城門漂流人物時保襄事政疾害忠良威權震主後遂誅也南陽大水司空房植免太常韓縯爲司空縯音翼善反詔太山琅邪遇賊者勿收租賦復更算三年文詔被水死亡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虜掠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亡失穀食尤貧者廩人二斛巴郡益州郡山崩益州郡名也武帝置諸本無郡字者誤也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漢官儀曰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建武七年省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置關都尉今一郡皆脫不具故置南匈奴左薁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美稷西河縣也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中官常侍

以下二月甲申東海王臻薨三月蜀郡屬國夷叛秋七月鮮卑寇雲中太山賊公孫舉等寇青兗徐三州遣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監丞官（漢官儀曰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也）十二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已未大赦天下夏四月九眞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眞都尉魏朗擊破之屯據日南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六月初以小黃門爲守宮令置丞（漢官儀曰守宮令一人黃門丞僕射一人並秩六百石也）京師蝗秋七月河東地裂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蜀郡長少國在益水之東）司空韓縯爲司徒太常北海孫朗爲司空（朗代字平）

延熹元年春三月已酉初置鴻德苑令（漢官儀曰苑令一人秩六百石）夏五月已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師蝗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博陵郡故城在今定州博野縣也後徙安平）大雩秋七月已巳雲陽地裂甲子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爲太尉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擊破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已亥阜陵王便薨蜀郡東寇蠶陵縣令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京師雨水六月鮮卑寇遼東秋七月初造顯陽苑置丞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大將軍梁冀謀爲亂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胤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

戟等及中外宗親數十人皆伏誅太尉胡
廣坐免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下獄（胡廣記曰宮止長壽亭滅死一等以爵贖之）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
陵爲貴人家詔曰梁冀跋扈暴濫亂王室孝
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悒畏私行殺毒
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和平元年自司空太后所居皆以下樂爲稱制官寮皆同）太傅少
游馬（太傅馬融）冀又遏絕禁還京師（前太后常居南宮調不得在洛陽）使
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
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
具瑗左悺（說文心旁宦即憙憂也音工喚又今作悺）唐衡
尚書令尹勳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誅刻
之間殪逆梟夷（梟縣首於木也）斯誠社稷之祐臣
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
人爲縣侯勳等七人爲亭侯（五縣屬漢中超勳屬武
陵具瑗東武陽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尹勳宜陽都鄉亭張敞山陽西鄉侯亭
陽參縣武仁亭李瑋宜陽金門侯放免向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卿）於是稱曰故恩

私多受封爵大司農黃瓊委太尉光祿大
夫中山祝恬爲司徒（恬字伯休盧奴人）大鴻臚梁國
盛允爲司空（允字伯代）初置秘書監官（漢官儀秘書監一人）
冬十月壬申行幸長安乙酉幸未央宮
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二陵
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己
巳至自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園陵人
五斛行所過縣三斛燒當等八種羌叛寇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
軍單超薨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
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河
所經積石是也）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夏
四月上郡言甘露降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秋七月司空盛允

爲司徒太常虞放字子仲東海人也長沙蠻寇郡界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趙某史闕名也持節督州郡討之丁亥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冬十一月日南蠻賊翠衆詣郡降勒姐音子野反也叛也段熲擊破之太山賊尉矣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宋貢討破之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丙署署名也續漢志曰丙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宦者爲之主中宮別廁二月壬辰武庫火司徒盛允免大司農種暠爲司徒三月省冗從右僕射官永壽三年置太尉黃瓊免夏四月太常劉矩爲太尉甲寅封河間王開子博爲任城王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巳卯京師雨雹東觀記曰大如鵝子續漢志曰蘇殺過差寵小人也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山博今博城縣也太山有徂來山一名大衆已酉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黃瓊爲司空權絕奉破之零吾羌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太山賊先零諸種並叛寇三輔秋七月京師雩減公卿以下奉貸王矣半租占墾陵園冬十月天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九月司空黃瓊免大鴻臚劉寵爲司空冬十月天竺國來獻南陽黃武與襄城惠得昆陽樂李訣言相署皆伏誅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十二月夫餘王遣使來獻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監丞永壽三年置南宮內署火三月沈氏羌張掖酒泉壬

午濟北王次薨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
蒼梧東漢記曰時攻蒼梧賊銅虎符太守甘定斬
縣驚馬逸衆突入宮殿乙丑恭陵東闕火
安帝陵也戊辰虎賁掖門火己巳太學西門自
壞五月庚陵園寢火殤帝陵也長沙零陵賊起
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脩
督州郡討之不剋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
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秋七月

己未南宮承善閣火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廣雅曰闈謂之闥鳥嘗
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八月
庚子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
勿與冬衣東觀記曰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
簡選被寇不勝軍事者留住寺減半奉祿以濟
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艾
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東觀記曰時賊乘刺
史車包據臨湘居太守舍藏萬人以上北益陽殺
長吏攻縣名屬豫章郡故城今在洪州建昌縣又零
陵蠻亦叛寇長沙己卯罷琅邪都尉官永
壽元年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
李肅坐棄北奔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
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艾換王矣租
以助軍糧出灌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
緄大破叛蠻於武陵京兆虎牙都尉宗謙
坐贓下獄死京兆虎牙都尉鄧淵羌寇武威
張掖酒泉太尉劉矩免太常楊秉爲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嵩薨三月戊戌

大赦天下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栩字季
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五月鮮卑寇遼東
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平陵昭帝陵也桂陽
溢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叛太守陳
奉與戰大破降之隴西太守孫羌討滇那
羌破之八月車騎將軍馮緄免冬十月丙
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十一月
司空劉寵免南海賊寇郡界十二月衛尉

周景爲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浦王榮薨三月癸亥隕石于鄴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五月己丑京師雨雹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荊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溢賊及蠻夷大破平之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賜守冢以下各有差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祠湖陽新野公主薨哀王壽張敬侯崩光武時立廟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爲周守藏吏有神廟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也苦音户又如字）勃海王悝謀反降爲瘿陶王（瘿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瘿陶縣西南）丙申晦日有食之

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太僕左雄有舉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太僕左雄有舉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廢河南尹鄧萬世（鄧后之叔也）虎賁中郎將鄧會下獄死（鄧后兄子）護羌校尉段熲擊畔姐羌破之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惠帝也）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房祀謂堂也王逸傳已時嗜慾縣祠淫祀大興卓度前洛陽留令王逸祠）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五月壬申罷太山都尉官（永壽元年置）丙戌太尉楊秉薨丙辰繞氏地裂桂陽胡蘭朱蓋等攻桂陽郡縣轉寇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拒之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蘭蓋大破斬之（謝承書曰抗徐字伯徐河間人少爲郡佐史有膽略三府表徐有將率之任特遣長沙太守風洽追曰懼大夫三抗之後漢有抗喜爲漢中太守）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又桂陽太守任胤背叛敵畏懦皆弃市閏月甲午南宮長秋和歡殿鉤楯掖庭朔

平署火長秋宮名廣宮曰掬平署司馬一人六月戊辰初郡國有田者
於湟中大破之皇水名在外黃水出湟水秋七月太中大
夫陳蕃爲太尉八月丁未京師地震冬十
亩斂稅錢畝十錢也九月丁酉詔曰
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劉茂爲司空代字或盛或越人也
辛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勃海妖賊盖登
等稱黃帝甘反
相署置皆伏誅續漢志曰張角稱大賢良師奉太平道
德陽殿西閤黃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
門燒殺人虎賁衛士掌宿衛兵
開王國侍臣殺衣將衣服署置也
十一月壬子
使中常侍
太上皇伏誅東觀記曰藏異鉅田得金印紫綬與龔陵以與龔陵
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
盜賊徵發南州尤甚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宁仍獲徵其令大
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
者勿復收責其灾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
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傳行人
相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
戶者遣三府掾屬稟之陳留太守韋毅坐
臧自殺夏四月濟陰東郡來郡濟北平原河水
清司徒許栩免五月太常胡廣爲司徒六
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秋七
月沈氐羌寇武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
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免庚午祠
黃老於濯龍宮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
南匈奴烏桓鮮卑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
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并作符書稱

尉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並以譖
弃市 時小黃門趙津犯法贊考殺之
宦官怨恚內司承旨奏誅寧 司空劉茂免
大秦國王遣使奉獻 時國王安敦獻
象犀角玳瑁 冬十二
月洛城傍竹枯傷光祿勳汝南宣酆爲
南匈奴烏桓率衆詣張奐
司空 酆字伯非封
中陽亭侯
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
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 何焯曰時將以書之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
張奐破平之當煎羌寇武威護羌校尉頻
追擊於鸞爲大破之 鸞烏聊名臧武
安縣故城在
平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五月丙申京師及
上黨地裂廬江賊起寇郡界壬子晦日有
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六月庚申
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 時李膺等頻
引宦官子弟
宦官多懼靖帝以天時當
赦帝許之故除黨錮也 丙寅皇陵王統薨秋

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
見續漢志曰時人欲就汜浴見之水濁因相戲忍此
中南黃龍語遂行人門郡欲以爲美故以告之時
以書帝紀相帝政化衰缺而多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人
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人言生龍皆龍孽也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
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爲收斂
其亡失穀食稟人三斛冬十月先零羌寇
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破之十一月
西河言白兔見十二月壬申復癮陶王悝
爲勃海王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
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歲
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 前史謂
東觀也 飾
芳林而考濯龍之宮 薛綜注東京賦云芳林苑
名芳林園東京賦云濯龍芳林
考成也既成而祭之云
傳曰考仲子之宮也 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
浮圖今佛也續漢志曰祠老子於濯龍宮文
異爲壇飾淳金銀器設華蓋之坐周匝懸
桑下爲民祈福報應 及誅梁冀斯將
聽於神乎 左傳曰史囂曰國將興
聽於人將亡聽於神

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闘虐流
衍四方五邪謂單超徐璜
左悺唐衡
具瑗也自非忠賢力爭虐折
姦鋒忠賢謂李膺陳蕃竇武黃瓊成瑨
等各上書極諫以折宦官竊其之鋒也雖
願依斟流匪亦不可得已帝王紀曰夏帝相羿
羊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史記曰周陽王好利奉宋周
人相與畔而襲篡王出奔于鄙言而寵幸宦豎令執
威權類忠臣李膺等以覈治之獨不然則雖
離如夏相懷斟灌之難不可得也斟灌謂尋國故
戚在今青州
壽光地也
贊曰桓自宗支越踰天禄越踰非次也踰并也
天禄天位也左傳子
家羈曰天
祿不再
政移五倖刑淫三獄倖佞也淫盛也五
倖即上五邪也三
獄謂李固杜喬李雲
杜眾成瑨翟酺也
紛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
據桓帝納二皇后又傳採宮女五六千人並無子也
傾宮雖積皇身靡續帝王紀曰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爲
太將軍巳亥帝到夏門亭東觀記曰到夏門外
萬壽亭舉臣謁見
使竇武持節以玉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

靈帝紀第八 范曄 後漢書
孝靈皇帝諱宏諡法曰亂而不損曰靈仗
慶古今性曰宏之字曰
玄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養世封
解瀆亭侯以河間王子封爲
縣東北也帝襲侯爵母董夫人相帝崩無子皇
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守
光禄大夫劉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間
奉迎續漢志曰儵音條通公爲史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班

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寧以前太尉陳
蕃爲大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二月辛酉葬
孝桓皇帝于宣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高十二丈周三百步）廟曰
威宗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大赦天
下賜民爵及帛各有差段熲大破先零羌
於逢義山（山在今原州平涼縣逶迤一作陰）閏月甲午追尊皇
祖爲孝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皇后考爲
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貴園在今鞏縣北陵呼爲南俗呼爲二皇陵）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巍司空
宣酆免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五月丁未
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
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
千石清高有遺惠爲衆所歸者皆詣公車
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六月京師雨水秋
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

（涇陽縣名屬安定故城在原州涼縣南也）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
寵爲司空九月丁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令尹勳侍
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
遷于南宮（太后父故武鄉侯諡曰哀今武鄉侯既絕故太后遷于故第）司徒胡
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
鴻臚許栩爲司空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
之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錢贖各有差十
一月太尉劉矩免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
尉（姓聞人名襲字定卿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丙辰司徒劉寵免太僕許訓爲司徒
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三月乙巳尊
博陽靈帝名獨安定故城在原州涼縣南也
博陽靈帝名獨安定故城在原州涼縣南也
博陽靈帝名獨安定故城在原州涼縣南也

訓字季師平輿人 太僕長沙劉囂爲司空 習名字重穆 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公車羌悉平 熲字紀明潁川人 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 冊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奮奮擊破之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謁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等皆爲鉤黨下獄 鉤謂鉤連 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 五屬謂五服內親也 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 續漢志曰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辜方閹也後稍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讖非尉人名悉入方筒中 庚子晦日有食之 字公虎扶溝人也 隱皓鮮卑寇幽劉寵免太僕郭禧爲太尉節爲車騎將軍將軍百餘日罷

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夏四月太尉郭禧罷太中大夫閒人龍 龍字公威平陵人 爲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寵罷八月大鴻臚橋玄爲司空九月執金吾董龍下獄死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 東平陵縣名屬濟南續林曰濟州東平陵故城在今濟州東平陵縣也許南方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水口中道噉如故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各有差唯黨人不赦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閒人龔 南平人 免太僕李咸爲太尉 卓字元汝 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夏四月太常來豔爲司空 豔字季德 南陽新野人 五月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秋七月司空來豔免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

后 敬金吾宋鄭女前年入被寵為貴人 為司空 侯字伯禮潁川潁陽安定人 前司空許相為司徒冬
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李咸免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長樂太僕虞
罔國王下獄死 國王陳愍王寵也臣賢案陳敬王羨傳云建武十五年徙封山陽十七年薨子崇嗣薨子敬王寵嗣永平十八年徙封淮陽十三年薨子頃王伷嗣薨子哀王儲嗣薨子悼王竦嗣薨子敬王寵嗣又東觀記云陳敬王相師遷坐誣
貴有罪自殺六月京師雨水癸巳皇太后
寶氏崩秋七月甲寅薛相思皇后宦官諷
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 時有
人書朱雀闕云天下大赦黨人當出其年冬十月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皆尸祿故拘之事見宦官傳 冬十月勃海王悝
被誣謀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殺十一月
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
守陳夤討破之十二月司徒許栩罷大鴻
臚袁隗為司徒鮮卑寇并州及酒泉
恢夷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丁

丑司空宗俱薨二月壬午大赦天下以光祿
勳楊賜為司空三月太尉李咸免夏五月
以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沛相師遷坐誣
罔國王下獄死 國王陳愍王寵也臣賢案陳敬王羨傳云建武十五年徙封山陽十七年薨子崇嗣薨子敬王寵嗣永平十八年徙封淮陽十三年薨子頃王伷嗣薨子哀王儲嗣薨子悼王竦嗣薨子敬王寵嗣又東觀記云陳敬王相師遷坐誣奏市朝鬼神所為市朝謂眾人所集處也 六月北
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 續漢志曰時山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
除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潁川唐珍為
司空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太
尉段熲罷鮮卑寇幽并二州癸酉晦日有
食之
三年春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二月己巳
大赦天下太常陳耽為太尉 耽字漢公東海人也 三月
中山王陽薨無子國除夏六月封河間王
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秋洛水溢
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十一月楊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

大破許生於會稽斬之任城王博薨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鮮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罷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封河間王建孫佗爲任城王（建桓帝弟也）四月郡國七大水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寢（成帝陵也在今武陽縣西）遣使者持節告祠延陵鮮卑寇幽州六月弘農三輔蝗遣守宮令之（監穿渠爲民興利（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無鹽今濟州須昌縣西有鹽城鹽也○劉攽曰鹽城當作鹽地耳及字訓爲鹽地然則古字又與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二漢志不謂也爲監家案地志求鹽所在則無之也不據今所見則有地云）今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拜沖帝母虞美人爲憲園貴人（美人也憲園在洛陽東北）質帝母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

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漢官儀曰太子舍人五家
郎中並拔一百石無算 是歲鮮卑寇幽州沛國言黃龍見譙
六年春正月辛巳大赦天下二月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 城門洛陽城南門也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康曰小人在位厥妖城門自壞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鮮卑寇三邊 討東西與北邊 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衛尉陳球爲司空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並伐鮮卑晏等大敗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 東觀記曰白衣人言梁陌妄教我去不獲上聞與中黃門指賢語因忽不見 帝臨辟雍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十一月司空陳球免十二月甲寅太常陳耽爲司空鮮卑寇遼西永安太僕王旻下獄死 永安宮之大僕也

六反 庚辰司徒楊賜免太常陳耽爲司空鮮卑寇雲中遼西永安太僕王旻下獄死永安宮之大僕也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太尉孟戚罷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 滂字公喜 已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太常常山張顯爲太尉 顯字智明楼伸記曰顯爲梁相新兩後有鸛飛翔迴旋久之堕地化爲圓石顯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司空陳耽免太常來豔爲司空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 東觀記曰白衣人言梁陌妄教我上聞與中黃門指賢語因忽不見 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 東觀記曰墮庭中如車蓋隆起黑迹五色有暉潤長十餘丈形白似龍 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 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據楊賜陳云嘉

八月有星孛于市九月太尉張顥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司空來豔薨冬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皇后宋氏廢后父執金吾酆下獄死丙子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光祿大夫橋玄爲太尉是歲鮮卑寇酒泉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曰君臣相代厥妖馬生人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罕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私令左右賣公卿公

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時丁碌長和劉上言黨人錮及五族宜垂典訓帝從之東平王端薨五月衛尉劉寬爲太尉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將張脩有罪下獄死脩張奐從弟立美淳爲單于呼徵更立美淳爲單于故坐耳冬十月甲申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巴郡板循蠻叛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剋十二月光祿勳楊賜爲司徒鮮卑寇幽幷二州是歲河間王利薨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京房易傳曰三首下不一也厥妖人生兩頭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二月公府駐鴈廡自壞公府三公所也駐鴈學車廡也廡音無禹反續漢志云南北四十餘間壞三月梁王元薨夏四月江夏蠻叛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秋表是地震涌水出表是

縑贖各有差冬閏月有星孛于狼弧（二星名也）鮮卑寇幼并二州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爲皇后（南陽人也車騎宋之女也）是歲作罘罳（罘罳臺西闕屏也今洛陽宮門外也）昆苑（罘罳苑有二東門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池周三千三百牧立在洛陽宮北）四年春正月初置驍騎（驍騎善馬也謂騎騎發也）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

（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專人賈買而自取其利）二月郡國上芝英草（漢舊儀曰芝大如車蓋）秋七月河南言鳳皇見新城鞏鳥（書曰鳳皇來儀）隨之賜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衛尉許栩（栩音況羽反）坐救天下交阯合浦烏滸蠻破之六月庚辰雨雹

（史即給尚書郎許史之族）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鮮卑寇幼并二州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一寸長八寸）旋京師轉相放效（續漢志曰靈帝好微行數出遊觀於平樂西邸門外開市販賣使諸采女交肆其間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臨帝躬自操轡驅馳周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司徒陳耽免夏四月旱太常表隗爲司徒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火（永樂太后所居也）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巴郡板楯蠻詣太守曹謙降癸酉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冬十月太尉許栩罷太常楊賜爲太尉校獵上林苑還

函谷關遂延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二月復長陵縣北豐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圜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都亭在洛陽八關謂轘轅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時中常侍呂強上書曰竊見黃門中常侍高梁趙忠張讓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李巡張恭劉賢等十二人並蒙恩寵或父子兄弟布列內外或協邪作威或傳授姦黨自初以來未有斯比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貴莫過於生今此諸人或上負皇恩下殘百姓或蔽公卿之聰或塞忠良之路或賣爵鬻官或傷財害命或引納豪猾或通行貨賂或侵掠百姓或妄殺無辜或放縱奴客或交通郡縣或侵奪民利或妻妾出入與乘輿同車或兄弟姻親並據州郡或一門數侯或兼官十職或竊人財寶或發人墳墓或略人妻女或掠奪財物或誅滅良善或恐嚇取貨或篡易詔書或偽作制度或擅調軍資或私賦調斂或出納王命或擁隔主聽或壞亂法令或破碎國典或斷絕人命或興造無度或空竭府藏或禁錮忠良或廢棄清白或寵嬖佞邪或信用讒慝或疏遠貴戚或閉塞賢路或壅蔽天聰或侵削稅民或擾亂百官或虧損聖德或毀敗風俗或驕奢淫佚或荒亂酒色或交結外援或離間骨肉或棄德尚刑或貪財好殺或聚畜禽獸或走狗馳馬鬻拳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遣北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爲太尉（盛字伯眺）司空張濟罷大司農張溫爲司空朱儁爲黃巾波才所敗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宮者下獄死（詩鈞上書曰今斬常侍縣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卻於此也帝以章示常侍故下獄）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邵陵縣名屬豫州郡國志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五月皇甫嵩朱儁復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長社今許州縣也故城在長葛縣也）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交阯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阯刺史賈琮討平之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黃巾於西華（西華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詔嵩儁討東郡朱儁討南陽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

植抵罪（植連破張角乘勝當破之小黃門左豐言於帝數植減死一等）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剋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續漢志曰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里角共胎以爲不祥墮地棄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秋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寇郡縣（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聚病人符水爲道以米五斗賜爲五斗賜師）河南尹徐灌下獄死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倉亭獲其帥（其帥卜巳也倉亭在東郡）乙巳詔皇甫嵩北討張角九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廣宗獲張角弟

梁角先死乃戮其屍（戮棺斷頭傳送馬市）以皇甫嵩爲左騎將軍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黃巾于下曲陽斬張角弟寶潼中義從胡北宮伯王與先零羌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爲軍帥攻殺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伶姓也）（有大太伶鳴）癸巳朱儁按宛城斬黃巾別帥孫夏詔減太官珍羞御食一肉餚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歲下邳王意薨無子國除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搏忌龍蛇鳥獸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二年春正月大疫珙璋邪王據薨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續漢志曰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樂成殿及北闕度道西鴻德和鸞殿）己亥廣陽門外屋自壞（洛陽城西面南頭門也）秋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寇郡縣（續漢志曰特號靈臺臺臧甲兵弩一一備具續漢紀曰脩以符水爲人病者使出錢五斗號爲五斗賜師）河南尹王畿有罪誅國除冬十月皇甫嵩與黃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戮棺斷頭傳送馬市）以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又破黃巾于下曲陽斬張角弟寶潼中義從胡北宮伯王等寇三輔遣太尉鄧盛罷太僕河南尹何苗代大風雨雹五月太尉鄧盛（延字公威鄧禹之子）秋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王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光祿大夫許

相爲司空（相字公弼平輿人共侯猛之子）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張溫破北宮伯王於美陽（縣名故城在今關州金城縣東也）因遣溫還屯槐里擊之圍槐中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克鮮卑寇幽并二州二州是歲造萬金堂於西園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大赦天下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復脩玉堂鑄銅人四黃鍾四（其中黃鍾也子爲黃鍾丑爲大呂時使天下歌也時延令軍鼓鼙）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官者傳寒門猶州南陽條）

鮮卑寇幽并涼三州

夏四月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太守傳燮戰沒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並叛寇三輔太尉張溫免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宮字元雄）

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劉艾紀西門外劉倉事也）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劉敞曰舉純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九月葬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鬬相殺（檮陵仲帝陵也繼漢志曰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也）冬十月武陵蠻叛寇南郡郡界郡兵討破之前太尉張延爲宦人所譖下獄死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黎陽賊殺中牟令（中牟本鄭州縣及主簿者案臨時牟不能防備被害）己亥南宮內殿門災邕自壞（前書音義曰災邕連屈曲貌也音羽思）三月河南尹何苗討黎陽賊破之拜苗爲車騎將軍夏四月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太守傳燮戰沒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並叛寇三輔太尉張溫免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宮字元雄）

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劉艾紀西門外劉倉事也）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劉敞曰舉純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攻殺右北平太守劉

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
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劉攽曰舉張
正一作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
贖冬十月零陵人觀鴻觀姓鴻名自稱平天將
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十一月
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十二月
休暑各胡叛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
傳世入錢五百萬

五年春正月休暑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
紀丁酉大赦天下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
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
河東三月休暑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
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夏四月
汝南葛陂黃巾攻沒郡縣鞏縣屬河洛陂在今許州
郾陵縣西北
曹嵩罷五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鞏縣
胡陽人也六月丙寅太風太尉樊陵罷益州黃

巾馬相攻殺刺史郗儉自稱天子又寇巴
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
郡國七大水秋七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爲
太尉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典軍校尉曹操爲助軍左校尉趙融爲助
右校尉諫大夫夏牟爲助
許相罷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
弘爲司空守宗正高安侯劉袁人衛尉董重爲驃騎將軍九
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遣中郎將
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
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青徐
黃巾復起寇郡縣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
耀兵於平樂平樂觀在洛陽城西十一月涼州賊王國
圍陳倉右將軍皇甫嵩高救之遣下軍校尉
鮑鴻討萬陵黃巾巴郡叛蠻寇掠遣上軍
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公孫瓚與張純戰

於石門大破之（時烏桓反叛與賊張純等攻薊中故瓚追擊之石門山名也在今幽州西南）是歲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大破王國於陳倉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下軍校尉鮑鴻下獄死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太尉馬日磾免幽州牧劉虞爲太尉丙辰帝崩于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上軍校尉蹇碩下獄（時蹇碩謀欲立渤海王協發覺○劉攽曰正文蹇碩下獄案碩以此時誅明少一死字）五月辛巳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重皇后之兄子也）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在洛陽西北三十里陵高十二丈周回三百步）雨水秋七月甘陵王忠薨庚寅孝仁皇后歸葬河間慎

陵徙渤海王協爲陳留王司徒丁宮罷八月戊辰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何進部曲將吳匡與車騎將軍何苗戰於朱雀闕下苗敗斬之辛未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小平津在今偃師縣西北續漢志曰時京師宮闕皆燒非王莽所燔號爲殷時非王莽所燔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帝春秋曰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上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帝喜貢曰君以閹官之賤投命濁流扶侍日月竟弄國柄階賊爲責劫迫之隸刀鋸之賤投湯泥扶持人君周旋帝王蕩覆王室微息爭爲臣賊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避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辛未還宮大

被天下改光喜爲昭寧并州牧董卓殺執
金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爲司空九
月甲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自六月雨至
于是月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誦二世指鹿爲馬史記
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
馬也問左右以驗之左右或言馬或言鹿
者高陰法中之自此左右不敢言之也而趙忠張讓亦紹靈帝不
得登高臨觀時宦官竝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
靈臺望見之乃使趙忠等諫曰人君不當登高高則百姓
散亂曰是不敢復登靈臺見宦官傳故知亡敝者
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
贊曰靈帝委體宦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子之謂歟徵亡備兆小雅盡缺詩小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缺亦
廢也麋鹿霜露遂棲宮衛史記曰伍子胥諫吳王不聽子胥曰臣今見麋
鹿遊于姑蘇之臺宮中生荊棘冶衣也言帝爲政貪亂
任倚不得其人舉以與賊帝遷都洛陽立西故麋鹿棲宮
徹也協韻音于舉荊反

○劉攽曰熹平五年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枝
圍竪中平五年又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枝倒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謚法曰聰明叡智曰獻協和萬邦曰獻以帝以巳故名曰協字伯和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爲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宮永安宮皇太后也遷也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故基在洛陽故城中大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負兵各六人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負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溲器焉子之蜀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媽者特聽掌御坐唾壺朝廷禁之至東京時屬蜀少府亦無負駕出則一人負博局棋局操軹蛇刻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又曰給事黃門侍郎八百石無負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應劭曰禁門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禁門拜謂之夕郎服虔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本既無負於此各置六人也獻帝起居注曰白謙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劉攽曰按乘輿中官俱止禁中案文當云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少一參字誤一與字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

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中侍從皇帝應對顧問拾遺補闕之官所領諸署謂內署令丞也應劭曰侍中本秦官掌乘輿服御從入內出宿衛侯王故加金璫貂蟬以飾其冠取其文雅黃門郎給事禁中亦加金璫貂蟬以侍帝者也故人並令士人代閹宦之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鉞斧侍於殿上鉞音越斧音甫武加金飾也四年改平漢書曰鉞然後專殺說文曰鉞斧也虎賁虎賁郎也賁奔也言其勇如虎之奔也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甲午豫州牧黃琬爲司徒遣使承制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白波谷名在西河郡白波賊帥郭泰等起於太原汾晉之間因以爲號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爲相國十二月戊戌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省扶風都尉尉置漢安郡護扶風郡時以二千石將軍武帝元鼎四年置中興二年省後漢書曰建武帝元鼎四年置中興二年省後漢書曰建武帝元鼎四年置中興二年省後漢書曰建

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黃琬司徒楊
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
尉周珌（珌音必東觀記曰周珌豫州刺史舉之子也續漢書魏志並作瑀音於以光
祿勳趙謙爲太尉（謙承書曰謙字彥信太尉
趙城之孫弼祁城都人也）大
僕王允爲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
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
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
宮（未央宮蕭何所造也東觀記曰對入
宮日大雨晝晦）己酉董卓
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董卓殺太傅袁
隗大鴻臚袁基夷其族（隗紹之叔父術之母
兄基以山陽兵越依紹術）
癸巳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大
鴻臚韓融以府除僑執金吾胡毋班（風俗
通云
胡毋姓本牒部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行胡貿易
人改氏此也）幹軍大敗董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
夏五月司空荀
爽免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大
鴻臚韓融以府除僑執金吾胡毋班（風俗
通云
胡毋姓本牒部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行胡貿易
人改氏此也）幹軍大敗董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
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六月丙戌地震秋七
月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
後將軍表術河內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

司空太尉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爲太尉九
月蚩尤旗見于角亢（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昇則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炎或曰蚩尤之精也王肅征伐四方角亢蒼龍之尾）冬十一月壬戌
董卓殺衛尉張温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
山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公孫瓚
與戰於東光（東光今滄州縣）復大破之是歲長沙有
人死經月復活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
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
（界橋存此也）瓚軍大敗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
族司徒王允録尚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
種撫慰山東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
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
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將
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
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

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奕
（三輔決注曰奕字文明茂陵人）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
頎並戰歿（頎音祈）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等
並自爲將軍己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隸
校尉黃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丙
子前將軍趙謙爲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
馬日磾爲太傅録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
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車騎將軍皇甫
嵩爲太尉司徒趙謙驃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
東將軍鄠出屯弘農甲申司空淳于嘉爲
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爲司空並録尚書事
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卒夷三族光禄大夫周忠
爲太尉參録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朝日有食之（袁宏記曰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點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請付理）

宮帝曰天道遠事驗難明欲絕姦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丁卯大赦天下三月表術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凡十二門東西南北頭門也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雨雹華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風俗通曰闕姓也承紹堯子之後也漢家有闕氏之後故以爲姓焉侍御史裴茂訊詔獄原輕繫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前書音義曰有聲形大約無聲爲枉矢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數學之不講講習也論語之文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劉攽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王隱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京房曰宮中將從天子後郎持戟後上東華之門也司空楊彪免太常趙溫爲司空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獻帝春秋曰喜侯嘉子也嘉是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元服二月壬午追尊益皇妃王氏爲靈懷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籍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前書音義曰長平陂名也上有觀在池陽宮南長安五十里今涇水南原北臨渭水是也樊稠是也亥宏紀曰是時馬騰以李傕等專亂以益州刺史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共誅傕焉遣子範將兵與劭騰故京州刺史种劭太常拂之子也拂爲傕所害劭欲報仇遂爲此戰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爲雍州續金城酒泉焉辛卯地震戊寅大赦乙巳晦日有食

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楊彪爲太尉録尚書事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冈徒原輕繫(冈音剛)(輕音遥)(繫音係)(洗音先)(冈徒原輕繫蕩滌也)是歲穀一斛五十萬錢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裘汶出大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邨有虚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糜音縻)(邨音村)(糜粥糜爛也)(量音良)(邨聚也)(糜粥糜爛也)(量音良)(邨聚也)(糜粥糜爛也)(量音良)(邨聚也

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學舍逼帝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獻帝春秋曰赤氣廣六七尺東至天市西至帝坐也）張濬復反與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祿勳邓泉衛尉士孫瑞廷尉宜播大長秋苗祀（獻帝春秋曰苗祀本名組以避諱改焉）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風俗通曰沮壞也言語時失宜沮壞之後音俱余反）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兩七里俗謂之七里澗崔浩云自商山北過於河）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略宮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幸陝夜度河乙亥幸安邑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丘（鮑丘水名出北塞中南流經九莊薊東綿諸之大揬河又東南經漁陽縣故城東是瓚之戰處見水經注）瓚軍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月韓暹攻衛將軍董承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謁太廟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韓暹爲大將軍楊奉爲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開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稆音呂薛綜曰稆拾也稆與穭同）或饑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辛巳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若曹操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風俗通曰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其後氏焉馬融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壺一曰字放曰注山陽公載記曰案文名一曰字）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

軍○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 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贈沮
憙為弘農太守庚申遷都許己巳幸曹操
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冬十一月
丙戌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
總己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
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飢江
淮閒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
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煨
討李傕夷三族傕故將在弘農者聞帝起居注曰陳膺
冬十一月盜殺大司馬張揚十二月癸酉
曹操擊呂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于冀國獻馴象
公孫瓚頻失利乃臨易河築京以自固故號易京其城三重周回六里今內城中有土京在幽州歸義縣南雅曰絕高謂之京兆人方俗之位
剛象謂隨人意也 是歲越巂男子化狗為女子

八年冬十月巳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斯禮
文獻故曰初紹章始復備八佾舞表紹紀云迎氣北郊
舞者之行列依周制安代樂始用八佾僭列也謂
之總章樂官名古之制也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
都官司直秩比二千石武帝元狩五年置掌佐
丞相舉不法也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
自領冀州牧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十二
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
賜以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魏
操攻譚譚不剋乃自
殺呼鼓應時破之書
魏武曰燕本姓諸常山真定人也黃巾起燕谷聚以年
為羣盜萬餘人博陵人張牛角為主牛角死燕代為主
改姓張燕燕剽勁絕倫飛燕聚至百萬號曰黑山賊張
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衆降秋九月賜百官尤
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三月曹操
破高幹於并州獲之典論曰洛都尉王
琰改之追斬其首秋七
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雁門郡史邯鄲商袁
宏

漢紀曰雁門
作涼州也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
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
原八國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
其蹋頓蹋頓匈奴王號柳城縣
名屬遼西郡今營州
星孛于鶉尾鶉尾巳之分己巳黃巾賊殺濟南
王贇河間孝王五代孫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
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温免夏六月罷三
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為丞
相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
勳郗慮為御史大夫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
高平人也少受學於鄭玄
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
劉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荊州降操冬十月
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
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 曹瞞傳曰時妻子伯昭在內今天寒可起說許已分天寒可起遂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復之比明城立超遂數挑戰不利操縱精兵擊大破之超遂走涼州也
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渭水嚮水溢蝮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九月
庚戌立皇子熙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 山陽公載記曰時許潮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銷之必姑與之其益德之漸乎
爲濟北王敦爲山陽王懿爲山陽王邈
冬十二月星孛于五
諸侯 五諸侯星名也

十八年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 獻帝春秋曰時著幽并涼州及涼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爲雍州省兗州并荊州益州并於定有兗豫青徐荊揚冀并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進號魏王
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 華嶠漢紀被收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東北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三輔決錄曰時有京兆金偉字德偉白以代為漢天子以攻紹左傳云平旦衆星皆見夜中星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漢水溢冬十一月孫權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魏志曰操字孟德薨時年六十六）子丕襲位（魏志曰丕字子桓操之太子）二月丁卯皇帝遜魏王丕稱天子（謝承書曰獻帝春秋曰帝時召羣臣卿士告祠高廟訖太常張音持節奉策璽綬禪位于魏王乃爲壇於繁陽故城魏王登壇受皇帝璽綬）奉帝爲山陽公（山陽縣名屬河內郡今懷州修武縣歷代）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子山陽之濁鹿城（濁鹿一名濁城亦名清陽在今懷州修武東北）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明年劉備稱帝亨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

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五十四謚孝獻皇帝八月壬申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續漢書曰天子葬太僕竇

四輪輜爲賓專大練爲屋樞中黃門虎賁各二十八人魏郡司空擇士造穿大史十日擇吉以下如禮大駕大鴻臚奉神主黃腸題湊便房次棚道立乘四馬先驅施旌長三刃十有二旒畫龍日月升龍畫龜曰天子之柩前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太常跪奏曰請發引車輪大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綠三斜緌長二十丈圜七十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績委貌冠衣素裳執紼校尉三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幢幡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嬰歌若六十人爲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下冢都尊東園武士奉入房畢事下明器大鴻臚進謚請獻可室將校復上嬰音徒奉了反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懷州脩武北十五里陵高二十丈周回二百步劉昭注太常跪哭劉彼曰注太常跪哭字作曰在哭字上）置園

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晉太
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
立二十年永嘉中爲胡賊所殺國除
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
寶不可奪移 左氏傳王孫滿曰業有昏德鼎雖
小重也其姦回亂雖大輕也故言神之所寶不可奪移 至今寶而趨者此亦
窮運之歸乎 言神器至重歟人負而趨走者猶亦
之來也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有力者奚之而
趨而昧者不知 天厭漢德久
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 辰時也播遷也言獻
遷國又屯難詩曰 生帝生不隆時命既蹜
不辰左傳曰震落播越 孔衍圖曰劉四百歲之際 宋均注曰難衰衰人
就宋均注云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注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掌王后之
見錄録者故名不就也 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欽
有保阿之訓動有瑳佩之鏗 晉
皇后紀第十上 范曄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熹鄧皇后
及殺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
立后 鄭玄注禮記曰后之言後也 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
宮閫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 鄭玄注周禮
后猶三公之於王 云夫人之於
坐而論婦禮也 九嬪掌教四德 九嬪比九卿周
禮曰九嬪掌婦

立中然輒
夫敢受命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衰窈窕而不
淫其色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毛
萇注曰窈
窕幽閒也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
以陰禮教六宮以閨房雍睦肅雍和順恭敬不行私謁詩序曰雖
關雎之德又曰而無險波私謁也言能輔佐君子和順恭敬不行私謁詩序曰雖
則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而無險波私謁也
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有書音義曰后夫人君所周
康王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說列女周宣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常夜卧晏起后夫人不
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傳曰列女
周宣姜后說申乃號咷曰嗟予一人之過夫人何
快如此乎自是宣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曰妾不才
日晏不起
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
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幽王時西
夷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東遷洛邑以避犬戎政遂微弱諸侯僭
縱執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曰桓公多
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
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
陳女記曰晉獻公
娶申生故曰遇也晉獻升戎女為
夫人生六子九長僖十少僖十一五宿十二驪常十三舞
自共和銀張保休良婦使夜者十四此六宮品秩同為
一等也妖孽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
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剋厲為朴剋猶刻也史記曰
漢興破觚而為樸圜鑿而為樸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鄭玄注
周禮曰
申生故
曰遇也

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六宮也夫人已下分居焉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初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應劭注曰八月初始算賦人）及相立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承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閫門限也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也）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淵慮（淵深也慮謀也）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采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羋音芈）故穰侯權國（太后昭王母也號宣太后史記曰昭王立年少太后任政封弟穰侯為相）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穰侯（穰侯名冉為將軍）遺中大夫與掖庭丞（應劭注曰八月初算人）及相立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承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閫門限也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也）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淵慮（淵深也慮謀也）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采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羋音芈）故穰侯權國（太后昭王母也號宣太后史記曰昭王立年少太后任政封弟穰侯為相）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穰侯（穰侯名冉為將軍）漢仍其謬（仍因也）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和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也）臨朝者六后（和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也）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周禮幕人掌帷幕之事鄭玄注曰帷在旁曰幕在上）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周禮幕人掌帷幕之事鄭玄注曰帷在旁曰幕在上）崩薨太后與兄萬等迎立安帝（安帝清河孝王子也母曰左姬建光元年十五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迎立靈帝年十三）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霍之上（霍謂霍光光卒子禹謀反伏誅故以為戒霍光卒子山亦謀反事露以自殺故以為戒霍光薨後車騎將軍上官桀父子與燕王旦謀反欲殺霍光事覺桀等皆誅旦自殺故以為戒霍光卒子禹謀反伏誅故以為戒霍光薨後車騎將軍上官桀父子與燕王旦謀反欲殺霍光事覺桀等皆誅旦自殺故以為戒）家嬰縲絏於湮（縲黑索也絏攻也縲絏攻拘也湮沒也）滅連踵傾輈繼路（踵足也輈車轅也言前車覆後車誡）不息燋爛為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而赴蹈（陵夷猶替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

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君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之類並見清河孝王傳）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貴人之類是也）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續也）

郭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槀人也（槀縣名故城在今栢鄉縣西北）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讓音人亮反）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名普況）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恭王名普況景帝七代孫）生后及子況昌早卒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況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封況

土頗得聲譽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遂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況大國爲陽安羨（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西平縣故道國城是也）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爲新郪侯（新郪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新郪城是也音七私反）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南陽陳茂以恩澤封南緱侯（緱音力主反）二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沛王后爲沛太后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王薨帝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王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二十八年后兄

郭氏詔況子璜尚消陽公主除璜爲郎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爲特進數接賞賜（制敕曰案文授當作受）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毎事必均永平二年況卒贈賜甚厚帝親自臨喪謚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狩過真定會諸郭朝見上壽引入倡飲甚歡（說文曰倡樂也聲類曰倡樂之總名也）以太牢具上郭主家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璜爲長樂少府（長樂宮屬官秩二千石居長信宮內長樂少府主之）子舉爲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竇憲被誅舉以憲女婿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郡名今廉州縣）宗族爲郎吏者悉免官新郭侯竟初爲騎將（新書曰車戶騎將掌羽林狼北千石）從征伐有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萬嗣萬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絕國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貪行莫不德焉（說文曰貪財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矣貪財之無當也）及至移意愛析嬿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達之者也郭后以衰歇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盛至乎東海邊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於古乎

陰皇后紀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諡法曰執德遵業曰烈東觀記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陰即后之父也今世本雖作陰誤）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清陽止於奉舍

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胡陽（音平聲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主諸宮人俱到洛陽以后爲貴人（音平聲陽故城

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音欣）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莊子曰孔子見盜跖謂柳下惠曰幾不免於虎口）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取當列於勝妾（爾雅曰勝送也孫炎曰送女曰勝）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于（公風之詩）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

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無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鸇（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閨閨之間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蒸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鄉里良家歸自微賤（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

于今三年詩豳風東山之詞也宜奉宗廟爲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畢帝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謹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即位尊后爲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

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或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奩匣也奇廉)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皇后諱某(諱法曰忠和純淑曰德諱某者史失其名下皆類此)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勑制僮御(幹正也廣雅曰僮御皆使者也)內外諮稟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寧久疾大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

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曰大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孤負也)而妻子特蒙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

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東觀記曰明帝崩上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左眉角小缺補之如東海恭王薨狀同上）順小心婉靜有禮（婉順）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臣嚴望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當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愚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博篤恩恃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纖亦纖微細也間謂嫌隙也）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所居宮也以名焉言正中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有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周禮也仲舒董生名也著百餘篇上大略也著百餘篇上天人之應下明於天人之際上大略也著百餘篇上災異之變下明於天人之際也）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大練大帛也江南上左傳曰大帛尨也著之）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濯龍園名也近北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

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級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未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思后所納之言）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褒雅曰較）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於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白越越布）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

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舊典也）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成帝封太后兄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皆以時為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田蚡字仲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為丞相貪狠後讒武帝以罪免竇嬰武帝母竇太后從兄子魏其侯也）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也）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苴麤布而無香薰

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倣
心自勑但笑言太皇素好儉前過濯龍門
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倉頭衣綠補領袖正白（補臂衣今之臂襜以繒左右手於事便也）顧
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
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懶怠無憂國忘
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
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
亡之禍哉固不敢許（西京謂成呂霍呂產實要上官桀安父子霍禹澤皆誅誅）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
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
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
有大病（衛尉太后兄豪兩校尉兄防兄光也）如令不諱使臣長抱
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
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爲外施也）

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
后也兄即王信後封爲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
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夫也高帝與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
如約天下共擊之）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
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堀藏之家後必殃也）且
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
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
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
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
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
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拳拳猶勤勤也音權）
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
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
飴弄孫（方言曰飴謝也北燕之間凡以食與人口而使之陳
楚之間通語）不能復關政矣時新
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閤後殿太后以

爲己過起居不徹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愼默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人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但慕竹帛志不顧命已老而復戒之在得言少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在得色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財貨也居不求安食不志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劾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南陽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爲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求巷

宮人二百永巷宮中署名也後改爲掖庭令丞主之掖庭宮人即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

竇皇后紀

章德竇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祖穆父勳坐事死事在竇融傳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相工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衆小之所及也后獨若自得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忘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飛書匿名書也

年十六建初二年亦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忘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

竇皇后紀

宮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數聞於帝漸致踈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爲清河王語在慶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爲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長公主光武女梁松尚曰

年十六建初二年亦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忘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飛書匿名書也

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自是宮房憚息竇氏以選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和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尊母沘陽公主爲長公主益湯沐邑三千戶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後遂姦謀不軌永元四年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音一計反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

光武黜呂太后故事（中元元年黜呂后不宜配食上廟）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與燕王謀反誅太后以年少又霍光外孫園不廢也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以貴人酷殺敏葬禮闕乃改殯於承

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論法曰敬事尊上曰恭慈行哲行曰懷）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陰皇后紀

和帝陰皇后諱某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后少聰慧善書藝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故得爲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爲皇后自和熹鄧氏入宮（熹音許其反）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十四年夏有言后與朱共（巫蠱道術）事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與后弟軼輔敬辭語相連及以爲祠祭祀詛大逆無道奉毅輔考死獄中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上璽綬遷于桐宮以憂死立七年葬臨平亭部（葬于亭部內之地也）

父特進綱自殺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北景縣宗親外內昆弟皆免官還田里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赦陰氏徙者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鄧皇后紀

和熹鄧皇后諱綏（綏音息遂反）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

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大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書曰教學童之書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下意猶出氣也）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

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門摸也）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甚吉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咭之（咭音是）斯皆聖王之前法也（續漢書曰相者傳詔相工蘇文曰此成湯之骨法）家人竊喜而不

敢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姝美色也韓詩曰洵美且姝）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

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外家也）上令陛

裳鮮明說文鮮新也以玉充耳繅名曰婦人上服曰袆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離並也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常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纏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

帶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丹請武王之命武王有疾成公爲之請命於太王王季文王之前丹書其子之責于天以daiji其身也越嫗心誓必死之分越嫗楚昭王之嫗越王向踐女也昭王濟遊於江與子西泝流而下船人覆王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西死船人覆王樂遊也妾以死不敢謁命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

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
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沒前
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人閒殤帝生
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
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
貴人兼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
十有餘年未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
煢煢煢煢詩曰煢煢孤特之貌也 靡所瞻仰夙夜永懷
感愴發中令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
歎燕燕之詩曾禹能喻焉詩鄭玄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其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其賜貴人王青蓋
車采飾軺驂駕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
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玉赤綬
以未有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周禮王后首飾有副編次有序以玉爲笄以組爲纚以繒爲緌其上有華飾如花蒂以翡翠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步搖上有垂珠貫則搖也 是時新遭大憂
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簏太后念欲奢

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
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
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
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
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驗果御者所
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當以鬼神難徵淫
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宮不合典禮者
又詔赦降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鼻家
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
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屬官 詩鄭玄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其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其賜貴人王青蓋
車采飾軺驂駕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
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玉赤綬
以未有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周禮王后首飾有副編次有序以玉爲笄以組爲纚以繒爲緌其上有華飾如花蒂以翡翠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步搖上有垂珠貫則搖也 是時新遭大憂
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簏太后念欲奢
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
萬萬 紅常也 太后勑上曰殺省珍費自是裁
減其過半乘輿賞賜及郡國所貢皆減
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乘輿賞賜及郡國所貢皆減
上林鷹犬其蜀漢鉤器九帶佩刀並不復

調蜀郡也漢置蜀郡北二郡主作供進之器元帝時貢禹上書蜀廣漢主金銀器各用五百萬是也鉤音口以金銀緣器也上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氷紈綺穀金銀珠玉犀象璅瑣彫鏤琉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儲峙猶蓄積也糒乾飯也又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省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大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若役大憂謂和帝殤帝崩也殤帝康陵方中祕藏方中陵中也冢藏之中收古祕也又詔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竇窮客假威權輕薄謬調言忽慢也謬音七周反調音洞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忘懶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鷹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

不少賓客多猾多干禁憲也干犯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徒者歸鄉勑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平元年爵號大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囚徒見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贏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竊勑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舊事歲終當饗宴還衛士續漢志曰衛士掌宿衛者上親貴子弟爲之屯衛南北宮門戍盡交代上臨饗罷能衛卒是也大儺逐疫儺祀也此月令之中月令有大儺旁磔以送寒氣鄭玄注云儺猶強陰出以害人故儺却之也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

認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倢伃子之半（倢伃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振者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後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書悉備（班昭）讀懼垂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讎對也）事畢奏御賜爲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哀哀製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祕器玉衣繡衾（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凶器故云祕也）又賜布二萬匹錢三千萬鴈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諒闇居喪之廬也或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言居憂信默不言）七年正月初入太廟

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相助也儀禮曰命夫若男子之爲大史也命婦若大夫之妻也）與皇帝交獻親薦新味多非其節王服衮冕而入立於阼階到酌尊彝以獻尸坎后以瑾瓚酌鬱鬯以獻尸此謂交獻也尊事凡九獻焉）因下詔曰凡供養之道從主而入主以奉尊所傳聞也）禮宗廟之日旦或變養強就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也書部官陛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陵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平望侯國屬北海縣西北平望臺是也一名望海臺也）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義農而皇德著（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觀法於天俯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伏羲神農爲三皇故宓皇德也書
帝流音於管絃竹管謂簡狄吞鳦卵而生契代樂音所以章顯功德是故音於
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
管絃即簡狄也
易以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任文王母也
齊蹤虞姬比跡任姒虞姬即舜妻
娥皇女英也
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
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
易系人卦曰女正位乎內正家而天下定
禮記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請之四海
及元興延
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謀接
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
遭水潦東州飢荒延平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天
水冰凝元年夏司隸流移冀
并涼貧人六也垂恩元年冠蓋交路非薄衣食躬
率羣下損膳減珍黎苗腊解驂以贍黎苗腊膳雅云
油粢也惻隱
之恩猶視赤子隱痛也尚書曰若保
赤子惟人以康乂也顯揚及陛崇晏晏之政尚書考靈耀
曰文基晏晏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寢

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悲惠和不圖
於新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
宇宙洋溢言多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
戎狄混并王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
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
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道有夷崇
治有進退苟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

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下之
美咸皆也熙廣也尚書曰熙績時
功堙塵殿脩陛也尚書曰祇承于帝言伊尹佐湯功至於大也
堯洪水九載湯大旱七年高宗成王有雍雍迅
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高宗殷王也祖乙之子名
武丁當殷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興成王疑周公乃南踰黿大風之
也成王政惡幾所措
尚書曰羣
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王母大任武王母
降二女于
嬪于虞三時謂舍殷母妻嫁文
太姒也時大雅曰
生此文王又云大姒
嗣徽音洲百斯男也修行佐德

○戴改曰注案今詩皆作右字右有有音耳不當冰有也未有內遭家難外
物於大蹙又曰異彩天物也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
著長樂宮注聖德須以敷宣景燿勳金
石縣之日月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據之罔極以崇
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廣雅曰據舒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烝烝猶進進
也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閒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
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章懷注曰邸舍也教
學經書弟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
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詔告也乃詔從兄
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
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
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
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
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孔子吉也言人

終日飽食不措心於道義難矣哉言終無遠大也今末世貴戚食祿之
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不知稼穡之艱也而面牆術學不
法聖車良馬不知異也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
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子
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侯守一縣故曰文德也故能束脩不蠲羅
綱言能自約束如羅網整也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
詔書本意則足矣共勉之哉康以太后以
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
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
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
通中大人康聞詔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
邪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
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寧二年二月寢病
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

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
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
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
海內無主元元蒙累卵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國困人貧百姓不堪公患之使人謂諫者曰能以言寡功不成今日左右諫者輒斬也荀息來見公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書請說之公曰危哉息曰不敢自危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公曰甚危息曰君何所望君曰寡人之過乃壞
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
天愍先帝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
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
喪禍內外傷痛不絕 內外謂新野君薨及和熹二帝崩也頃以
發病沈滯久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放逆
嗌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
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
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
之良身閑明辟之義 前政謂周公也辟君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言周公

皇后紀第十上

孤位復還成王今太后不還故曰闕也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
器 名謂神器 詮帝位也直生懷懣懇書於象魏 象魏闕也直生杜根也言太后不還政
事上書請之借之儀者殆其惑哉 借猶假也殆近也言太后不還政於安帝
近可感也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 太后建光之中崩歸
政安帝遂乃名賢戮辱使薛衰數之來茲焉
伯榮出入宮掖通傳姦賂太后知其枉橈及鄧騭等以被中宮詔旨故曰有徵也
有徵 徵驗也安帝臨政衰敗也
敗追咎故曰有徵也故
者非已焦心鄙患自強者唯國 言執持權構以招衆籌者
謝罪 太后兄弟以天下語見詔傳也
所幸不爲已身唯憂國也是以班毋一說閭門辭事 太后兄大
未值其誠乎 誠信也言未爲太后所信
已甚 左傳申叔時曰舉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舉牛以蹊人之田固已重矣此喻
杜根上書維曰有罪
太后殺之而其也

閻皇后紀

安思閻皇后諱姬（益法曰諡應不疾口思）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爲尚書以二妹爲貴人（掌領衛兵宿北軍中候也）章生暢（漢官儀曰比二千石）暢生后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爲貴人二年後宮親屬競不用出爲步兵校尉（漢官儀曰比二千石）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故言晏駕而出）皇子保遂鴆殺李氏（鴆毒鳥也食蛇以其羽攪酒中飲之立死）二年以后父侍中暢爲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北宜春縣屬汝南郡以漢章帝名有改焉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西南是也）食邑五千戶立爲皇后后專房妒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鴆殺李氏（鴆毒鳥也食蛇以其羽攪酒中飲之立死）二年徙御卧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詐遣司徒劉苍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邪辟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帝疾甚太后即代攝政臨前聽朝（攝謂整肅也后臨朝稱制故整肅而出也）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攝謂整肅也后臨朝稱制故整肅而出也）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惠王名壽章帝子也）立爲皇帝顯忌大將軍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縣侯食邑萬二千五百戶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續漢志曰滎陽人封君儀比公主由建）

軍耿寶（耿弇之弟耿秉之孫）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暉暉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善文曰暉字仲周篤字季周宓字伯周）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增黃門侍郎樊嚴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豐暉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此景縣名屬日南郡前書音義曰百居於暖上景在巴下故名之）宓嚴減死髡鉗貶寶為則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從鴈門於是景為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顯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

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帝母李氏薨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上尊謚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為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為名漢官儀曰置陵園令食邑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梁皇后紀

順烈梁皇后諱妠（諡法曰執德尊業曰烈妠音如延反）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韓嬰所傳詩也）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監古鑑字）八歲入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商曾祖統更始二年浦中郎將酒泉太守使安集梁州時西河擾亂衆議向擬列女傳篇圖畫其象）父商深

以統素有威信乃推統與竇融軍完全五郡報若慶流子孫者豈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易坤卦六二爻辭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中正也或從王事以光大也比之六二曰比之自內貞吉也以自守也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象曰比之匪人不自失也）故吉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詩國風序曰后妃之德也風天子之事也繫之周南繫美后妃之德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言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繫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詩國風序曰后妃之德也風天子之事也繫之周南繫美后妃之德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言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彖曰貫魚以宮人寵以次也）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商祖姑章帝貴人生和帝也）春秋之義娶先大國（公羊傳曰天子娶於紀紀侯子爵也先齊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也）配天祚正位坤極（正其內位居陰德之

極也易曰女正位乎內也）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壽安殿殿名）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輒降服求謫（謫責也禮記云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食爲之食災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愆建康元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沖帝尊后爲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從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任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叨罪臺多見誅廢（貪財曰叨貪食曰饕）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以此天下失望和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

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閒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寖以沈困（寖漸也）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劣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今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殷肫其各自勉焉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續漢志曰美人父爵比中諸侯父銀印青綬駟馬）又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續漢志曰小黃門六百石官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閑通

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諸公王及妃等疾苦則使問之（通曰畢氏興大夫畢湛之後漢有畢朗爲北中太守）吉公羊傳曰桓公幼而劇隱公長而貴桓何以貴母貴以子貴母以子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貴則母貴）隆漢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況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爲

憲陵貴人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孝王爲鉅鹿章帝子千乘貞王伉之孫鴻生質帝帝立徙封鉅鹿）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憲陵靜陵）

質皇后紀

孝崇質皇后諱明（質帝）（憲帝）齊孝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爲蠡吾侯翼勝妾翼爲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爲博園貴人

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葬后爲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襚衣器服備法物宮曰求樂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漢官儀曰帝祖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及職吏皆官者爲之）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宮室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石蠡吾侯翼子相帝兄）斂以東園畫梓壽器玄黃四重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諱器若歆其久長也謚如書謚堂皇謚宮壽陵之類也廣雅曰梓棺也長一丈廣四尺五寸厚各寸半飯含者以珠玉實口）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鴻臚薄（漢官儀曰天子下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將軍參乘大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傳御史在左駕馬尚問不法者分儀比車駕故以侍御史監護焉）王建勃海王悝（悝恢音）長社益陽二長公主

長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寧鞠玄孫授尚焉兄子尚焉與諸侯王相帝妹侍中寇榮從昆陽公主桓帝妹侍中寇榮從昆陽公主）三百里內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纏廟合葬博陵

梁皇后紀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益法曰溫和聖善曰懿聰明叡智曰獻）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爲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爲婚未及嘉禮（嘉禮婚禮）會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公羊傳曰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聖善胥當也紹訓也聖善謂母也古娶妻當訓親也詩云母氏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謂太后先有令詩結親也集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書請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爲惠帝娶骨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也儀禮士昏禮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

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注云上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然禮稱以圭此云用璧形制雖異爲玉同也乘馬四匹馬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也

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爲皇后時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朝故后獨得寵幸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廕執恣極奢靡宮帷房閣服御珍華巧飾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既無子潛懷忿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忽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三年后以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爲貴人冢焉

鄧皇后紀

和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爲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求與中進入掖庭爲采女絕幸采擇也以因採擇而立名明年封兄鄧演爲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后崩梁冀專朝故后獨得氏改姓爲薄封后母宣爲長安軍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爲鄧氏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爲昆陽君康爲泚陽侯賞賜巨萬計大也大萬謂萬萬也宣卒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以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襲安陽侯爲虎賁中郎將又封統弟秉爲清陽侯宗族皆列校郎將帝多內幸博採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以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也立七年葬在北邙從父河南尹禹世及

會皆下獄死統等亦繫暴室免官爵歸本
郡財物沒入縣官

竇皇后紀

拓思竇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子弟之孫
女也延熹八年鄧皇后廢后以選入掖庭
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
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
以聖等九女皆爲貴人及崩無嗣后爲皇
太后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瀆侯宏是爲靈
帝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宮尚
在前殿遂殺田聖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
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大后父大將軍
武謀誅宦官宦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
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實氏雖
誅帝猶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
月朔率羣臣朝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

董萌 漢官儀曰黃門令秩六百石 因此數爲太后訴怨帝
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
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誣以謗訕永樂宮 母所居也 訕謗毀也 靈帝 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卒於
北景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董皇后紀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閒人爲解瀆侯蕤夫
人長河閒孝王閒孫淑之子也 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
尊蕤爲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爲慎園貴
人及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并
徵貴人兄龍到京師上尊號曰孝仁皇后
居南宮嘉德殿 嘉德殿在九龍門內南宮稱永樂拜寵執
金吾後生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及竇
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責官求貨自納金
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以后兄子衛尉脩
爲驃騎將軍領兵

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恊數勸帝立爲太子而何皇后恨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執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念恚詈言曰汝今翻張怙汝兄耶（翻張猶彊梁也）當勒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以告進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交通州郡（漢官儀曰永樂太僕卿一人秩二千石）省（章較在所珍寶賂悉入西園）師（蕃后謂平帝母衛姬時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云收事也）與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還宮本國奏可何進遂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自殺后憂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間歸咎何氏喪還河閒合葬慎陵

宋皇后紀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若當是漏一父字）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執金吾封不其侯（不其縣屬郡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壽其縣之鄉也其音基史失錄注酆字伯禹）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悝及妃宋氏（燕王元年王甫譖悝與中常侍交通改迎立悝悝自殺妃死獄中也）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言后祝詛（禮記曰執左道以亂衆殺無赦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也）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閤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憂后及酆父子歸宋氏舊塋（皇門詩云立皇門于應門之內）帝後夢見相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讒使絕其命勃海王

悝既已自殺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亦如之永或作詠）曰此何祥其可禳乎（禳除也）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爲怨痛勃海王悝相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厲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左傳曰晉厲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遊氏之先祖也晉厲先殺趙同趙括故怒也）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並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何皇后紀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長七尺一寸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道人請道術之人也獻帝春秋曰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道人史子助家號曰史侯）拜后爲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慴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眞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后母后興爲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爲娠音之刃反）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祖父萌五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會計謂總而算之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中平六

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太后
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
舞陽君亦爲亂兵所殺并州牧董卓被徵
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爲弘農
王而立協是爲獻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
稱臣太后鴆弟羣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
議太后踈迫永樂宮至今憂死逋婦姑之
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酖弒而崩在位十
年董卓又令帝出奉常亭舉哀 華延儁洛陽記曰城內有奏服而
亭 朝謁之哀會吉 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 陳曰不書
葬不成喪 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
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此者數竟不克時
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沒漢
祚焉以狀白獻帝帝閔感愴乃下詔迎姬
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初平

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
我何難棄前宠兮退守藩逆臣見逼兮命
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
姬抗袖而歌 抗舉也 曰皇天崩兮后上隤 史記周烈王崩周人謂齊威王曰天崩地拆也 身爲帝兮
巽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
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執
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
死時年十八唐姬頴川人也王薨歸鄉里
父會稽太守瑀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
破長安遣兵鈔閤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
固不聽而終不自名 魏志曰羽紀曰爲傕所略不敢自言名少帝之姬也表宏
尚書賈詡知之 時漢陽閻忠見而異之曰詡有良平之才 以狀白獻帝帝閔感愴乃下詔迎姬
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初平

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城
壙中（趙忠元有成壙因而葬焉）謚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
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
車都尉與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
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
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葬有
闕中心如結（詩云心如結兮）三歲之慼蓋不言吉且
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爲靈
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帝章陵）
（懷安陵）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璽綬
（恭安陵）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
都亭侯（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大縣侯位視
石也）食邑五百戶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謚者
監護喪事長子嗣襲爵

伏皇后紀

獻帝伏皇后諱壽（東武今密州諸城縣）大

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
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
今豫州朗山縣東北）爲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
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
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
追敢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度所在今
陝州陝縣北水經曰銅谿水出弘農曲沃縣伸
所設處是獻帝東遷渚度所）六宮皆步行出營（周禮
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者
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后手持縑數
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
侍者血濺后衣（濺音子見反）既至安邑御服穿敝
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
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
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
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
莫非曹氏黨援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
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

載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浹徹也音子叶反）執刃挾之操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說文曰娠孕也音仁震反）累為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為策曰后書多怨恨不順於朕其上璽綬（綬所以繫璽者）收后璽綬后被髮跣（跣徒也）活行泣過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虞（荀或）曰郗公（漢志大郡人）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主織作染練之室）以幽崩所生二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曹皇后

獻穆曹皇后諱節（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東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留注於國以待年長）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

后被弒明年立鄧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抵擲也軒闌板也）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重服禮儀皆依漢制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上官昭帝后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暴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蔡邕集謚議曰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援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人曰同帝后一體禮宜同大行皇太后謚宜為和熹）其安思順烈以

下皆依而加焉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易曰坤厚載物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美好逑（逑匹也言后妃宜有關雎之德為君子好匹）易稱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繇兌為少女震為長男陰卦也婦人謂嫁曰歸妹為少女之象多也）觀貞淑（觀卦象配皇為觀案字言無孀字相傳音麗蕭炎音離）媚茲良哲承哉天祿班政蘭閨宣禮椒屋（班因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洞房后妃之宅蘭林薰室椒香發越蘭林殿名故言蘭閨椒屋即洞房也）既云德升亦曰幸進（幸進謂閨闥何之類也）身當隆極族漸河潤（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也）山並峻乘則多阻行地必順（易屯卦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又坤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王弼注云地之所以得無疆者以其順行之故也）視景爭暉方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釁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三公）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漢法大長公主建武二年封武陽公主為長公主明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安帝女尊崇亦為長公主非姊妹也與服）儀服同列侯（爵侯視二千石）儀服同蕃王（蕃國也）

志曰長公主赤紱斬
卑與諸侯同級也 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
服同鄉亭侯 鄉亭侯視
中二千石 肅宗唯特封東平
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 東平王傳
五人爲縣公主孝 曰封蒼女
王女傳不見其數 其後安帝相帝妹亦封長公
主同之皇女 案謚禹玄孫少府襲尚舞陰長公主歐
魏郡守熙尚涅陽長公主岑彭玄孫虎賁中郎將定尚
平氏長公主並安帝妹也長社益陽公主桓帝妹也解
見上 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
列侯 馬定 襲嘉公主子襲封襲嘉侯爲奮
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 皆傳國
於後鄉亭侯之封則不傳襲其職僚品秩
事在百官志 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
絕筆顧憒憒尠能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撰重辯遇眸敗悉讖以覆車
爲根其志今闕續漢志曰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
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傳
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承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
皆六百石各有員吏而鄉公主傳一人秩六
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 不足別
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武陽長公主適
延陵鄉侯大僕梁松 舞陽縣屬潁川郡松梁統
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

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
鳳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歟
大鴻臚竇固 涅陽屬南陽郡顯親縣
屬漢陽郡固實融子 肅宗尊爲
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
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濟陽公主適陽安侯
長樂少府郭璜 璜郭況子也 坐與竇憲謀反
誅
皇女綬 綬一作綏 二十一年封酈邑公主適新陽
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死 酈縣屬南陽郡音擲
亦反新野縣屬汝南郡陰就子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陽邑
侯將作大匠馮柱 獲嘉縣屬河內郡柳邑
屬太原郡柱馮勤子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 平陽縣屬
河東郡 適大鴻
臚馮順 馮勤
子也

皇女迎（迎或作延）三年封隆慮公主（隆慮縣屬河內郡）適牟平侯耿襲（牟平縣屬東萊郡）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平氏縣屬南陽縣既襲敞弟訢之子）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沁水縣屬河內郡）適高密侯鄧乾（乾鄧震之孫）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皐公主（平皐縣屬河內郡）適昌安侯侍中鄧蕃（昌安縣屬高密國蕃鄧震子禹之孫也）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浚儀縣屬陳留郡）適軹侯（軹志作軑音伏師古曰火旨反）黃門侍郎王度（軹縣屬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孫）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武安縣屬汝南郡）適征羌侯世子黃門侍郎來棱（征羌縣屬汝南郡棱襲之子歙之孫）

安帝尊為長公主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舞陽縣屬南陽郡）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樂平太清縣屬東郡章帝更名）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成安縣屬潁川郡）

順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冠軍縣屬南陽郡）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汝陽縣屬汝南郡）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
侯輔國將軍伏完（先伏誅王甥）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潁陰縣屬潁川郡）
皇女脩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一女

皇后紀第十下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等注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前書曰故文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仁生南頓君諱欽生光武及伯升仲伯叔姬元）後客游宛市（前書音義曰時聖公聚客處宛城大奸導理數百取人財物）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續漢書曰時有過誤殺賓客）史捕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續漢書曰聖公避吏於平林）春陵吏乃出子恭聖公因自逃匿王莽之（續漢書曰莽以聖公因自逃匿王莽之）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前書音義曰茈音紫鳧茈生下田中肯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為當湖了反）更相侵奪（續漢書曰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前書音義曰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就部）中（新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

年也荊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綺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進擊其眾眾散東西不敢救牧牧遂攻拔竟陵騎各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

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等綺漢書印作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音力弟反復聚愛千餘人平林人陳牧廖湛等亦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故其安集軍眾官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外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

號聖公爲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

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爲姓更始遣定國上公

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
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
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
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
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
莽於漸臺（漸臺在太液池中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
名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
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
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
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
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
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
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
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
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
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
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史始失馭射士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
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
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
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
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
倨首刮席不敢視（倨傲也刮拭也倨音據府也）諸將後至者更
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
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
悉王諸功臣朱鮪拜之以爲高祖約非劉
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大常將軍劉社
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
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
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
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
淮陽王廷尉大將軍廖淇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
大將軍廖淇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

書胡殺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也）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蜀郡今屬階州）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鄧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外佐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遂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已郎吏有說萌放

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侯張印橫暴三輔其所投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襜褕謂子也）凡光武紀續漢志同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也乃奔入邊縣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矣（公羊傳曰爛者何熟之謂也其爲糜）軍帥將軍劉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元命苞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以臣網紀）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革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臣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劉攽曰注捕賊掾案前書合作賊捕掾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也海內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匹人數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爲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爲其爲美錦不亦重乎朱曾操刀而使庸人制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遣掾絜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

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實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涇州涇陽縣也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二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務鄉藤音莫人者反守林之陂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縣東觀記曰徐宣楊音等入至弘農拒蘇茂戰於務鄉至二月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鄉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閒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印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印收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閒日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益耳申屠建慶湛等皆以爲然共

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單揔以拒之（揔音子奚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揔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牒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貙獸似立秋日祭獸王若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貙音丑知反牒音婁）更始即位八月朝作飲食爲腰其俗語曰腰（腰音於計反）

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勒兵掠東西市民皆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等攻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開陽門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城北面之中門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威非）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之十月更始遂隨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

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益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劒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以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司求故鯁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故爲穀孰侯鯁爲壽光侯求後徙封成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而後殺紂今光武興於南陽北海郡今青州滑也灌澤縣今濰州縣故曰拔封起驅輕黠烏合之衆當天下萬分之一而莽之所撝及撝與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恩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首無爲禍先始禍者賊受其咎未興況庸庸者乎

劉益子傳

劉益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朱虛侯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也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
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以年
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
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以年欲相與償之
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
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
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
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也今俗猶有力可益虎之名其實猛字猛與猛相類也因與
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
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
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
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
首祭子家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
起兵於莒東觀記曰崇字細君琅邪人今莒縣是也衆百餘人轉入太山
人逢安○劉攽曰案逢子從各音非此傳内皆誤從各非借逢爲龐音也安字少子東莞
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騎撾謝祿字子奇皆
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攻復引從崇共還攻
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聚名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東北古諫姑氏之國
因擊王莽揆湯侯田況大破之于莽改北海郡曰
揆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
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爲名也初崇等以
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寖盛乃
相與爲約殺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
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
○劉攽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汝鄭宮也赤眉之起不知白名官府取耳目所識者爲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爲吏字卒吏又按前書言盜賊竊稱巨帥作
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
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

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
丘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
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
圍苦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崇何攻
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
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
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爲大尹）戰敗
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
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
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
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
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
歸其營將兵入頓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
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
攻拔長社南擊宛郭翕亦拔
陽翟引之梁（今汝州郟縣擊殺河南大守赤眉

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
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
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
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南陸渾關在今
洛州伊闕縣西南）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
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克勝衆遂大集乃
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
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
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齊地多多爲立廟）
軍中祠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縣官謂
天子也）何故
爲賊有笑巫者輒病
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遂說崇等曰更
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
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
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
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

益甚前及鄭今湘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益子爲式侯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益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攽曰案亦當爲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益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筒中景王後者得十餘人唯益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筒中景王後者得七

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牒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已名也）各各屯聚更相抨擊向大司農揚音案劒罵曰諸卿皆老備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有亦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稚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習業

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臣饑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大會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臣所須（式用也）恭慙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離避也）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嘘唏（嘘唏與欷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

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以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飛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騑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鄠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衙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發掘諸陵取其財寶遂汙辱呂后冢凡賊所發有王匝殮者率皆如生廣雅注曰匝帀也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卑下不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匝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鄠夷縣屬右扶風也及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

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棗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棗街禹兵敗走延岑又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寧內反之表秉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幟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

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兵會新安賊必鄧禹自河北擊赤眉於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轄閿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鄭元水經注門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闕號舉狀如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餼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鐵中鎚鍾備中佼佼者也帝曰卿所謂歸慈毋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孟康曰鎚音墜鍾音墮備音具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鎚鍾古之鎚名也許慎云鎚以銅爲之大者謂之鍾備具也佼人傑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潟社稷汗井竈（潟音故弔反）然猶有二善攻破城邑兵甲精利（○鎚音墜鍾音墮備音具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鎚鍾古之鎚名也許慎云鎚以銅爲之大者謂之鍾備具也佼人傑也）周徧天下本故善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興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

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負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揚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嘗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缺]明賜衆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租賈各以其方物貨財往來物多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貨財往來物多故曰均輸）

（缺當作後）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但我中興風雲之便也）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眉猶衆也）乃食均輸（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租賈各以其方物貨財往來物多故曰均輸）盆子探符雖盜璽（璽印也）猶稱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入間傳赤眉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王昌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常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佞身就館趙后欲害之（通飛爲也）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輿年十二（○劉攽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識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入間傳赤眉

將屢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曰字皆史氏所加詔不自言曰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

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隱匿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澧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盡忽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禮父古人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

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承與功臣詔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特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劍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撽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曰字皆史氏所加詔不自言曰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

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隱匿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澧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盡忽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禮父古人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

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承與功臣詔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特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劍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

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蒲（續漢書蒲作蒲）

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
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
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詡子輿者乎威請求
萬户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
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
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
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
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
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
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夏之女）爲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
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
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
防第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
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

沛楚西魏之地二十八城又遣使拜
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故亢父城）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
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
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
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
爲更始討難將軍與宋鮪等守洛陽鮪既降

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
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
縣據廣樂而臣於永以茂爲大司馬淮
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
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入反殺其母及妻
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
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
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

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鄲（今亳州縣也鄲音在何反）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與劉紆奔董憲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北此也）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虎牙將兵屬朱鮪守洛陽光武即位以爲侍中郎及鮪敗萌乃歸降常從征伐數進見言事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慈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桃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

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又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疆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音時證反）帝至蕃（蕃音皮又音婆）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俊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吳漢等復攻拔郯（郯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

等復攻拔郯（郯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

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吳漢

山郯西有故郯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色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郯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贛榆縣也贛音貢）琅耶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郯城進盡獲其妻子。（劉攽曰案文勢一進字漢下得也）嗟乎父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陵亦斬萌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閻爲檄曉喻吏人降

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會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兵於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討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甲日盛王閎懼其收倍二

益據東萊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寖漸也）高密太守逯安以其將費邑爲濟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攻臨淄步以

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懼其按劒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默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永弟各自繫所在獄

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及聽曰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攻臨淄步以弇兵甲日盛王閎懼其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

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
王閎亦詣闕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
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
太守陳俊追擊斬之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
時爲中常侍時傅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
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
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惟懼閎
史宮有宣德殿閤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
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
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
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
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
常服藥手內莽敗漢兵都閎獨完全東郡
三十餘萬户歸降更始

李憲傳

李憲者領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
令王莽每郡令職如都尉屬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
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
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
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
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
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
盧江舒縣故城今廬州舒城縣是也
意舒縣也宋白云廬江舒縣今屬廬州是也
伏誅封阜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
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灊山安風縣故城今壽州霍山縣是
名灊山廬江郡縣故城今壽州霍山縣西北安風縣是縣名從傳是
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
人陳俊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號喻其意而降之也於
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

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扶晚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九士一卿置大夫二人一大夫置士三人。劉攽曰案王莽紀大夫不具此文不具此置大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前漢幷州後漢幷七）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時屬涿郡涿縣）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光武語在漢傳曾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二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錮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劒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趨平帝時爲少府王莽篡位時爲更始將軍）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

笑以爲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數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諸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貴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謂已之罪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以爲今已從以威力相脅（脅迫也）不得不從以威力相脅（脅迫也）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

隆軍潞南浮軍擁故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返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按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爲質也左傳曰交質子）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以爲今已從以威力相脅（脅迫也）不得不從以威力相脅（脅迫也）遂攻按薊城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變謂相見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著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

皆使吏休僞稱龍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即敕下之書下文白有命字）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漢記乃敕將軍呼奴為將軍妻聞驚知有變也）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己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縛當以女珠妻汝今為子密所迫刼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留也）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宮騶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

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三水縣有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困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宮騶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

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頒詔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音古侯反）芳與兄禽弟林王將數千騎迎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以程爲中郎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塞圍以爲固五原郡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

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鑄胡侯（鑄縣名故城在今汾州平遙縣西南）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

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荷言親戚也）赦臣芳棄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才入反郎景純云古隼字）（朝音）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皇甫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驗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忻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衆心則百世不忘矣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人之歡心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朝音）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皇甫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驗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忻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不忘矣（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載之代數未也）

也言反覆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秦棄其神皐之固失於光武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十三 范曄 後漢書

隗囂傳 囂音五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 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大公士共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二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

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夫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諸將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望至

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光域以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署肇貴稱

臣執事史奉璧而告文祝史也祭者所以祝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書曰歃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其牲如書於上而瘞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鋗遂割牲而盟卧置牲體於盤上宋楚之間謂歃血爲盟盟之類流書匈奴傳云漢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下遂歃血既畢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下遂歃血既畢云留聲破匕也挩澆也以匕挩血而歃之今亦本盤措鋗而歃也以此而言鋗即鉼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九我同盟三十一將士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葵慶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

文皇武皇裨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

有司奉血鋗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鋗既而巵血軟不入口是掾神明也厥罰如盟不濡血軟不入口是掾神明也厥罰如盟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已酉朔已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

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吏部主一州郡公氏作牧治民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皆代其官其職備首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隊大夫守一郡統日大尹副隊大夫大尹各置大夫部置大夫故云副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大夫部置大夫少六副二字衍文耳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下遂歃血既畢云留聲破匕也挩澆也以匕挩血而歃之今亦本盤措鋗而歃也以此而言鋗即鉼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莽隱

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帝反飾文以爲祥瑞大風發屋折木路堂又拔其昭寧堂地東偷樹大

十國紀年乃口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意也**戲弄神祇**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不得採取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以為郎至五十餘人。劉攽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罪以盡我詞罵以竹故引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事降莽明知之而冥冒觸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前書谷永曰周禮及春秋傳以文錦之符象瑞發言於莽以順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將命國將心大哭**昏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祥輒引史傳**以文飾姦謀殘忠正震搖動天下**

口語赤車奔馳續漢五行志曰小兒謠曰侯車赤轂四十人**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漢五行志曰法冠一曰柱卿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格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炮烙之刑燒殺之**灌以醇醯裂以五毒**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妄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以董忠及收董忠妻以配海濱白丹義林并一攻而輕之**歲改**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永并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

貨幣

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官之令謂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莛首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莛首藁蓋謂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賄爲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賂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相食沒入爲官奴婢共男子擊柝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然莽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殺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旣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不附莽誘騙拘大尹周歆詐殺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莽更始至洛陽乃下句麗侯騶令詣軍于已爲高句麗侯西域盡攻其王刺殺莽軍于已服于高句麗侯騶不從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貊等怨莽奪其地爲兩部遂反攻西安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縣迫促驅之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濱地無類苛法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故攻戰之所敗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死其逆人之大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墜也王氏以莽數殺其子誅泣失明病平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更始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渭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改匈奴單于曰服于已爲匈奴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其王邯怨不附莽詐殺大尹周歆詐殺邯弟承起兵攻殺歆

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
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
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
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
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
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
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
言非世所
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
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鄉故言異域欲先崇郭
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
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趙往
辛自趙往上爭趨燕故樂毅
昔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
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
乂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夫人之有仲父猶飛鳥之有目翼耳
望無著眥著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旨
悃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誠終
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曄收責句踐
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史記曰范蠡取句踐已收責謂收其罪責也
白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雠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
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
蠡乘偏舟於江湖○劉逵曰偏舟窄狹史傳皆作扁舟扁
特也不當用偏字答犯謝罪文公亦逸狄於河上逸逃也
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
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罪多矣臣猶知之
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由此白水夫以二子之賢勤
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
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
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
求其眞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願將軍勉之
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崔義皆
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
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
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

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人勑將兵圍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七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莽改書河爲平河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雋祭祀時唯長者以西厭酐屠大梁槐里即杜林爲持書卿史秩六百石持書即持書侍王元爲大將軍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楊廣王遵

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烏氏縣名今屬安定涇陽縣今屬咸陽是也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與安定皇甫規同郡相慶也宗族之良其也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但驚馬鉦刃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驚馬最下者也說文鉦青金也似鐃而色青賈誼云鉦刀爲鉦言驚馬鉦刃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爲燕謝齊王先說伯樂事見于晉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焉而黃騾飛黃得以絕羣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附於驥驥得使奮迅絕羣也見敬畢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欵欵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蹻蹻猶跼跳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漢中成功之日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是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時故擇以爲言事見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離間也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囂字也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詩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鶉羌侯石也鶉讀鶉鷃也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

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
更始西都四方嚮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
喁喁衆口向上也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
脅董憲赴東海李憲自稱淮陽王圍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
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羈旅危國以
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
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
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
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
不成其孰猶足以霸能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樂足以霸也要
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泉則涸矣神龍
失勢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矣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

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
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
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
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
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
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
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
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

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
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
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
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扶風郡）
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
歸漢意曾於天水私謂來歙曰吾所以戮
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
主先君蒙漢厚恩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

予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今隴州西）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一名崆峒山在今涇州西）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關有瓦亭川水在今涇州西）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又喻之曰遵與隗王歙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覆死地也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東都洛陽以西也）無所統壹故爲王莽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生民已來臣人之埶未有便於此時者也

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也）談說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挹腕垂涕登車（挹指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挹損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爲大中大夫有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隘當軍衝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因時立功是以功名終申策書復得故叟吾束縛而相屬者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隰朋相與謀伐莒人視乎鮑叔奉酒而進之曰請進酒祝曰始爲寡人視乎鮑叔奉酒而進之曰請進酒祝曰始君使臣視莒也使管子曰志事遂乎吾君無忘其領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黥布爲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羈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胷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

歸命洛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囂曰若東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居舟曰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爲賊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欲爲帝亦任之云）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兵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潁川郡故東歸）月餘揚虜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收麗（音力知）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數月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兵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年春囂病且憤而死（續漢志云囂以建武八年正月死）餓出城餐獐糒（鄭康成曰糒乾也說文曰糒乾飯也）志人（前囂初起兵於天水後稍稍歸附囂欲爲帝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騎緹騎百騎少前遮長門（長門名也有堤羣山）遂）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周宗行巡荀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從弘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袁山松曰平陵之王惠孟鄉）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從事杜林傳所可）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

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
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等潮而榮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
孤立一隅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大國之閒隴坻雖隘非
有百二之勢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之一也西天
焉區區兩郡隴西水也魏武兵書云無澤陂堂之陣
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接
有四方之衆四方雄桀者皆之士至投死絕亢
而不悔者矣元喉也龍也謂王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
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
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置命會
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以父任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
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遷秩為郎為秦置郡守與尉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
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
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
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
理姦盜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王莽天鳳中
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
後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
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
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也
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
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牧宋襄也衆合數萬人述聞之
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
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

劉氏父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軍垣翦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

白狼槃歌三

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侠）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廿湯武（乘）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閒隙也）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卬等君長（卬魚向反音仰見西南夷國名）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堰曰埌）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口有芋魁手有蜜漿柚之園又曰瓜疇）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名材竹幹器械之所興）又有魚鹽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曰器外盛曰盛內盛）又出銅鉛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出銀朱音上朱反煑音上反）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口（史記曰楚圍王爲折閼以拒蜀故基在今陝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

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

說文云厶音私糸音係切系十二爲期貴而祢短若何妻劉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以其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洛陽爲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後都洛陽爲司隸校尉部故述敢焉越嶲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白水關也故城在西南有白水關北守南鄭今梁州縣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屬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延岑據藍田王歇據下邽各擁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舡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育於陳倉大敗之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文擁兵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夾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

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閒（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故城在今荊州當陽縣西北故城在今荊州當陽縣西北也或城在今縣西北也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硃州江北○盥放曰一無字）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發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二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捉（錄運法括地象河圖名也）五德之運黃承乾絕卯金（乾絕卯金也）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鼈文圭玄寿為符瑞言不足效倣也）君非吾賊臣亂子會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臣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龐臣於述述驕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

一不可誰能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纽公劉太王之業也收衆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謂戰於睢水下馬被創後成皐聞項羽射傷漢王創愈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漢王創愈後將將信軍復大振也）猶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雍西州）於滅亡也（在文勢不可併用兩於字於字當作而）隗囂遭（隗囂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堅守傳檄而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邶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鄴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

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宜矣處士（章句謂專門學業也處士謂方望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發憤以文王猶（以猶居西無東征之意故憂置之度外而不爲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

乘時與之分功（疏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卻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由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游雲罕鳳皇闓戟皮軒鸞旗龍騎駙乘之駙副也）陳置陛戟然後發童出房閣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遂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懼并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以西尚白故述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路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枝州宜都縣西）因據荊門（荊門山名也在今枝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蒲等大敗述將王政斬蒲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揚雄法言曰王者之言明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大常常少先

禄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類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

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偽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志反又試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使延岑拒宮大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咸都北面西若名城門有二門其述視占書曰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斬述殺之左右舁入城述以兵殺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遂放兵大掠焚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將述妻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將述妻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將述妻

遺呼素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盡一盃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乎人之義也初甚也良猶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旌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其定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在今廣州西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海郡縣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宗竊帝蜀漢推其無它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慕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際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蜀審發興之

命與天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于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夔子壁王也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跱天數有違江山難恃違猶去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范曄 後漢書

齊武王縯字伯升（縯引也音弋善反）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估旱連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又蝗之蓄淳水在汝南郡西平縣北東入淮謂之淳水）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

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漢淳（酈元注水經曰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淳水在今唐州舞陽縣東淳作淳音同）臨沘水阻兩川閒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縣名在沘陽縣）乃往爲說合從之盟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闉阜賜

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舩破釜甑）與大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且起射之（蘭該音義亦作墊引字林墊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埜案說文云射臯也廣雅埜的也埜音之人反）白臯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宮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師古曰敝弊也言因我之弊而取其功故云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破莽降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忽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印按劍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作決）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今長爲宰）幸乘城已其降（師古曰乘城已其降謂已降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王邑自昆弟威名益甚更

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曾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王與曾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譖事更始貴將（貴將猶言將帥也）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譖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潁川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即

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猶試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洛陽東北五里亦南平陰縣北河津南故曰平陰）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子殤王石嗣（殤者不成人之名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為字）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二子為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奉車都尉秦官掌御乘輿車千乘萬騎常從）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章辛甫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

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丹陽郡故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身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蔽以自障也示不獨臣下之敬也天子總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爲小君（禰諸侯曰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軿之節（輜軿有衣蔽謂公卿婦人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卒孟姬從傅母保阿逆退則鳴玉環內結纓綠前以正心一意自敬制也）入有牖戶之間（牖戶閨門之間也）大倫（大倫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愆過也濁汙也倫理也如其事曰乖加誣焉曰濁）其貶晃爵爲無湖侯（無湖縣屬山陽郡）削戶二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一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立五十二年薨子

項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

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下客猶毛遂馮煖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及其發舉大謀在合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敵野軍潛臨云集）敖峯彭以顯義（敖野軍潛臨云集）大事當表表上名史封之以勸其後亦可謂能發矣（敖音五到反）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士志高慮遠禍發所忽（閒小用樊宏九武之言勿忽也司馬相如左傳載文仲謂齊小蜂螫有毒而況大國乎）鳴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詩周頌敬之篇言無謂我小不能有所知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我之德日進無疆）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

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姒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蠻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益仲為魯哀王與其歲試守綏氏令為人有明略善聽訟甚

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 續漢書曰弘農郡吏張申等上書訟弘在郡興利除害政化尤異申等詣闕上書乞復留弘詔書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 續漢書曰弘在郡二十九年徵還拜太中大夫視事二十一年以魯國北海王三十年封興為北海王三十年封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二十九年薨子

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 乘輿車若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 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譽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掌奉玉使京都奉璽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

大下臣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玉

曰內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 吁音于孔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劫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惑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讓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

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
睦能屬文作春秋言義終始論及賦頌數
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
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板也蓋一尺用取名焉）
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
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
基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
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

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
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
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
為北海王是為項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
子為尊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冀嗣立十
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
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
學事輒令復典掌壽與班固賈逵共述漢

史傳叙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駿及從兄平
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
駒駿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駿又自造賦
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傳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
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

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悅（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
聞之遣白少伯以我欲前納言機前軍北上起去出關令人
去前良因收兵何時前嚴和上言不可謹露明旦欲
良竟下曰我為諸將若乎）曰汝與伯升
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
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
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阜陽侯書於良曰老子
不孝宗族單綺騎牛哭且行何足
憂哉）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
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

良爲廣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子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爲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爲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爲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記曰乾與亭侯會常與亭侯語言以刀傷上宿亭令奴金盜取亭侯金綬殺之縣共疏通逐乾藏逃金綬相國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爲內丘○劉攽曰注前中丘二字有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爲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八年徙封博陵王九年薨子恭王始就國十三年薨子敬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趙王始就國十三年薨子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況羽反）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爲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爲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爲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記曰乾與亭侯會常與亭侯語言以刀傷上宿亭令奴金盜取亭侯金綬殺之縣共疏通逐乾藏逃金綬相國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爲內丘○劉攽曰注前中丘二字有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時郎中南陽

後漢書卷五十

列傳

城陽恭王祉 光武族兄終後改爲祉 建武三十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羽及 建武三十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羽及終後改爲祉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爲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能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勢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考定作戴時見戶四百七十七春陵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舊國第一名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盧江都尉（南陽郡屬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所以行行義拜爲盧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衆

矣劉崇起兵安衆矣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之子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脫冠幘稽首言稽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拔枯稽至太守府謝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都尉事也敞然叱太守門鼠之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稽示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給祭明堂記矣上二十八人列矣百二十人守室子九百餘人徼助祭也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曲也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敞心怨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爲社娶高陵矦霍宣女爲妻宣永相方進之子也敞爲婿子終娶宣子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簒立劉氏爲矦者皆降爵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

甲於公尊於物特置之故曰孤孤槽記上農夫食九人諸矦下七視上殺夫中士倍下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倍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社以故矦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社爲太常將軍紹封春陵矦從西入關封爲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開行士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元年二月見於懷宮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諡敞爲康矦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矦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年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爲蔡陽矦以奉社祀平

堅爲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
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春
陵爲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
陵置嗇夫（嗇夫本雖官主知賦役多少下其
差品園陵之知祭祀及修治事）詔零
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
祠焉（臘歲終祭名也置嗇夫佐吏各一人（案後漢志
縣小吏有嗇夫有佐史則此吏宇當作吏也）平
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
滅廢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
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十
三年宗室爲王者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
侯茂爭臣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
春侯爲人謙遜永平中爲崇正子浮嗣封
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浮弟尚永元
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
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
榮私通遂取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
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爲尊侯

志汝南吳房聯有望於尊嬰或作憚）奉歆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
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郎侯（郎音許及反）其紀反郡故城在今汝
州郟山縣西南）歆從父第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
起茂自號劉失職（謂失其先氏茂自號爲劉氏先祖）亦聚衆京
密間（京郡縣名南郡鄢之京邑故城在今鄧州穀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縣東南）
攝厥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
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十
三年宗室爲王者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
侯茂爭臣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
春侯爲人謙遜永平中爲崇正子浮嗣封
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浮弟尚永元
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
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
榮私通遂取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
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爲尊侯爵爲尊侯

安成孝侯賜傳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責田宅同拋（普交反）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爲郡縣所侵奪閉門絕賓客亭隧長）後赤眉破更始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追殺亭長則此亭名爺矣此亭長妻子四人（蜀城曰涪水公亭長送公亭矣長事下文云刺殺亭長）皆亡命逃伏遭赦歸舍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孤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愼侯（今愼州縣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爲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讌私時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家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閎嗣三十年卒子帝復封閎弟嵩爲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郴州東也）坐楚事（謂趙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閎卒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汝陰蜀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

江南據讖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漢繡）忘慶字或敎閉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爲燕王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兵所殺

順乃閉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會嗣會卒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第

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陳留耆舊傳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爲甘里侯（楊上脫上字洛北有甘水北甘里門也）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揚州牧黎丹丹拒之梁乃渡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東觀記曰梁薨）

順陽懷侯嘉傳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頻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

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矣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矣冉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爲相從武都南擊矣冉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武都郡一名先池今鳳州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下辨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徼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嵕山東中山西谷口也）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言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徼詣京師十三年封爲順陽侯秋復封嘉子麃爲萇季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阜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十五

范曄 後漢書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豁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共議事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上宗室蕭何後漢書曰宗卿師也）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掾屬使小官之巫縣屬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騷動亦擾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收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數之上恐其怨不欲聞軼相見輒數語上乃強見之軼乘凉風乃懷之至通舍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貨牛乘風乃懷之至通舍通意上乃許往意刀銅上口一何武也上口銅上也老子時以銅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與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光武既深知通意乃因（因反）復備言其計光武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材官騎士謂課殿最也都試者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都試者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都試者以立秋日都試

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遁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願頸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劉劉也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冤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第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汝南郡也光武即位徵通爲衛尉

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屬南郡也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

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醫春有病鄭玄注云病酸痛也）自爲宰相謝疾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遍令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辛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壽字伯基）李軼後爲米賊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鄧州南陽縣有故安衆侯劉崇城在宗室也與宗人言恭有功德其中壯築文嗟歎以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也）並受賞賜思龍無比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之文）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

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謂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往也即史記末莫曰代有知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汙滅親宗以觖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觖望也音丘穴反一切謂權時也）貳言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稯舉吳師入楚昭王亡郢蒙穀奔入宮負王而隨之也）逃於紫夢之中（後漢書五官掾伯奇無罪而逃於田澤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國稯若封之臣也）即墨用苟社稷血食余豈愛無君乎（齊田單守即墨燕攻齊齊城皆降唯即墨未下單以間事破燕兵遂收齊城故曰社稷血食也）

王常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鄴人常父博成舞陽因家焉也）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報讎殺人者名也亡匿其名籍而逃亡也）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爲偏裨攻傍

縣後與成丹張印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有藍口縣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印收散卒入夔谿（夔音巨方反）劫略鍾龍間（盛弘之荊州記曰水湖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縣屬南郡）是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縣屬南郡）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合從之利（以利合從曰從）常大悟曰王莽篡弒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謂丹印言之丹印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閒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所怨者天所去也吾屬因此得起夫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頗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故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銃訫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

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未顯張印等未聽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汝南郡沛郡皆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尋命詩賞（東觀記曰詩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爲邵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苦猶言甚勞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危謂敗小長安迫常共破覇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三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徵以身爲用輔成大功常乃以更始昏弱數不從故下文云吾與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鞭也）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轉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以斷金易）更始不量

憂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大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舉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前書曰左右曹皆平尚書事）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

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

力甚駑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
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城東南也六
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
上冢西北長安拒隴囂七年使使者持璽
書即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
席絕席謂不同坐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侍御史二人掾屬三十人書令史十二人律校尉治書侍郎三人獨坐常別擊
破隴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過烏氏朝那縣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鶉觚縣南也常要擊破之後北虜故安
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虜故安
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虜所
誄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縣今復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
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

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
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
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
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
大笑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戰出逢使者不下車使百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多家承攸若以在亭故采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及光武與
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
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
也王莽地皇二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讙犯者斬無貝時炎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此字下少一法字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
武笑不荅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
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
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
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
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

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
人入湯鑊中晨悲慘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爲
偏將軍與光武圍洛陽城
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
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南是京邑也密故城在縣陽東南也）
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
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
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
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
郡光武追銅馬高胡蓋賊於冀州（劉攽曰冀州以下當有古字）
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
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
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
晨長子沈爲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以奉公主之
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

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
（晨云何用知不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容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爲
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
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
好樂郡職由是復爲中山太守吏民稱之
常爲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故冀州所部郡課常爲第一也）十三年
更封南緡侯（緡音力玄反）入奉朝請復爲汝南太
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
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還歸郡
郡（衙院也）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
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
儀曰長公主諸侯一人銀印青綬五百石家丞一人秩六百石門大夫一人秩四百石侯國置相一人秩如令長公主食湯沐邑萬戶加賜錢各一人也）招迎新
臨送葬謚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

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國子國除

來歙傳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回（東觀記作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隴右）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稽不決（先謙曰不決之意也說文曰猶豫云編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發憤辭責囂曰（責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定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

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器愈怒王元勸器
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器將王遵諫曰
愚聞爲國者愼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名與器不可妄授也言 俱愼名器則下服其命
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
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
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楚爲
仗鄭人使伯嘉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所以重兵眾和而
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
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 光武之姑子於
兄也 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
楚使遂有折敵易子之禍 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
曰楚不假道滅我也乃殺之楚子圍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以病告將軍而良折敵
以饗也 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
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
又往來游說昔司寇覆西州士大夫昔信

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
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
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
中 番須匡中地名也在汧西回中道通隴坻回中近前漢高紀曰回中在汧西汧州汧源
也 徑至略陽 徑直也 斬器守將金粟因保其
城器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記曰上聞祖父觀記曰上聞祖父歙小城守足以自保上以略陽所依阻人眾且壞刺殺其支體此所謂天助也 乃悉兵數萬
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器盡
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
關東兵自將上隴器衆潰走圍解於是置
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
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
改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
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首趙之將帥多

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遂安而涼州流通

玉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隗囂延焉成進攻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環名也解才

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刺客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陋之乘勝遂進蜀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

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兒女子泮泣乎刃

異雄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

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環名也解才

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

數爲寇掠皆營屯守州郡不能討歙乃

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

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

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千萬斛又擊破襄武

賊傅栗卿等隴西雖平而人饑

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傾倉廩轉運諸

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

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

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隗囂延延見

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

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

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兒女子泮泣乎刃

欲相殪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泮泣乎刃

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孫延收淚強起受

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

賊傷中臣要害句人謂人也知句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

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論文曰鯁美骨也

被罪言似也不以論不貶也陛下哀憐數賜教旨投筆

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嘗涕乃賜策曰

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發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大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益曰節侯謚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漯東南也）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屬汝南）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褒卒以稜子歷爲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獨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爲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主宿衛都尉監之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爲執

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爲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共譖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爲皇后寶父卽安帝也故稱外親爲元舅焉）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數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惲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大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京京又中常侍樊豐王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敦恩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奉旨以爲太子當廢歷與太常

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遏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傳高梵等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沖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宋侯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第五頡右監衛尉守承兼守長樂未央廄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

慮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賜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辭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悚怖然而今復背之詰皓曰蠻夷通譯詩何言乎此乎乃收侍御史大臣梁朝車處國事固復輟聘若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設諷劉瑋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

延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歩兵校尉超爲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爲大鴻臚陽嘉二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爲順帝時爲虎賁中郎將定策立桓帝時爲屯騎校尉第讜字季儉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徵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金家從識（徽最代以吏二千石爲豪李通家富爲贍也）少公雖乎宗卿未驗（乎信也言恭少公李守被誅是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爲上錄其功封爲知命矣後歸朝列侯故曰帝念）歆歆君叔斯無言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求墜一劒（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鄧寇列傳第六　范曄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不然當云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閒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盜起（屠音永切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

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
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
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
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
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
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
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
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
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
發大破之上過禹舊壘禹進炙魚上饗吏勞兵吏士感激莫不爲用謂言劉公真天人也光武舍城樓
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
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
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
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
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禹無
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爲太子誠得其道也
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

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
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
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獲
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
州略定反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
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
等莫能當光武簫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輿
并關中而方自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
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
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
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
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門下掾馮愔爲慮字或爲憲字或爲愔字
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東海王霸爲
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
左干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

禹自冀關將入河東（冀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蜀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縣北也）於是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蜀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勤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賓持節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軍合封爲鄴侯食邑萬戶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馮翊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郃陽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罹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就而師行有紀（紀綱也言有紀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

負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駐）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仰猶恃也音魚向反）後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禹

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吾百姓之心重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都諸縣更懲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敢守栒邑二人爭攉相攻愔遂殺敢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劉攽曰寧文遣使以聞即見內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行事是）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慶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

執愔將其衆歸罪更以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矦食邑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

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
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
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
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
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
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
○劉攽曰案文多一占字軍飢餓例皆不餓者矣
食棗菜若棗者字則飢有不餓者矣帝乃徵禹還

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
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
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
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
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
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
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
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

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
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
侯食高密昌安東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今安東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爭寬爲明
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以特奏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
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嘗欲遠名勢有子十

三人各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
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衍封
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
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居歲寢疾
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
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國
長子震爲高密侯珍爲夷安侯禹少子鴻

好簒業永平中以爲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攸曰劉敞和帝紀有事字明此少一字）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襄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爲少府襄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蕩亦尚顯宗女平皐長公主（平皐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爲侍中卖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詔封康爲卖安侯時諸詔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畏諸侯案農當作禰事在侍祀得詔封也○劉攸曰注誤獨斷也）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又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中大人康聞詔之（詣當也音詩遵反）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逼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質）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

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 幾者事之微也動而未形可以作為否也 鄧公廐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 方言曰廐馳也 始也 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兵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襆龍章於終朝就虔服以卒歲 襆音敷 直紙反又敷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 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也 榮悴交都下無一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聞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焉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大夫多歸之 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 永平六年遷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故吏最 東觀記曰訓故史最 擁將老幼樂隨訓徒邊 貧者襁負其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杖之教大訓皮恐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郎趣聲起徃問之郎曰舅得火以熨脅訓自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脅復平向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鮮里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永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羊腸反是也石陘聚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 陘音形 石陘見明紀 欲令通漕水運 漕音曹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隘音戹 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弃建初三年乙責反 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隱審量括之也 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採然後直也拘音鉤曲者也 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

徃興欲謀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 漢官儀曰中興以來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沙萬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 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故吏最 東觀記曰訓故史最 擁將老幼樂隨訓徒邊 貧者襁負其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杖之教大訓皮恐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郎趣聲起徃問之郎曰舅得火以熨脅訓自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脅復平向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鮮里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東觀記曰東土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漢湯藥感得平愈其無妻妾者為過配偶 八年舜

陰公主子梁鳳有罪訓坐私與鳳通書徼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慕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爲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降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慶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徐廣曰常樂有月氏城）數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留事故謂稽故也說文記稽故字作留故也）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帑藏者它奴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奪也）又不敢過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今鄯州湟水傍也）皆言漢家常欲闚我曹今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寇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唐於寫

谷東觀記曰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
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
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及發
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
置於簞上以度河（簞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
大豪多所斬獲復追奔逐北會尚等夜爲
羌所攻於是義從胡并力破之斬首前
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
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
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
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
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
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
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
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

氐不爲諸豪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
也）訓雖寬中容雅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
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
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
日夕臨者日數千人或有不識訓而哭之
皆驚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
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
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
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
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
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
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路）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
隲京悝弘閎（悝音口回反）
隲字昭伯（東觀記隲作步）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

第爲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悝弘閻皆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悝虎賁中郎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悝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郾於幰反）閻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詣闕（閒關猶遮闌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

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遭成也仍頻也大憂和帝崩也）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業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得猥推嘉美並享大封（猥曲也）伏聞詔書驚懼慙慨退自惟念不寒而慄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殘此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慙慨為安霍之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

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騭還班師（班還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樊丕主以下候望於道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駒馬曰乘籠顯元元也古書字多假借）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赫光寵都鄙時遭元二之災（臣賢案元二謂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妄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辰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城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騭等崇節儉務寬仁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役諷（役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佸反）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拂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薪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閨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騭門生蛻送（凶蓋車也）後以帝師之重分西

之隴等既還里第並居家次閭至孝骨立有閒當時及服闋詔喻騭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隴等叩頭固讓乃止其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箔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千乘大事仗生字伯武帝時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隴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更序羽林廏騎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蓋朱兩轓左右騑門生蛻送（凶蓋車也）後以帝師之重分西

平之都鄉封廣德第甫德爲都鄉侯四年
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爲陽安侯邑三千
五百戶五年悝閻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
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悝子廣宗爲
葉侯閻子忠爲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
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篤及之叔父侯及坐事不載故深引爲誡者檢勑宗族閭
門靜居閉也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
龔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
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
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爲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
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
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
騭爲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
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
廢黜專作威福乃譖太后云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

崩宮人先有愛幸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弘
閻先從尚書郎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
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但以勝母宋貴人不得爲平原王帝聞追怒令
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
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
德皆爲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
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
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
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騭與
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
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
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
朱寵捕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與襯親身也上
疏追訟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
漢文母時歎風曰詩民聖作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大
弟忠孝同心愛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兄

崩太后與騭定立安帝故曰是損

戚無以爲比當享積善慶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險及亂國家罪無申證中明也白也獄不訊鞫訊問也鞫窮也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遂令騭等得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騭從弟豹遵畅騭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

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家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立靈血祀謂祭祠祀血以告神也寵

知其言竊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騭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通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騭無辜乃詔崇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中郎權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

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劉攽曰案他郡無治理莊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字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寵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劉攽曰案已言召又云徵文理重疊蓋多一召字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閭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寧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馮帝昭帝上官后宣帝霍氏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靈后）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誅（帝梁后順帝何后等）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若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猶嗣君也言外戚之家承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疎禮重而柱性圖之（圖謀也其人雖居權要懷叛逆之圖謀而柱其本性與之圖謀而成事非心所好也）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際開孥謝讒亦勝之（君臣有際上下離心則禮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搆會尋亦勝也）悲哉隽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吳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立而疑於惠王立而疑毅毅畏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寡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淚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歸況其後嗣乎事見史記）

寇恂　曾孫榮

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遣恂詣京師因留爲安撫上谷還報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殺之不詳也今曰非敢殺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衡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秖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

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拔卒也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蟿河攻溫蟿音泯今洛州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持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

棄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爲矢淇衛之苑多竹篠地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蟿河攻溫蟿音泯今洛州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持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

馳赴之曰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還救及
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
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
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
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
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
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
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
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一軍乏食恂以
輦車驢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驢駕併
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數乘書勞問恂同門
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
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
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
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
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
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

皆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
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
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
不聽乃遣元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
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
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頴川人嚴終趙
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
數月復拜頴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
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
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
於頴川部帖署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
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
為恥數還過頴川謂左右曰吾於寇恂益
列將帥而今為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
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

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爲秦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爲秦王擊缶秦王不怿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懌爲擊缶相如顧謂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不能相加廉頗曰趙以名將之上威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出望見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出望見驅頗避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折而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鬬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竇融具牛酒酹（說文曰酹以酒沃地也）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賜復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遷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即就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盜賊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閒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於僞也說文曰詿誤也音挂）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賜復坐極歡遂共車嘗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

滕翥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侍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冥及將軍退峻三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阪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理居中應接近便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覆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勇欲降之而反殘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殘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膺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專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謚曰盛侯子扶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

年復封損庶兄壽爲汶侯汶縣屬沛郡汶音故交反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貝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蠶嗣徙將軍鄧隲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求初問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口曰范武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況則擊也批音片支反扶音之氏反恪恭吉蠲止于焚悃悌若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蠲俊人變亂善惡子之言也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怡曾孫榮

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又

人所共搆會青蠅詩小雅曰

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而臣

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

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從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

萬伺之阬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

受其戮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

姻王室謂臣將擅其柄皆奪其位退其身

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若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研其過冀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研究也說文云研磨也研音胡角反此苦角反蕨棘也易決上六曰聚于蒺藜實于叢棘也使奏正臣

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
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
臣誠恐豺狼橫見噬食故舊死欲訴闕披
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
網復令陛下興霤雹之怒司隸校尉應奉
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
仇敵罰及死髮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
剖棺露齒耳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
文王葬枯骨紀也公劉敦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
仁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仁及草木數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踏
履踐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也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
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與虛誣之訴欲
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
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
之明拒讒慝之愬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
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
長養萬物故不宜怒也
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
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
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
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建太
傅費無忌譖殺奢子員亡奔吳伍員者楚人也
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李
陵令其射殺匈奴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臣
過罰以來三赦再
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也赦可原驗也
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
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
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載
之憂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
如臣犯元惡大憝五刑大者陳諸原野矣
當誅布臣之所在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
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
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

陛石奚窮人 而閭闔九重閭闔天門也 陋穽步設穽吮穽也舉趾
罿罻置說文曰罘兔網也罻鳥網也置亦兔網也音浮差 動行絓羅網無緣
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
離匹夫離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弟揚
須曰國君而匹夫 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 陰陽易位
當燠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煖淒風 夏隆霜雹
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
令 前書翼奉曰九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謫告人也 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 ⑫
詩云義嶽綏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緩延也 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
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易七年使人持
璽詔不快哈也 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
邪使人疾邪何不兩去之極邪 以寧風旱以弭災
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惜也 固
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
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弃原
於江南原憂愁思慮遂投湘沅而死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爲
吳行人陵莽諂所

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踰窮困闔宅無所委仰者帝省章愍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賛曰元戾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是埒等也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折詠皇甫文屈並桓榮賈逵

鄧寇列傳第六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故城在今汝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下有父城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師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漢兵起異以郡掾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亢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人之用不足為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

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前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音祧）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此作殷字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謝音盧羽反

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流涕光武亦哀痛之因謂詡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百姓失望無所依戴（從音子用反戴音謝孟反）所至虜掠恩德夫有棄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又飢渴易爲充飽（猶言涓滴之優）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魏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上音式夜反）至饒陽無蓽亭（無蓽亭名在今饒陽東北蓽音力于反）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治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爇音而悅反）衣盡濕也異復進麥飯菟肩（菟音吐兼反）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虖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兵此八十里耳是白北而南此傳先言到南宮後言度虖沱河南宮在虖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宮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乘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城成父縣西南）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

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鬬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舜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表識諸營各記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又降匈奴于林闕頻王（匈奴王號山陽公數記曰頻字作磻音蒲堅頻音碓）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舜陰王季軼（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鐵脛更始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孟地名在今以爲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內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乘縣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伯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與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謂更始也）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共立盆子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杖其人乃與其私屬去

敗堅定大計論功古人 亟急也古人已謂機子項伯等 轉禍
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
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
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
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
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
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 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
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 物之要故取譬焉
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
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 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 又
南下河南城皐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
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
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 續漢書曰士鄉在滎陽
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

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
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 令朱鮪知
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
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 平陰縣名
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
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
勑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
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 三王謂張邯為淮陽王廖
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
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
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
命發於精神 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
蜀河南郡 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

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賈）引擊陽翟賊（續漢志曰太中大夫我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令二百里內叢終超根破之詔異還京師會馬時赤眉延岑大司徒鄧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劒）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鄉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

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作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二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阪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共縣長四里關二丈深二丈五尺山東也）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

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夔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若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庚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龜池以爲憍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

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節異岑走攻析（析聯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練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悉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鯈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揚周據谷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呂鯈據陳倉甭閎據沔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

就呂鮒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
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遷擊
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
間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懷歸也杜預曰雖）懷來百姓
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六門歸附之多也史記）異自以父在外不自安上書思
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
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

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到宋嘉西上因以章）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
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
侯（通侯即徹避武帝諱改焉）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
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又而益遠
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
豪傑競逐（逐爭也）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
聖明在傾危涸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
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臣爵位所蒙巍巍
不測乎誠冀以謹勑遂自終始見所示臣
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
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
恩猶父子何嫌何疑反而有懼意六年春異
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
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荊棘揳捷之謂以喻紛亂）既罷
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
無粟孛豆弱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
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管仲
中鉤後曾經揩管仲而送公齊桓以爲相說苑曰管仲
桎梏檻車中非無縲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
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檻車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

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共巾車而載之）後數引謀見定議闕

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更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至隗

囂棄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

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忤

小利（忸忤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酈雅曰忸忤猶忸怩也郭景純口謂慣忤復爲之也忸音尼丑反忤音逆）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突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

政良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務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將軍虜兵猥漢中捕虜（○劉攽曰窶王常傳中當作忠）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猥衆貌雅曰猥衆也）拘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城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縣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鶉國人本屬志鑾當依續）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萬騎曰逐王破之（奚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

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
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
立囂子純猶拥兵據異公孫述遣將趙匡
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
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馬異璽書曰聞吏士擔銃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有失望也金 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
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
將攻洛門未拔洛門聚名在冀縣南有洛門山 病發薨于軍
諡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
彰弟訢爲折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
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國緡邑此地也在今兖州金鄉縣 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良鄉東觀記曰坐闘殺游徼會赦國除 永初
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
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

馮異 岑彭

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 光
耀萬世社稷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
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
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肅曹紹封
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鄧騭功也 況此未遠而
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
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
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

馮奉世傳注引景風至宛下注云景風至則封有功也

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 王莽
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
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
母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賞客戰鬬甚力及

甄阜死彭被創亡歸薊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譜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尤寫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歸德縣名屬沛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印與將軍偪偉鎮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強句踐之後強爲姓東觀記曰偪作逼偉反擊走印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

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門并設鼓欲人必於其下也劉攽曰注中將軍集文當爲中軍將）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家豪右謂大人也）乃貫歆（貫覽也）以爲鄧禹軍師更始遣立威王張印與將軍偪偉破之於是拜彭爲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續漢書曰時天霧晝以爲彭已去令其兵皆穫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

空王梁建義大將軍宋祐右將軍萬脩執
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
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
圍洛陽數月未能下帝以彭
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
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
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
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解上見文皇
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
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
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
與首領又諫更始無遷蕭王共伐誠自知罪
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
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爲信也彭復往告鮪鮪

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
上趣向也鮪見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
詣彭額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
諸君徑將大兵上輾轉歸鄗王更始傳并鄗王乃
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
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
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
淮陽人後爲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
物衣服寶貨珍膳之藏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
州下巂巂縣也續漢書曰縣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名山縣東南陽郡故城在
許州葉縣等十餘城進拔宛葉
陽堵陽平氏縣屬南陽郡至城安民陽與其兄陽皆破其屯壁是
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
黎王略有十二縣東觀記曰豐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盧襄陽
鄧新野襄鄉鄧縣陰槃陽兵合萬人即音求妃反董訢起
堵鄉許邯起杏杏陽縣在南陽復陽縣又更始諸將各擁
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

多依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消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漢軍獲其輜重屯征南大將軍岑彭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中當作陵門）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消陽（消水出武關東流谷中即今不絕歸消奉奔逐夜奔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驍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見北史武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驟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并諫曰鄧奉背恩

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帝嘉彭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悉其衆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兵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漾谷中即今不絕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漢陽也）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持

京舉宜城降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降東陽侯自稱大將軍收南郡人陳義等爲將軍攻破江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續漢書曰辛臣爲戎作地圖圖彭龍張步董憲公孫述時所得郡國）洛陽地如掌耳（東觀記曰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之彊猶爲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益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勿篇下降必中將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

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按夷陵道至秭歸（秭歸縣名今屬夷州續漢書曰和紀）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壹書拜駿爲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今峽州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蜀漢之喉咽）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與交趾牧鄧讓護羌謁者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又遣偏將軍馮冀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翁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暉將兵詣彭以暉爲率義侯不肯遣）

子故言或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卿漢之毋方稱太夫人也注列）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攻之不利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雹襲水沙地中數丈尚出故城不拔續圍書云以繩盛土爲堤壅西城谷盛土爲堤壅音擁）救兵到囂得出還輩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奔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殿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叢聚百姓持酒肉迎軍口蒙歸家將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蒲田

戎程汎將數人乘格單下江關（杨節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泭也郭景純曰水中縛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陽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可第音步佳反泭音匹浮反）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校東道夷陵據荊門虎牙（解在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亞船名橈船之上施板障小牆也爾雅曰檝謂之楫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直進露橈謂露檝唐突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謂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雇音古卓反）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兵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

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杜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橫)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杜預曰南郡江陵也)藏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父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原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攽曰注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今皆長吏也此宜作吏)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吕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蜀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萃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藏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江也)龔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政城在今益州成都東南)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豪無犯(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入關秋豪無所取)卬殺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前書

音義曰任貴越職夷殺太守救根自立爲邯鄲王會彭已斃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注爲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遷卒子伉嗣（伉音口朗反）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祿勳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

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濕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刺惡木蟲名以喻姦吏侵漁寇盜充斥也）我有蟊賊岑君逐之（蟊賊食禾稼害蟲也）狗吠不驚足下生毳（毳長毛也大無道吠故足下生毳）含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當也）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兒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聖主得賢臣頌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雖陰季生季生奇其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之謂門人曰賈君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舜禪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若）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文不逮桓文）定六國之

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　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用也弟但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益賊復馬嬴（嬴力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謂補部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酒府官蜀復與陝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但欲以復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鄜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按埶鄃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即以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暴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鄃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撥叩地曰鄜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鄜帝笑曰執金吾擊鄜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驃騎都尉陰識驍

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鄛連破之月餘君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盡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還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新城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遺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取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便自助上不）

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鄚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東國壯武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東下密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東南挺觀陽在昌陽縣西北音廷）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

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以吏職爲過故昔以列侯就第也）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閉門養威重來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侯鄧禹膠東侯賈復好經術善處朋友（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上不令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辛誼曰剛侯子忠嗣忠文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宇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武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

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北塞得生口　太守殆誰曰虜入塞徵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户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禄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無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一名黄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拍人之名違讓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賈逵傳

賈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究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馮岑賈列傳第七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續漢書曰雒陽人鴻爲司徒掾使持節降河北幷州二千石）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乃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安樂縣故城在今涿州固安縣南）漢到縣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議衆未知所出（議作也未知所出何以決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未求食者似諸生漢召故先爲具食。劉攽曰案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城拔王郎大將趙閎等）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數進奇策矣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閒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乾也凡鳥之通健猛悍者皆名鷙鳥之猛勇也）光武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勑諸郡不肯

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揚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猶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眞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勑必當

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龔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成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

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傅舍出殺之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銅馬五幡等又攻銅馬重建馬明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遣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強弩將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主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鞏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鳴山東北出羊頭山東北流歷武鄉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于濁漳水又東北過武鄉縣北又東過涅縣西又東北過武鄉縣故城東又東北過涅縣東又東北過阿合縣東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岸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故城在今洺州永平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北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東南又東北過斥丘縣東又東北過廣平縣東又東北過列人縣東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兵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故東船郎郭伋黃幡號黃頭也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漢軍船後甲校戰令諸部前曰聞鼓音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王俱大進案文多一大字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文壻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直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況書或因地以爲名時禹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南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五豪右也郡音華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禹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

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破建威大將軍耿弇中將軍王常等劉攽曰耿弇中將軍王常等前書鄧通爲黃頭郎注引漢舊儀黃頭郎者黃帽黃衣也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平縣東南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叛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勑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二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

及彭破荊裝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櫂也吉人遥反）將南陽兵及殆刑募士三萬人沂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橈為郡南安縣白鹿津在縣北臨大江南岸）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犍為武陽以東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橋以木柵為表吉將萬餘人劫劉尚軍於廣都記表吉將萬餘人劫劉尚軍於廣都記表吉將萬餘人劫劉尚軍於廣都記

北自將功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表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輕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劉攽曰案文當有一山字）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踰城走廣都郡歙遂移檄郡縣而帝宿渠楊偉朐愍徐容等（宿渠朐愍二縣名皆屬巴郡朐音劬愍音忍宿渠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朐音春暇音閑其地下溼多朐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歙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歙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

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餘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坐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常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劉攽曰大將得之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重（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

初無辨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猶詳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記曰黃昌字仲元潁川人元弟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謚以武發為溢詔特賜溢曰忠侯）發匿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解見順帝紀甲士也霍光傳云光薨賜以梓宮黃屋左纛軍陳五校輕車介士武騎送葬是也）子哀侯成嗣為效尺以輼輬車

若彼此之誠未洽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猶以有餘見疑況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光武時省）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吳漢王梁同勸寵）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教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許州縣也劉攽曰案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其夏督駙馬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郡（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

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拒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督郡太守（薛縣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督郡太守梁丘奇也）而彭城扶陽持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秋蕭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抒音食汝反）又破永沛郡太守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儉）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園夫祝宰樂人（楚即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園夫主起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露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紀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蘄縣

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薪音機 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蜀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復追敗周建 技之 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復追敗周建 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賈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賈赫音肥今有此姓賈音奔案文多一賈字 憲聞之自剄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勑曰可直往擣郡則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 延等以賈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劉攽曰遂字總下有遂字誤之 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知已立圍其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賈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郊殺伏尸萬餘人憲乃解郯圍還保昌慮

封定食萬户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

為盧亭侯（東觀記作盧亭）牧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城在今鄂州向城縣南地）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茄為左右小將（何兄貴乎俊即茄也東觀記曰俊初調祓拜郎中綬上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將軍將軍陽終衣九百領以與君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安次縣名屬故城在今涿州）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東觀記曰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

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故城在今胡城縣名）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擊頻丘降三城（頻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頻丘縣北臨河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山名在今滑州白馬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因以為名）四年轉狗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是時太山豪傑多擁兵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嬴縣名屬太山郡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數人之印綬）俊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武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琊太守領將軍

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嬴榆（嬴榆縣名屬東海郡嬴音盈）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時大著威震青徐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君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矣（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鄴靳春侯（南陽故鄧浮封鄴春侯鄴音渤）浮薨（靳春今鄧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

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頻川郟人也（郟縣名今汝州郟城縣也）少為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街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姦盜賊捕逐盜賊掩捕也）

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羌（華嶠書曰字作鐊）於沮陽鄗（鄗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柏鄉縣北）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葦顏

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
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
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釂
酒饗賜慰納之釂音所角反說文曰卜酒也詩生民以薌曰釂也越人
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別至垂鵲
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
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郪見光武紀時宮眾多食少
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
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反音翻會
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
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將旗幟登山鼓
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
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
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
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鄭
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

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獲寶物宮賜吏士將練六千匹自是衆勝
追北降者以十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此
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指矣軍云至平陽鄉蜀將王
元鑿衆降進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
恢復攻拔綿郪綿郪故城在今綿竹縣北郪音七私反綿音綿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郪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
百昇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
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
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廣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
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
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
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
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
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鄭
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

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軍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綏）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孰無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入耳宜小挺緩（挺寬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勑宮微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也（抵觝解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齊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崩過時者數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忿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樂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

謀近者逸而有終遠政多忠臣勞政多亂
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
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
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
自取滅於日月之災百
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役欲遠事邊外乎孔
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顓臾
氏會其土地啟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有仕於季氏
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
恐爲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彊而

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傳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
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
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益曰愍侯子
信嗣信卒子震嗣
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
封松弟由爲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敞無秦項之
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紱陵州縣
聖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童巴
興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
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
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其
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
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宮馬武
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

斯誠雄心尚武之幾
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於包
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
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遣使詣闕貢馬西域十八國俱遣子第入
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四年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
繒五百匹輒爲虜以羸弊禮也其意防蓋已
弘深豈其鎮沛平城之圍忍傷黷王之陳

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反

賈曰吳公熟彊寔為龍驤戰國策曰雖頃為人聰不轉者執志堅也驤舉也若龍之舉首奮鬣則洪雲出流威盛鄉陽曰神龍驤首奮鬣舉也若龍之舉首其望之白起視薛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侯休休是亦雄揚許慎曰揚士休然又口推師尚父時推雄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耿弇列傳第九 范曄撰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弇少好將帥之事後漢書十兒

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猶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所逐乃之東萊止於人間也後為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表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經有權謀

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狩田常見郡尉試騎士案漢舊郡試騎士講武為設○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案漢舊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尉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

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會弇按劒曰子輿襲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轔轢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降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之邑人（龐南陽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柴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擾亂上相失以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前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見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太守彭寵公孫大將軍義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義庶得自置偏裨

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暴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暴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葦順爲上谷太守察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幾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弇以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印橫暴三輔）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脅婦

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叩心更思葬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莧反）其敢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弇以此喻焉。劉攽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劉攽曰案文多一其字）光武大說（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輒卿耳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葦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祭五校賊於廣阿斬獲殆盡降者數十萬人遂平河北振旅還京師論功以弇爲建威大將軍騎爲軍鋒轅破

時軍士疲敝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壁堂練切壁壘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縣名屬漁陽光武紀見）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西南俗音銀）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俗音麻）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

白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亦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東陽鄉名屬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山名在今蜀中山國真珠慶都山存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

軍劉喜屯陽鄉（陽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以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漁陽（郡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遣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袁松書曰陵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冀立吉不足乂君其詣行在所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深河在今聊城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太將軍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濟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濟州濟陽縣也故城在今山在濟南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連亘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云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濟州金鄉縣東南也）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塞阬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兢懼（兢恐懼聲音呼勞反）費敢悉衆降云歸張步云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

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晝中邑名也晝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濰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間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會備集也）後五日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閒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

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懼遂將其衆二萬餘人守臨淄中（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之長子故曰大城）又皆疲勞足可擒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袁山松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小城內有漢景王祠）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會弇明旦復勒兵出

是時帝在滎陽聞酈食其爲齊下七十餘城
至陳俊謂酈生曰將軍所攻自往救之未
以須下來酈生曰漢王慮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
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
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
中溝塹皆滿酈生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
爲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
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
兩步還鬬兩伏兵相蹙收得輜重二千餘
臨淄自勞軍韋臣大會帝謂酈生曰昔韓信
破歷下以開基（前書曰酈生說齊王田廣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
韓信襲擊已降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
將軍獨按兵敵其功乃
（齊已降欲止韓信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止也）
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齬生又田橫降高帝

詔齊弱不聽爲仇（酈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張步前亦
怨（大司徒伏湛即酈生之父）又事无相類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謂酈生從帝幸洛陽時請收上谷兵定齊地龍取張豐平張步等）常以
爲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酈因
復追步棄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乃肉
袒負斧鎖於軍門（鎖鍛也示必死鎖音竹林反）酈傳步詣行
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掠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酈生北海郡高密縣東東萊
北海齊千乘臨淄平原樂山臨邑濟等）令步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
兩皆罷還歸鄉里酈復引兵至城陽降五
校餘黨（祝阿餘黨地）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
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今屬扶風故城在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
此）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
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酈凡所平郡

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親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襲並爲中郎將拜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況卒謚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拜二兄各一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吉日時掌一次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驕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

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忠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協嗣愉糜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顯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授嗣尚桓帝妹爲社公主爲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宋錄注云援字伯儒宮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閒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帝諱改也）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附孌侯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服爵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國除（宋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劉攽曰案前後皆作紹封此誤）箕平侯爲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以恒爲陽亭侯承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屢破韓信說高祖曰項王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朝勝謂而勝敵）弇決策河北。（劉攽曰案能傳賛語無單可言弇耳）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救全齊而無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變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武安君白起之名將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章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發所過郡一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賛揚稱臣而不名）今東幷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啟也）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攽曰案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安主此對文非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以先矦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頻丘陽翟上蔡令所

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矦愛少子霸固自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將軍左右校尉也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劉攽曰案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頻丘陽翟上蔡令所作置）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

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閎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處專在匈奴以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閤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

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奏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因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彎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裂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

又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

巡郡國及幸官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　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耿夔為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恒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剔字古通用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又竇憲敗以秉黨免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大醫令吉平（平或作秤）丞相司直韋況晃暈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

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真斧北單于延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栗邑縣名屬西北故城在今同州白水）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涌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豹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及諸郡兵屯鴈門虜

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燮爲先鋒而
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燮俱進
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奠鞬日逐王三千餘
人遮漢兵燮自請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
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
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
羸病遂畔出塞燮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
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燮勇而
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音翦）元初元
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
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
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
於家

蔡字伯宗國第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
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
出擊車師請蔡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
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
護戊己校尉乃以蔡爲戊己校尉屯後王
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延也今涇州浦昌縣城是也）謁者關寵
爲戊己校尉（蔡曰劉攽曰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
恭一校今都爲戊己校尉蓋流俗不知灌書以理觀之蔡是戊校寵是己校也）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
西州縣）
屯各置數百人蔡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
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
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
建女公主嫁烏孫昆彌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賜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
蔡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
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蔡遣司
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
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
蔡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

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窮馬糞汁而飲之（管謂壓管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大宛中城名昔貳帝以爲號也貳師將李廣利伐大宛至此二四一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將李廣利伐大宛至）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東觀記曰恭謂虜曰天神祐漢今日飲水不可盡殺也）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殺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

畔與匈奴共攻恭恭更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煞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後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多諸城上虜皆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初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下是其窮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兵不至車師復

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地）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呾特訾降）會關寵已發豪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慶賀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有今沙州龍勒縣玉門關是也）唯餘十三人衣糧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顯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今共縣屬汲郡）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據東觀記呂馬翼）齎牛

酒釋服肇情不今追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
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
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
討西羌恭屯包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
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
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音媒交反燒
何羌等十二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
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甘得
羌胡腹心今大漢鑪固即其子孫前擊白
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
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
防怨恭蕭音肅竇固奪其權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
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
本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
曰京兆虎牙都尉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
二補前兵護園陵○劉攽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文
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也此兩官也元初二年擊叛羌

於下奚城軍敗遂殺詔拜溥子宏皋並爲
郎皋字季奉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
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皋率烏桓及諸郡
兵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
遼東降自後頻出轝克獲威振北方遠度
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
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大夫十三人尚公主三
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
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其弟毛窮海不爲
大漢羞蘇武武帝時使匈奴乃幽因武於大窖
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幷咽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
之事喟然不覺第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
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舍生而取義也
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
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於壇上桓公曰齊與魯莊公會於
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
昔

侵地而與之盟相如曰相如解見趙恂傳也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一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祈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龍兵往收燊卒來集漢營請閒趙殺醴酒齊城況舒翠從亦既有成國圖父業分此凶狄謂歐陽立日逐王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治胡情變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耿弇列傳第九

銚期王霸祭遵列傳第十 范曄後漢書十

銚期

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謹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隸僕掌辟宮中之事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通與蹕同開衆皆披靡披芳及反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吕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槀肥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槀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槀故肥子國也漢以爲縣故城在今槀城縣

西南並蠻眞定國槃音力追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奚反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翕正也○劉攽曰案幘爲馬汗期被創中頭則是幘字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閒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唯天子得稱警蹕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在今博州聊城縣也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矣安成縣名蠻夷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

時檀鄉五幡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第陸謀欲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當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賊之樂即往將母往就第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

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武帝將出幸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近）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斯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懸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冊嗣復封冊弟統爲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鄭縣西北一名馬頭城）後徙封冊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銅陽縣也）冊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爲郡決曹掾主眾法事）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籍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劉攽曰案功曹右史耳不當有令字）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豈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敘摩肩逸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轉重下同）霸慚悵而還（悵亦懟也音遷）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

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
喜光武笑曰將軍計決邪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
河冰亦合乃今霸護度（堅護度也）未畢數騎而
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
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
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
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始天瑞也以
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
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
河北常與臧宮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
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刻曰案之脫衣可言以斂之躬親不宜複有以字）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
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傳俊兵
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
矣（寇波縣名屬蜀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
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

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霸
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
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
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
敗勞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
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
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
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
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
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
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鬚請戰霸知士心
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
敵驚亂敗走霸武各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
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
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
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

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大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媽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以省隴蜀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軹侯（軹縣屬江夏郡軹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淩儀長公主

爲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傳 從父弟子

祭遵字弟孫 祭音側界反 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素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 貰猶赦也 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顯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議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驍騎都

尉耿弇虎牙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弇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 說文曰玄赤黑而上也玄音弘反 初豐好

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遣弟恂奉璽綬詣軍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與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綈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悼之尤甚

遭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
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
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閔過喪車瞻望涕泣
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
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人夫住宜侍御史五人持節護
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今以公卿讀祝以
爲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
農給費博士定謚議奏曰臣聞先
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美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豈
須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
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絕嗣孫曠等也言功臣死後子
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
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
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
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劉攽曰案文當源

光明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
軍頴陽矦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
傷遠迎河南惻恒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
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
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卓高也古名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
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
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懷也故臣下竭力盡
死以報其上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
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
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
蜀先登坻上即隴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
衝難衝兵衝也渭口大漢歌拿若
要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制御士心不越法
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
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

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曰投壺禮記五寸口徑二寸半容十五升壺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爲優劣也）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以禮成之（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故吏騎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恩如此

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銚期見上感勵對曰性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慙慚懼也）無子國除凡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壞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墾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

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鈔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

二十五年乃使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

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劉攽曰案文功當作切）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讋（音之涉反）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形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形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劒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形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大僕吾之禦侮也（尚書）

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形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形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詘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仗也皆爲文）（簿而上之）身自詣兵也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

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遂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遂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

論曰

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周亞夫也爲將軍其營亞夫持兵揖曰此眞將軍也攘苴孫多爲邊吏若皆有名稱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爲將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容見文帝曰此眞將軍也攘苴孰人田穰苴也孰景公使爲將軍陵莊賈生穰苴與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

政移嶲俗（嶲古猛反又音以水反）數入請符以立信胡貊數郤於郊下（數人謂數斗人偏句何等也符驗也爲縮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數郤謂偏之級受賞賜）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爲一世）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眚過言衆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也左傳曰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音所景反）惜哉畏法之敵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庫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遠左邊廷懷和銚期王霸祭遵列傳第十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後漢書

任光傳　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吏郡決曹夫（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與世祖破王尋王邑　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信都令也）功曹閔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延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

不能全（獨守孤城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舍謂光曰伯卿今勢力虛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盛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子路者東平人姓麦

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劉昭補注續漢志曰郡太守明治掖縣）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力不能名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府泰安州東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在平（在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聊城縣東在音仕詮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涿州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

朝請甚多卒子況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況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況廼置員吏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況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慴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況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數正顓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

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忠擢屯
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卒
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
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爲
高密都尉（白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人比二千石職卽高密侯不宜尉也疑誤○劉攽曰注高密侯案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忠少
孤（少詩照反）

而忠獨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
長（王莽改六百都國曰新
蒲郡尉曰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
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
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
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
脫衣帶衣服皆薄使
忠解幹長襪忠更作新袍
繻解交小單衣前而上之）因從攻下屬縣至苦
陘（苦陘縣名屬常山國章帝改曰漢昌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

歸郡忠還復都尉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勃海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洳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勛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桀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犀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襄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著音直略反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東觀記曰病瘅免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元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爭承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卒子慶

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剋而病卒于軍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泫音工玄反

泽州高平縣也有泫谷水故以爲名今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爲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脩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

形初爲王莽和成卒正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

以彤爲卒正也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拘城逋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拘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

武元年更封鬱壽侯（鬱壽縣名故城在今洺州鬱壽一西北）行大
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
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
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樂陵縣東北也）十九年
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
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紫嗣
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
因留眞定納郭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
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故城在今德州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蓋縣西北平多二丘平臺者眯也）
以理隱難昭（彼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
推察者也若廼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
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
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
以興邦（論語曰曹定公問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
爭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細君也）率宗族賓
客裹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廼
開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
軍皆爲列侯時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
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
因留眞定納郭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
即郭后所居之里名也○劉攽曰案文無故知有閨字蓋本是里字
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
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
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
德州蓨縣西北）以故爲驍騎將軍封
浮陽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滄州清池縣也）喜卒復以
皆傳國于後向從封東武陽侯（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
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

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宮皆置上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舋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乞之廼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閒兄弟稱王（拔猶本也拔音步末反期音暮）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竊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傳曰力命然若有餘何注曰命然自足可以成功若平）**竟**（公羊）**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公羊）**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即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杜絕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乘純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以反之）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練襜褕絳衣也）**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育縣名故城在冀州）**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棗強縣西南也）**炭**（鄧元注水經曰郎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爲炭國）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廼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勇曰何以乘人曰財故能引之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世祖數息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動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銜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延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東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憚馬折肩時疾發還詣懷宮（懷宮河內縣名今懷州縣是）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伪識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王（漢以火德王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揚病瘦欲以惑衆與綿曼敗交通（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庭密勑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眞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眞定

宗室之出（男女謂婿妹之子爲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廼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眞定懾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廼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荊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廼能見思若是乎八年定封爲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繫誅淨郡太守朱英親鬬今國屬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招是非然受尭舜之罰者不能愛己也已更擇國土今侯無介然之愛乃更封純爲東光侯也）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乎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齊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

年卒官謚曰成矦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矦（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郡太守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矦者四人關內矦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矦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肝爲高亭矦肝卒無嗣帝復封肝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矦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嚴城解圍（解圍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佗音於危反委佗猶逶迤行貌也還旋也二守謂任光爲信都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古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純植義發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朱祐傳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祐作福避安帝諱改）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假矣）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陽郡）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日角謂在光武額上類似覩之）以爲偏將軍封安陽矦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云封安陽矦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上并置九卿一故使督姦收焉）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即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矦（堵陽縣名屬南陽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北音者）冬與諸將軍擊鄧奉於淯陽祐軍敗奉乃肉袒因祐降帝復位而厚加慰賜

遣擊新野閒皆平之（隨縣君縣南陽郡故城今隨州隨縣地）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縣名在南陽平原郡）岑邑七千三百戶（東觀漢紀同祐自陳食邑今恒山縣也）十七年增邑定封南陵五百戶（東觀漢紀同祐自陳南陵土不滿也）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諡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漢紀曰祐共買蜜合藥上之明年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轘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擊延岑餘黨陰鄧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

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恒山縣也）十三年增邑定封南陵（南陵縣名屬南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漢紀同祐自陳南陵五百戶非實戶口薄而國大縣安帝上不滿也）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進擊黃郵降之賜祐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諡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漢紀曰祐共買蜜合藥上之明年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轘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擊延岑餘黨陰鄧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言語為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共謀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起丹將兵南歸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數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王郎來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王郎來上曰為王郎將數二郎兵以拒光武時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緱（兒音五奚反）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志曰前緱氏縣有武帝射處迎擊上當得上盛東緱重險東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皆從橫丹還世祖即位以識文

（東觀記曰拜丹為大將軍騎將軍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前書項羽說武帝語羽之詞）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華陽

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癒見上在前發寒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綿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地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也潞縣西北

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遵爲監亭侯

王梁傳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未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之象帝以野王衛之所從出也於是擢拜梁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不奉詔勑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撤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前書

音義曰蠡縣名或曰城名蠡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蠡而捕虜將軍馬武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眾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爲人興利旅力既愆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訛也雖蒙寬宥猶勢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以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勃海今冀州縣十四年卒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傳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蜀郡北都國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軍杜茂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使持節拜茂爲驃騎大將軍督幽并兩州諸軍擊匈奴北邊大原郡光祿大夫董級等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

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發郡弛刑配茂
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
委輸金帛綿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
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羌門人
賈升霍臣解勝等爲尹由所略由以爲將
帥與共守平城升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
郭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
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
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鄔氏之屬鎮撫羸
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
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
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
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
朱浮辟爲吏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
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浮擁護諸軍各深溝高壘數挑戰成堅壁不出
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
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蒼謀反。劉攽曰案王平原忠是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
樂亭侯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
祖頴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 郟音古協汝州縣名今
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
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
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諸虜將
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討擊校尉王霸別擊校尉王賞發
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
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應劭風俗通曰謹案禮傳共丁氏之子曰
諸軍各深溝高壘數挑戰成堅壁不出 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曉故把以爲祖神祖祖也
使軍吏殺人免官削

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
屠岑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
年夏封平舒侯（平舒縣屬代郡）八年從征破隗囂
以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
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
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可也縣一名仇池縣屬武都郡今屬四川綿竹縣也）明年
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
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
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
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
渭橋（西河今陝州縣本名潢橋在今富昌縣北渭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
（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分爲左馮翊也）太原至井陘
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
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溪水在今辰溪縣西）上太守印
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屬滁州縣也）就國
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
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
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
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傳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宗室也王莽居
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
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
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謁歸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東）迎妻子置洛
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爲騎
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
妻子建武二年封元父侯（元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
四年拜謀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北

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治今勝有金溪穴相傳吉北謂之禁溪）徵側徵貳之妹（徵側本詩昌縣也雒音雷凌音陵）獲其帥徵貳徵側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降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尊酒十斛

（周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粟米一斗為中樽菜米一斗為下樽也）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潁南郡也）中元二年卒謚曰靖侯子安嗣

傳俊傳

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收其母俊以縣吏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第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觀記曰傳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莫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涕泣謂俊曰今日罷倦甚渴卿寧憒邪）以為偏

軍別擊京密破之遷歸潁川收葬家屬及
世祖討江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
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
祖即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
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
擊破泰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
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無湖侯（無湖縣名屬丹陽郡）

建中初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
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孚
鐵爲高置亭侯

堅鐔傳

堅鐔字子仪（東觀記仪作仪）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
吏世祖討河北或薦者因得召見以其吏
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
大搶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
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

濕強侯（濕強縣名屬汝南郡濕音於斷反）與
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
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第一門也）而北頭第一門也鐔與建義大將軍朱
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武
庫藏兵之所）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
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
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
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驎音力刃反）鐔乃引軍赴宛選
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內侯蕭宗怒貶爲關內
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
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
閒道路隔寒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
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
百枚重十鈞以上者）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及帝征
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爲左曹常從征伐六
年卒子鴻嗣鴻卒

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傳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按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登叢臺（故趙王臺在今路州邯鄲城中）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父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對酌於前世祖以爲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即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

（馬武）

（千人明千是十字）

（鄗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鄗音高）

（劉攽曰案文言武特戰奔擊何能殺數）

（鎮其後也）

（廣陽國故屬此亭爲小廣陽也）

（平谷縣名屬漁陽郡後漢縣名屬右北平郡聲音相近）

（殺鎮後也音丁殺反言兵敗而）

（即墨平亭也在今萊州范陽縣西南以有）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及至平谷後雖而還等敗於槓水武

子就國武陘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户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皆高蹈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謂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法以容此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禄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黨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破羌戰浩亹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閤亹音門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渭水一名谷名都水西自阬谷渾界入在今都州渭水源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鄭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守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鄯州化隆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潦亭侯潦音胡巧又力鳥反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

勇（國雲已其聖人合傳）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先王道既衰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桓晉文公齊桓晉文公）猶能授受淮陽勳賢皆序如管隰之送升恒世先趙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事之管子曰管仲寧戚桓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南（軫音之忍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猶之徒（雍容雖踈賤繒老為事皆高阻）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汝陰侯阿衡伊也衡平也言天下恢倚而取平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執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誾然自縣（誾和悅貌）繼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靖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蕭王盧綰及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

謝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薦舉社稷之衛也）

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猶勃也音其勿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猶之徒（雍容雖踈賤繒老為事皆高阻）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汝陰侯阿衡伊也衡平也言天下恢倚而取平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執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誾然自縣（誾和悅貌）繼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靖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蕭王盧綰及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

謝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薦舉社稷之衛也）

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猶勃也音其勿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猶之徒（雍容雖踈賤繒老為事皆高阻）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汝陰侯阿衡伊也衡平也言天下恢倚而取平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執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誾然自縣（誾和悅貌）繼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靖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蕭王盧綰及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

謝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薦舉社稷之衛也）

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猶勃也音其勿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猶之徒（雍容雖踈賤繒老為事皆高阻）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汝陰侯阿衡伊也衡平也言天下恢倚而取平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執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誾然自縣（誾和悅貌）繼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靖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蕭王盧綰及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

謝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薦舉社稷之衛也）

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猶勃也音其勿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猶之徒（雍容雖踈賤繒老為事皆高阻）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汝陰侯阿衡伊也衡平也言天下恢倚而取平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執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誾然自縣（誾和悅貌）繼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靖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蕭王盧綰及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

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
其蔽未遠參任謂兼勳賞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若漢高相並用功臣則其蔽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何否即說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庶官負俗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矦唯高密固始縢東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其餘並

于後昔留矦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矦往往偶語桑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爲天子而所封皆尉所雅憎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而鄧陽多顯鄧陽光武以鄧禹爲大司徒陽夏矦封禹弟訓爲陽夏矦訓子弟俊不宜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

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今安侯劉植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遽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高密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衞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朱浮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乂庸功是存庸勳也言將興帝績則念勳功之臣也
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
姚變龍姿麗景同鑣姚變納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麗齊也鑣也言諸將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矣（章武縣今滄州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也）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弟侯也見前書以軍功封建武（東觀記作美書並云寧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邑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舜之子）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驅入關王邑薦融琅琊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以爲

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拏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壯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流也可以保全不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莽中有姓庫音舍人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

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覩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讓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馳逐雄桀未決（須羽謂高祖曰願與市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吾屬國領都尉職掌蕃人故置從事監察五郡融等從受正朔嘗皆假其將軍印綬置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爲從以威統相屬爲衡）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爲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徙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傳物道

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父矣（哀帝時夏賀良言亦陛下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顯也）見此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棄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通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辯優異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

鎭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音奉書獻馬悉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言輕重也楚勝與漢即漢捷）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錫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謂通說權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棄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通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辯優異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

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來事而已今以黃金

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溢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

（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孥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封作廣宇）帝復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

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輕忽公務迷而輕忽光武也易音以豉反）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北面者南鄉荅陽之義臣北面事君也）及遣伯春重沛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言違恩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卷十三）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哀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天過以德取怨（詩邶風谷風之篇言人有過失以我爲讎）知且以言獲

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省察也）棄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竇太后從兄子也封孫脩爲侯也）魏其侯列傳（魏其侯竇嬰也）魏其侯列傳（魏其侯竇嬰也）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外屬謂母之昆弟姊妹之子曰甥）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氏（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甥）定王景（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卷十三）因昆弟無故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驟賓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遽止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薛瀧等以爲人所出識爲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以富貴驕人見前書）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羊豉反）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爲將軍所讓（謂讓書言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殷懃勑慨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說文曰矇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曰發矇廓然洗照矣）非

忠孝慤誠孰能如此（慤或作慥也說文曰慥愿謹也）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罰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解說而結攏）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

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伺候

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桀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也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閒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倪其後緩急送用首尾相資囂執排迮（排迮謂廹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又

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豪小月氏等（小月氏西域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聞會見儀適（猶言適值）是時軍旅代諸將莫三公交錯道中或有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笄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永壽參安安風四縣（安豐縣並屬盧江郡今壽州安豐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豐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北頭注左傳曰秦在安豐蓼音了○劉攽曰蓼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

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德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父尊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本職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雒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奭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言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

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口碑第倫之子遷懷帝時為尚書令見前書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義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兼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帝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觸記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玥去婦因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寶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侯竇融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寶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嬰竇太后從父兄為丞相會賓客之罪連及灌夫誅滅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觸記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玥去婦因

以女妻之五年　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
怒乃盡免穆等官諸實爲郎吏者皆將家
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
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
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自高尚也）
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
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
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洮陽王
璋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
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父之詔還融
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
勳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
帝初爲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
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
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實融始以豪俠爲名校起風塵之中

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故城北又東盧溪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萬二千騎出酒泉塞（居延塞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肜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

第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第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喝音於葛反喝謁聲也陰音於禁反喝音烏故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不從又屯騎校尉桓虒奏內臣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虒奏內臣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虒奏內臣太后事無

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
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第利
疾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
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
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
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
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二十人見續漢志也）以執金吾耿
秉爲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
百石掌監五營兒續漢志）

○劉攽曰注南北軍中候案漢有北軍中候一人掌監五營非南北軍也又曰耳衛南字又當作東字）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五營以護北邊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號雜營）及
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
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
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
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
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

捆陽塞（捆陽在五原郡捆音囷）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
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
子右呼衍王須訾（呼衍其號因以爲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
裔也訾音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稒落山大
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
私渠北鞮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
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橐音託）於
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

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
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憲寅亮聖明登
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
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緝熙機也周頌曰維清緝熙）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
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出曰理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離徐廣曰離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豹如虎 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甚萬單于東烏桓
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率驍騎三萬元戎
輕武長轂四分 重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輜車也孤竹言多也 勒以
八陣荅以威神 兵法有八陣圖 玄甲耀日朱旗絳 玄甲鐵甲也前書曰漢發蜀國之玄甲也 遂陵高闕下雞鹿經
天 絳猶赤也 斬溫禺以釁鼓血尸
磧鹵絕大漠 沙土曰磧直渡曰絕 然後
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遂以染鍔 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
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
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
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四校四面之校橫徂縱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

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服樓煩悉收秦所棄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時焚之
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
宇振大漢之天聲 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也言天聲起之勇士觸忤大也 茲所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揭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 上猶至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其辭曰 其辭言多也
勒凶虜之饑海外 勒絕截整齊也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爰及其邊地界 爰邊界也已竟也 封神丘
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寓中乘亂汜
詔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
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
拜受詔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
之福 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寨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 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詔俱還到私

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奉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遣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車騎將軍耿秉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大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人）

二人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府庫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爲衛尉景璟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

朝加封賞固讓不受勇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七侯封侯）其封憲冠軍侯景汝陽侯璟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奉奏欲入朝見願請大塞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單于所

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驕恣取禍夔在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壽郅子）由

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而薦進位特進得
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壤
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
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
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横世強奪財貨
蓁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
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謂者策
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壤少好經書節約
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
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襄將作大匠襄弟嘉
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
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
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
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
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翟酺梁統子也並出入禁中舉得幸
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
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
權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
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
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
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
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
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
壤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
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遂自殺
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壤以
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資人稟給也假貸債
人非屬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
岳州相陰縣東北初憲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
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翟酺梁統子也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及兄龐執
憲誅後和熹鄧后臨

朝永初三年詔諸寶前歸本郡者與安豐
矣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
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猶虜未之勝後世猶
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罪寶蠻黎羌
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
落之表飲馬北海兵臨瀚海之曲銘石負罪蕩告清
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
者章未彰以降其寶也降損是以下流君
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閒非復搜揚
仄陋選衆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皆緣叔房韓嫕之恩耳當青
病奴僕之時衛青之同母弟生無名曰是足矣安得封矣哉寶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
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也
何意梨書崇號平東方朔稱用之

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
懷瑰琰以就煨燼者亦何可支哉瑰琰美上也
琰以爲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
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坂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
紙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
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沐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
莊子原憲編蓬爲戶論語顏回簞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
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
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
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
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仙爲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康遂薦章
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
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
待從也遷屯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

甚得名譽是時梁冀亟貴各有賓客多交
搆其閒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
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
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
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
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
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惲惲安豐亦稱才雄（楚詞曰惲惲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總一也）孫明邊伐北開西（音先）憲實突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老子作之）羅則折鼎王靈又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馬援列傳第十四　范曄

馬援　子豫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棱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馬服者言能服馴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封馬服君）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陵成懷里）曾祖父通以功曹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北地在今涇州縣陵縣東馬何羅反見武紀）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顏安樂）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後以況出珍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實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共所請也）會況卒援行喪

敬事寡婣不冠盧舍也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以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志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素與述同里閈文讀曰閈閈門也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乃貨財產賚其能施賑也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綦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同縣原涉爲掾涉守臣先見前書改天水爲鎮戎改太守爲大尹援爲新成大尹王莽改漢中爲新成及莽敗援兄貞時爲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矣稱卒正前書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貞先詣洛陽帝遣貞復郡

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紵麤布也倚柱而立援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足與計事宜自圖之援出謂賓客曰公孫子陽可與守節不可與圖大事其滅亡不久矣

交之位述終爲所禽

而入諸執者解縛如賓主之禮明旦謁述陳說禍福述大悅

封援爲太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子其慎之哉遼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與圖成敗反修飾如偶人形

豬天下士乎豬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

馬援

底蛙耳言未嘗識海故拘於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仕臣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陳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坊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門下入時上在帝後笑曰卿非刺客顏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論衡曰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閱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還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

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書曰嗚呼成勞乘之隗囂左右爲之容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冏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丁利反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

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增主人民愚其上）左傳晉作宂敢曰溢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畢愚策退就鼎鑊甘死無所恨帝

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交黨（劉攽曰案文友當作支）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廣字）前別冀南（天水縣）叔無音驛接聞還長安（縣北）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猶表）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全者將破亡之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季孟誓折覮子陽而不受其爵（覮猶辱也）今更

共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
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
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爲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
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搪櫪而
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卑正反）男兒
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
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強也）共
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

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乘何欲以
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
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閒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
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語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
委腹吮舌叉手從族乎（委腹爾雅也委音於毀反腹音乃臥反）及
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爲嗜）且來
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當獨

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
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慶竟不荅
八年帝自西征隗至漆（漆縣屬扶風）諸將多以
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尤猶也）而春卿拒之
貌也我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宋音以林反）會昌接夜至帝大喜引入
具以羣議質之（質猛也）援因說隗囂將帥有
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
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

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
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第一絕隴頭名也見前漢）隗衆大潰
九年拜援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
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
城（縣屬郡）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
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
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
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萬餘頭守塞諸

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
鈔拒浩亹隘（亹尾鼎音門縣名鑓金城郡故城名水名也
危險在鼎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閘門可蓋疾言之耳）援列營馬成
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
縣名）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
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
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
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
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
粮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
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
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
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堰曰壤）灌溉流通如
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
樂都水）則為害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客民
（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
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音烏古字林云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音一古）
反開導水田勸以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
揚封離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都氐人昔
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還復其侯王君長賜
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
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參狼羌名）援將四
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氐道縣屬隴西郡縣管
音支又音提）不曉識之（劉攽曰漢志本
作氐道）羌夷曰道○劉攽曰注
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
云出塞諸種萬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
務開覺信恩以待下（劉攽曰袁宏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任
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
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承掾之任何
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置丞成承掾史為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

遨遊若大姓侵小民縣美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強梁不從之貌）傍縣掌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臨洮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狀下伏（良甚也）後稍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采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二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如畫（東觀記曰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綬上有臣所字大外檀城皇令印皇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豚長吏印文不同悉天下不正者多矣信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竊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馬援至合浦而志病

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
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
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
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
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郡縣
皆降為交阯雒將及馬援討之奔入
金溪穴中二千乃得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
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酒瀝也許慎曰釃酒有
所瀝去糟也）從容謂賓客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

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載行
山者欲長載短載則利長載則安也）御款
段馬（款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
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
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鳶鴟也跕跕墮
貌也跕音都牒反牒音徒協反）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震先諸君紆

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
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
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
縣名屬九眞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越志云徵側兵起郡縣皆降為交阯雒將及馬援討之奔入
金溪穴中二千乃得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
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酒瀝也許慎曰釃酒有
所瀝去糟也）從容謂賓客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

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載行
山者欲長載短載則利長載則安也）御款
段馬（款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
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
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鳶鴟也跕跕墮
貌也跕音都牒反牒音徒協反）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震先諸君紆

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
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
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
縣名屬九眞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越志云徵側兵起郡縣皆降為交阯雒將及馬援討之奔入
金溪穴中二千乃得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
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酒瀝也許慎曰釃酒有
所瀝去糟也）從容謂賓客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

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載行
山者欲長載短載則利長載則安也）御款
段馬（款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
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
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鳶鴟也跕跕墮
貌也跕音都牒反牒音徒協反）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震先諸君紆

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
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
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
縣名屬九眞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越志云徵側兵起郡縣皆降為交阯雒將及馬援討之奔入
金溪穴中二千乃得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
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酒瀝也許慎曰釃酒有
所瀝去糟也）從容謂賓客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

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載行
山者欲長載短載則利長載則安也）御款
段馬（款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
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
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鳶鴟也跕跕墮
貌也跕音都牒反牒音徒協反）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震先諸君紆

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
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
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
縣名屬九眞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越志云徵側兵起郡縣皆降為交阯雒將及馬援討之奔入
金溪穴中二千乃得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
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酒瀝也許慎曰釃酒有
所瀝去糟也）從容謂賓客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

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載行
山者欲長載短載則利長載則安也）御款
段馬（款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
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
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鳶鴟也跕跕墮
貌也跕音都牒反牒音徒協反）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震先諸君紆

曰夫行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史記千里自可以為在大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相宅曰驪黃牝牡驪得之矣伯樂乃曰所見天下馬者皆下材若臨相馬譬若陳良之嗜楚學北方之鴃舌非其質也今見伯樂則喜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察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部曲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決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

手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睞欲小李助欲長而澤欲厚而緩緊舟脫也股下欲平蒲河滿欲深長而脽本欲起肘腋欲圓脽欲方蹄欲厚三寸吧如石臂前居奇反○劉攽曰止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滿欲深長而策文而當在長字上）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具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聞人之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闕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冀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

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爲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亦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交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鄧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漢溪酉溪辰溪西溪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盤瓠之子孫也土俗勇健作鼓吹作樂以祠盤瓠雖作能入水好沐髮而蛇入水故今長沙界中猶有此俗）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鑠是翁也後漢書作矍鑠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縣東南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illegible其

唉咽（掐持也）充賊自砍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船火云是援所穿室也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以商賈胡所至之處收斥貨也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箱懷不平（以授往受其印綬）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而通侠

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論議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帨申父母之戒（孟子曰衿交胸也詩云親結其褵毛萇注云褵婦人之褕也女禮父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事舅姑也）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郡以爲言吾當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
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
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
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
實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
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
固叩頭流血而得不思詔免保官伯高名
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
在今襄州棗陽縣東都
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大守（今永州也）初援在交
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障氣
（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
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蒙其賜
大援欲以爲種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
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
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
還皆明珠文犀之屬（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昱
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
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葬而已（葬侯也與綠同棄草也以
不歸舊塋時權施卄故插棄）竇

波將軍馬援按自西州欽慕聖義聞關險難閼猶礙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鄙安墊王曰許婠為我呪曰若入不出者有人闢臣入不則之泉而鄙鼠首也因王於不則之泉而拘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趣公家之難謂救倒懸也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孤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異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規負也石於萬丈之山者轢之時行仁政之急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遂救倒懸之急近也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救反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銖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

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訣無悔吝之心吝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二州九真舊屬交州開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心歸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心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僵仆也名滅爵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卜龐共即郭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否三人言市無虎必矣然三人皆言市有虎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卿去魏遠於市譖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

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醳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

以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者曾參孝孫之純而見疑孔子宋忠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大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蔽而逐孔子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巧言篇也畀與也北北方幽昏之地也昊天也投與上天制其罪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鄙陋之言言其愚闇無知也高祖曰賢能成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公羊傳曰夏滅項與成之齊滅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以桓易爲不言齊滅爲順公誨也以桓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定國則祀之能除大害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爲梁王樂布爲淮南王樂布收視苔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柯布哭之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

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友游京師長者（長者謂成人狹者也）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槃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槃子甫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在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貶而舊防未立（舊防謂先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鄧后薨有上書訟者以為甫等受誅之家賓客因事坐亂。（劉攽曰案前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因是客字客有此義也）慶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趙午不忍欺王高私置人壁中欲害高祖趙王尚私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責氏女壻曰案前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因是客字客有此義也）慶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趙午不忍欺王高私置人壁中欲害高祖乃玄服夜入侯待帝至謀欲以兵劫之後覺伏誅並見前書）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坐謙其禍臨命數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

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閱言於帝曰（閱言謂成人狹者也）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槃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槃子甫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在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貶而舊防未立（舊防謂先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鄧后薨有上書訟者以為甫等受誅之家客卿子焉（張儀賓客卿也為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

夭沒

論曰馬援據鞍顧盼自謂終能為漢家建不世之功是以慷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貪鄙之願豈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貪鼎以干湯光武與寶融書曰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若以千數呂种坐謙其禍臨命數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

之斷義必屬誠能回靚物之智而為及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怒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靑約沈靜有節操武陵太守孟冀辟為從事）後為侍中（續漢志曰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從左右贊導眾事）數言朝政得失（廖不得詞爵）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與掌門禁遂代趙憙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奢業難終）

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奉獻冠幘縫繡之屬成帝即位悉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樂及武樂人數也）然而後宮不息至於衰亂若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好厥咎維均好謂欲也）有其本傳曰昊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諺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前史書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幷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太之福莫高於此誠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

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大練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穀女樂嬪媵葬埋過制唯書紬人所滿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綈綠更與帛經緯細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弟以董賢為侯哀帝又玄體尤尤為毀飾後宮其德之象又玄黃進退不恒其德之謂也）或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詞也貶下震上巽玄生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玄體尤尤為毀毒事也）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熏也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

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若其辭或微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詞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對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爲虎賁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恩誹又防

（誹謗也以其父浸吾咏漢乃入居禁內故得保寵）拜陳西保寨美皆反（美東吾燒當之）光著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者擊物故（物無也故事沈溺死也）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賜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徒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紹封廖孫度爲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成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寨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

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第一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續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大小榆谷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

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詡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半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陽追之及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東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

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見章帝紀）子鉅爲常從小侯故以侯得常從也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

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吉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劉攽曰注士冠筮於廟門案文少一日字）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禮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小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勑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怨諮譖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

化黍兔就國臨上路詔曰勇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戾思僾田廬有司勿復請留之於京師守田廬(思僾思遏也)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謂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我見舅氏如母存焉)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

復兔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云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漸漸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如所告登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好光喪算舊坐詔許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和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

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閣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詣敬同之將軍勑羣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冷劵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榮之

前宗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鱒為郎(鱒音侍緣反)令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嘉傳曰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漸漸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後憲他如所告登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好光喪算舊坐詔許之徵書曰無曠厥官矣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士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

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叔母居九江連率平河侯上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孫九扶風曹貢爲掾從車駕東過稽安丘乃祠兄弟西歸年十一至雒陽留寄舅朱仲孺所大奴浩護視之也而好擊劒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雒都學擊劒習騎射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故字其故門生也後乃白援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潛與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嚴從司徒桓榮受之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掾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孫卿亦知名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年皇后勑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察倫阿取與自己同列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中音丁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說倪音五奚反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黜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百官志丞相府助理衆職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衆內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爲丞相掾史有衆終無所驗公府不treat吏自古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蔽欺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寬而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爲政之詞也如此絞御有體突眚消矣眚亦突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融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後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矣實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實勳受采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爲皇后實氏方寵時有側聽嚴發言者以告實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縣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譖訐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

年復坐事免後既爲實氏所怨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第次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閻固沈敦閻融留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吾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筭術劉徽九章筭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爲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

威恩稱融自有傳

校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校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校事母至孝居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甫宗以校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監官以利百姓賑貧贏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校在廣陵建立水門開通鹽瀆又興復陂湖增

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
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汎湖多劇賊以棱
爲丹陽太守棱發兵掩擊皆擒滅之轉會
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
事抵罪卒于家

資曰伏波好功爰自異隴南靜駱越西屠
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旣升家祚
以興廖之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考甫
三命茲苟弥一命而
偻再命而傴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馬援列傳第十四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
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
江翁也明
帝時爲博士上疏
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
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
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
樂道推實不爲華貌行
哀平之間自以年有耆出行有人認爲馬茂
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
慚色解與之挽車去顧曰
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
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
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公事黃門遷
密令 密令洛州
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諄諄忠謹
之貌也詩
曰諄爾諄諄
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

而不忍欺之（家語曰子賤爲單父宰不忍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而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而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
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
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曰續漢書皆作宣德侯）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斂冢

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
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卒子愛嗣卒子隆嗣永元十
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
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
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劉攽曰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時字也）休官
都令（新都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政休棄官歸家及

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
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
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
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
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
權勝子賜爲上谷太守賜勝鮑宣事在前書

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援虓呼者連響聾
城者相望（虓虎怒也詩曰闞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斯固倥傯不
暇給之日（倥傯事多下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
宰無它肅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猗技也）時已七十餘
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
表閭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卻霊臺馳以招賢者郭隗爲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之實（蘊積也）越關阻捐宗
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
犯而不校鄰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

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傳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邑因內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臣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臣瓚云八筦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父其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第五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 公平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 閒也遺也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

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 與音豫議也 奏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恭召亭長豹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疑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 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罪恭貰不問 貰寬貸也 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左馮翊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 矍音又住反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又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蔡便坐廷中（便坐於偏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蔡謙以名德父母中牟豹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嘉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蔡邕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蔡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蔡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用大憂人懷恐懼（尊崩也）陛下

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闚然三時不聞鑾鐸之音（三時春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永元十年春議擊匈奴帝在道路聞之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喪人頍丁姜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於岐下考圖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爲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踞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褻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守書曰羈馬絡頭也蹇謂蹄曰羈牛繮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人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寄也王弼注云信發乎誠而吉也劉攽曰誠來信發孟生應者豈一道而來哉必有它吉耳蔡文此義當依它注文甚明夫以德

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新殺遠藏於史冬反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實固等肜取秉來前等四道出擊匈奴圍至天山擊走呼衍王肜坐不至丞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罪應免爲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縷白山即天山也言肜圍假賊免爲庶人故曰如縷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縷也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辛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攻劫諸郡患之兼到重購賞

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戈各反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七喻反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粮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陛下留聖恩。劉攽曰案文恩當作思益於人柰輟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爲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郡患之兼到重購賞

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賙曰以財
降恭上以漢諸補博昌尉傳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其餘
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
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壹壹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勑使陪乘勞
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
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漢官儀曰
呂蓋字君上安泥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
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馬也時第五
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免
續漢書曰坐被第弘農都尉姊事免官也
嗣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漢官儀曰鮪
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變秋得案驗薄刑而
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
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夏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

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酉為獄主殺陵主死喪也)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

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不當其時則物不成故曰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

三日人統謂夏十二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
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
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
十一月得死罪贓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
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
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孚中孚象詞也猶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
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以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報決也後辛施行恭再在
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
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
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孔子之言也諸
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白有鄉里之學言其待要三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
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
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

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
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
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
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倦念之意遂
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
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
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
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
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
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郎遷新野
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
在表賢明愼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一歲刑是也元和元年徵再遷
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
曰五經後興魯叔陵拜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

王良之珠 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學官謂學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下奏曰臣聞禮諸侯薨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贓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後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六百石無員時侍中賈逵薦不道蟜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善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

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聖之言非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秤也衡秤梁也難者必明其據從已出不得相讓則若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拜稽首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汝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俞往欽哉禹曰吁戒哉予在位昏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惟帝其難之是相戒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誡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亟見尚書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見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為也陛下既

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卒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鉤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霍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謝之州里服其不校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稱它吏之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令諸卿被厚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數窮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周禮著究其師法稽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勁利之事也閑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嶠順帝時爲司徒嶠音丘宜反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奉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長史大將軍辟五遷司徒校勘也論語曰過子曰犯而不校梁冀也出爲東海相東海王疆之孫臻之祖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

異或見引車賣漿行縣止息亭傳舍引
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祭酒博士祭酒秩六百石分酒本僕射也卜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父老慰以農
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
日有所化靈帝初微拜大中大夫侍講華
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
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
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帝頗好學數
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為酒所加也被音平寄反）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潔手曰盥音管）京師以
為諺曰寧坐客遭蒼頭市酒遷久大醉而還
（遷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
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
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酈

後漢書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范曄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內爲後隊 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寇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吾聞一穀不登國君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今民飢皆飢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舂二十一斛六斗米爲糲也 悉分奉

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秦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幹主也 理內職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 陽都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如占蓍龜以定行事 書曰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考卜維王用克厥孝我龜既厭既告我謀既從爾謀爾猶 故謀則成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庸詩大雅也仇匹也臨臨車也庸城也棣棣盛貌詔援拼所引上城也臨車也棣棣盛貌詔援拼所引上城也臨車也棣棣盛貌詔援拼所引上城也臨車

毀玷說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言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爲後隊縣謂湛爲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鬢髮麤志白首不衰埤蒼曰鬢髮也髮謂髮之後也鬢髮麤志言老而志壯也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所以撫平王卿士東觀記曰時上書武公莊公所以威懾諸侯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撝而不撝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

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五尚書今一郡二人欲以湛代一人之缺○案汲古閣本作一人今不可有五人若言今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拜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臨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

家藝術中書内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九家一百八
術謂醫方十卷家言百家學壯成數也藝文志曰蒼頡
等共撰漢記靈帝為八卷見行於今無忌卒子質
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黄帝下盡漢
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
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
氏國除初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
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關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伯
盛字伯明仕郡
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
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
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
檄告曰乃者綱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
兵除亂誅莽故輩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
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
橫忤逆天心聖公傳三王見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

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
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
趙之師上崩於邯鄲全趙之地謂舉
望旗消靡鐵聲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
幸以宗室屬錯爵為矦王不知厭足自求
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
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
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
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
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
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翻食其
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首畧定齊王廣
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

忝復遣使立歩爲齊王歩貪受王爵冗豫未決（冗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矣耳歩欲留隆共守二年隆不聽（二州青州也）求得反命歩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歩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

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說也音力僞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服律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次羊海上臥起持節牧羝羣益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遣求還也其後歩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子張歩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

吳霸傳

吳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祑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漢官儀舍人選良家子弱冠二百石）霸於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王莽署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署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捕山賊縣中清靜冊遷爲執法剌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剌姦選能吏吳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剌史）糾察孰位者無所疑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悚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爲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守卒全一郡更始

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詣者矣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皆令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東下人故曰覓大奉四時謂宋月令也明月令春布德行慶施闕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曰封爲列侯薨自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勳宿德命皆盡拜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爲故事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

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京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陲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歙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玉況玉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

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
蜀屬南郡故城在今油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
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矣於陵縣名
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
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
少而温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
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
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矣栒音旬向所得
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
封宣平矣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
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幾音祈洽決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以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決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於
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每讌輒令鼓琴好
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
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
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
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淫志也能自改邪特令
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
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
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
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
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又猶也弘當
讌見。劉攽曰案文當合作聞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

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

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案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軍實）

訓軍之資也左傳曰陳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重載戰邊人用寧予嘉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其懷然詩不云乎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情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福）其令將相大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以全素絲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罪也素絲羔羊之裘素絲縱縱可據縱縱猶縱縱也退食公事行步委蛇自得）

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亦有名迹按同郡韋著扶風法眞稱爲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著頭共弩射著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故叩頭就誅則察而怒之穎川荀爽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吾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

防入朝先奏覽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著也（根猶本也）君子以之得固可貴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淫色其色也）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傳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宿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夫器博者無近用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喻準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貴誼曰鼎錯曰鼎斧斤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也）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

賻贈甚厚東園署名故也作賻助也茂初在廣漑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晉之大昔古通呼為殷也極殿梁也一輔閎謂屋梁為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雖庶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袁職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袁董為龍袁袁然故言龍袁詩曰袁袁在山南補之大雅卷阿之文旬月而茂徵焉乃辟

賀為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異又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厭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幡反音勤勇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為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

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欲始除之以圖議軍糧在
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
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
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
益以爲能尚書令總錄之司徒侯
霸薦前梁令閻揚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
既見霸奏疑其姦大怒賜霸尚書曰崇

山幽都何可偶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崇山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典我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
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
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
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
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
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

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
朱浮爲大司空李賢注曰浮與吳漢共平河北及即位浮與漢並貴浮數譖毀漢又馬援與浮同列浮惡援之名望數讒之於帝帝不悟援之情故浮終不悔過又馬援與浮同列浮惡援之名望數讒之於帝帝不悟援之情故浮終不悔過
陵轢同列帝微之浮不悟恩加厚 死生吉凶未
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
賞賜贈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言與資同忠臣孝子豈照前世以爲鏡誡能
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
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
稱低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

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
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民間陂澤遮勤曉兒曰歸府問病歸道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帛日數十反勤薨
之使者弔賜東園秘器賵贈有加勤七子
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
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
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子永元
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勤爲平陽

矣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勁薨子邠嗣邠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傳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歸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即自持（自持猶言扶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從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蘭栗猶豈能負重致遠乎（懷角曰蘭栗言小也禮緯曰天地之性角蘭栗）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曰千里之駒故以喜此之）會王莽

感所裝緎帛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真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認公車時江南未寧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井兼為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

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杜門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劒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矦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

思爲父長規（規謀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
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荀合本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令盡也）三十年熹上
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
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
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
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
橫斂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

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謂者
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
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
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
免（脩光武子中山王焉捐也）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
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
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
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

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
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錄尚書
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
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
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
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向
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
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

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門徒數百人名
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司徒舉爲茂才也豐令今徐州縣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
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
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慵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録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家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贏

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覽厚北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録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鄭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

濊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非功
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
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
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
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
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
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
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辦老公綽性寡欲趙
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忠
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秦漢
篇曰鍛椎也鍛練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
工冶陶鑄鍛練使之成熟也前漢故温舒上疏曰鍛鍊
而周內之）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
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之也引之者言古之舉賢者磨礪遷練然後用之）用
士宜以才行爲先不
選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
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
曰閥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

深納之虎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
刻爲能（二帝光武
明帝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
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
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
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
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
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
其所患天下掩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
主知公卿二千
石事故曰掩要）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
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
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
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喬夫捷急之對（喬夫宮
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財禽獸薄不能對虎圈喬
夫從旁侍對譬應無窮文帝拜
曰夫縣官禽獸與士衆同之喬夫爲上林令張釋之
咮利口捷急無戡文帝曰薄送不能出口豈効此喬夫噤
咮也訥遲鈍也前書曰
周勃木訥少文又曰安劉

(氏若必勃)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吏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華撰)(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百官志)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繁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位無愆方欲録用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

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録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明數辟公府轍以事去司徒劉愷(音亡遷反)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旅衆也尚書曰蕃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瞀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瞀音茂)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胡廣辟舉理劇

爲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書最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宦氏言既無慰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後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既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悅即也）詔書喜遏切不得已解巾東海相（東海王彊四代孫）詔書喜遏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

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賛曰湛霸棄冕甫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爲王侯太守霸爲淮平大君）淮人孺慕徐穉要降（徐穉謂徐巽鄉也願要降司徒伏公也）弘實體遠仁不志本（言不志本猶捨糠秉也）嘉政多迹虔明理揖牟公爵帝身終上袞

伏矣宋蔡馮趙牟臺第十六

宣秉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爲大宰伊尹爲阿衡）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書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寮）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

張湛

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寶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爾雅曰帷謂之帳帳謂生生之什即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曰案帳帷當作潁神注文光雅）

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置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爲大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因號漢官）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罌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左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君猶嚴父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

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聚也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下掾功曹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式輅馬輅車也禮車以正立有所敬則抑軾焉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焉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溫恭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曰韶舞盡美所樂與耕必菜羹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中二千石掌宿衛侍從郎中令秦官武帝改曰光祿勳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選補之事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矦舍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

人號曰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爽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遣尖渡便陳小便也渡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人之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安國曰周救乏困也鄉人有酒食聚飲輒呼丹與共飲盡歡而去同郡大姓負勢陵人人莫敢訟丹乃假貸錢物以賑給之東觀記曰假貸謂借人錢也酒肴便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其有進趨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鄙吝改節同郡李子春年少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其有進趨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鄙吝改節同郡李子春年少豪俠輕財好博奕而丹獨以方直稱敬之以致殷富其率以周人之急爲本子春感悅其義更修節操後爲郡決曹掾有聲稱丹每出行縣輒引其車同載歸舍延見父兄使黙其過失因遣歸家成其孝行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卿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治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

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聞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交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冊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冊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冊冊拒而不許（東觀記曰俱遭反覆唯找二人爲天所遺今子富之絕咸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送揖而別遵甚恥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冊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冊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冊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冊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冊曰君房有是言冊未之許也冊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冊子勝爲制服冊將行冊怒而撻之（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冊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

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史吾鎮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際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前書曰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善閒當代後有識不察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冊冊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冊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冊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冊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小夏侯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徵拜諫議大夫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

守至蘄縣稱疾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
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
宣秉爲太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
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故來受書欲拜
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漿陽疾篤不
任進道乃過其交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
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
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
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

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
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仁適以求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
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違仁與仁同體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
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仁則可知季子妾不
衣帛魯人以爲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益也絲衣帛也故來受書欲
爲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
布被汲黯議其多詐而弘自謂新可謂行過乎儉然
而秉其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賢於處位優重
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
哉語曰同言而信則宜新可謂行過乎儉然
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
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吾亦異同言而信謂體
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有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
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肖於偽之謂斯不偽
矣肖似也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杜陵人中武帝時遷茂陵）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孤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共母張歸母也鄴從歸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滿愛文雅過於歆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觀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統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訖納而不能論能言而不能行講論而已細能往來此俗儒也）初爲郡吏王莽敗（隗囂也音五罪反）盜賊起林與第五倫（姓譜第五氏齊田完之後）及同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旬反）掠取財業褫奪衣服（褫音敕氏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天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于天不懼乎人）哉逡釋之俱免於難悅賢慕義深相敬待以爲

持書平（○劉攽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書作台書皆以平台字音相近後人又妄加平字也）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買器復欲令彊起遂稱篤買器怨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子所不能臣諸矦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矦所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買器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第五倫所薦林持喪東歸既遭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第五倫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士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

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稚其導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暖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宠恩若多林父子前人食到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村俗山阬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偏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
前漢儒林傳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父衆善說災異王莽時為大司馬史興亦明天官曆算王莽末為更始將軍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前漢書一二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通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

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里易行礼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時起不因緣堯遠淤漢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故詩曰不忘奉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掌宿衛也見續漢書百官志

學者輒見誘進朝夕蒲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九亂在內為軌為奸在內為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乳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法令刑謂刑罰格來

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即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

動居其厚不務多言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古之明王深識遠慮

五刑謂墨劓刑官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奏得

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斷除苛政更立疎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紕亦万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忻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瘢誅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瘢索求也

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遁由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

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

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賞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

卒官惟有緑車壹無所置子然山陽

林傳

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云曰大夫辛螫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拮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誅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

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屢諫之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閨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也觸槐者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人

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誅矣

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不誅

言必稱天人之助也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聚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因裂繒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真符也王藴記曰丹從兄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蓋蛇）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平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衰服斬哀裳上曰哀下曰裳麻在首曰絰首絰帶絰之言攸攸之言帷弸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

去澈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辭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鄉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興興也詩序曰興美芮之君爭田相訟而仁人也盡往質焉乃相與德勃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下公正褒戾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字子盧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

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僚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之宗正劉氐劉曰昔孫叔敖爲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氐劉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卒楚將北徙之相基上下和洽吏無姦邪盜賊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救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聲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故見論語也）敢秉惠聲

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髮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偉見前書 今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矦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汪鉤就車收御者送獄 鉤留也 詔書譴汪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矦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汪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猶是而施 施暴也 帝雖赦汪猶左轉良為即丘長 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丘左氏傳之汎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 後遷司徒長史 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下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 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徵時譽 希猶瞻望也 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 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 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若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諸生皆其不遜求索得宮欲容之門下坐共禁止而留之 後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出行得虎所殺不受宮因棄之人間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 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三府謂大司空府大司徒府 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曰夷狄聞臣盧敖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

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待中祭酒建初元年章帝東巡幸東平宗褒數賜以家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宏字子豐官至潁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東觀記曰兄名徽）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拘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北門盡推與之使得一半其母然後隨嫂祝飯給之）常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請將詣門（請謁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東觀記曰均東平人故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東修舊安貧黎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復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古善也古爲天子當明善惡其無練則政之善也尚書谷繼暮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書明顯有常德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興傳

趙興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

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方至謝承書曰典性靜也外業術研不樂人間少篤行隱約隱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徵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辟司徒掾皆不應桓帝公車徵拜東海相政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汕漸既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塯啜土鉶藜羹之美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賞勞者不勸上黍下辱亂匠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愼務

三帀已一曰驛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五侯其日天氣陰雨雲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入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矣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通疏草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賓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錮諸侯不得奔弔典既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毳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劉逵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烏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勳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薦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共誅中常侍曹節矯殺超忠等時不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賓太后

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陵典兄子謙謙弟温相繼爲三公謙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郿侯（郿音媚又音眉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柔初爲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數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内隔絶傕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内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説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音崖眥見賈誼傳三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寇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臧没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温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業
矜莊典以義黜以祖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
髮表憲王髡髮白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景衆鄭趙列傳第十七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一百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
成帝時爲大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
律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
句說文曰訓說也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
歎楊雄詩析疑異性嗜倡樂倡優俠也簡

忽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
抵祇擊也哀平閒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
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
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
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后之過子生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後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文又天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逐挾婦人媚道事奏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

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勝正人主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議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恕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寘）入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數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傳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劉攽曰案傳喜非后弟）當是嘉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爲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言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

（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未得所以爲國是也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爲政者視俗而施教察

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擾不定之人也貢薛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即位為御史大夫請間諸所興立未就誼悉以條對草具天子說之超遷太中大夫議以為列侯悉就國非天子所以親愛之指宜令皆在京師便輔導之天子於是乃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徵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語至夜半文帝不自知膝前於席上坐而分明也是後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梁懷王太傅名遂賈誼新書晁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間諸所興錯以為諸侯之郡後大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賈誼新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怨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不得官為理者則解仇讎之忿塞報復之路矣如此則專役一已不

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亦不得官吏事見前書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畀告者畀與也賈人多通僞賤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誑人耳目而規取贏利其本也末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男當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

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紛吏得
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
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
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
怨濫矣（方猶去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識多
以決定嫌疑又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
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
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
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
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
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
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
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之
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
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蓍
龜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
（立爲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
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
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靈同
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靈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
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聖朝興復
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
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
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
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
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
取莫知與之爲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
曰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以奪

之必固與之 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云者復存矣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揚雄之各陽記曰平門直隃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慈曰卿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

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戒誡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

馮衍

以爲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曰野王生孝襲父爵爲關內矣座生衍華曉書曰衍祖父立生甫年十七喪父早卒甫生衍）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三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

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法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大體不守小節昔

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丑氏傳齊晉戰于鞌晉郤克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執轡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吾將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越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人執鄭祭仲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故其言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得已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也行道救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詞也）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解也言當急趨時）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

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以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陳留之也）名高乎泰山（孟貴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爲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即冉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蹐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之所歌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冉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冉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

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晢者乎 晢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 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 語見史記贅猶惡也 史記商君傳贅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庸常也金石以喻堅也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賊也 疑猶豫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計冉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 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衍乃亡命河東 華嶠書曰冉死衍西歸吏以亡命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 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 愨實也幽深也爭讀曰諍諍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據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

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 是故君臣兩興功名並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令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 危猶高也論語天下有道危言危行 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又矣始自東郡之師 謂更始遣謝躬等北擊王郎等郎等既降更始遣其將軍以擊之東郡今屬兗州也 繼以西海之役 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傳 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 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數千騎鴈門掠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遂虛耗也 莽末年 連年暴露 禍挐未解兵連不息 挐牽謂相連引也 刑法彌深 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奢侈新人於市 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駔藉 莽時

江湖海澤藂沸青徐荊揚之地擾擾前書音義曰跳跳也今此為騊古字通 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人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 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躍舉秦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咆血昆陽○劉攽曰案咆血是盟時咆此當作嗥與前書同也 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武關秦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殺走三虎乃保京師倉節章等乃開武關迎更始葬末下江兵王匡攻 靈震四海席卷天下帝卷言無餘也 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 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冀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 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衛集毛字作無

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 宼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幷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郭規摹不可窄局約束修身而已 將宼冀吾吉甫宋仲子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尹吉甫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叟吾管仲之字也 攘其蠢賊蠢賊食禾稼蟲名喻羌虜也蠢音尺 安其彊宇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 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眞定 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

不為深慶矣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殭胡（并四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孰人庶多資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記晉君曰德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士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南壁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劉攽曰案此文雖則云云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信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任重任）衍乃遣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晉文公重耳避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返國遂為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趙

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脊昏卿生趙朔朔娶晉
三年大夫畢萬誅趙氏教趙朔朔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
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
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
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免身趙氏索之程嬰杵臼
人置兒於燕中杵臼謂程嬰曰趙宗藏乎若嘵即不藏若無聲及
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并臼乃
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
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
趙武為卿而復其
田邑事見史記
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
赤眉危國史記三王見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王
天下蝗動社稷顛隕蝗動貌隕
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貽銅虎
瑞信剖符分也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
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也陘音形
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
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
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
下胷李斷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
質為子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
也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
左傳
是以晏嬰臨
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
杼弒莊公乃劫諸大

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鄆黑臀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臧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若也 爲伯王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忿紓緩也上不損刻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胥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告曰馬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平陽君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民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元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欲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樂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曹劌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難樂高之難樂調子雅高調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樂高之難晏子無罷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

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
謂僖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
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詞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
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有
所宜思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
主已亡義無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
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
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
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
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敬字也揭節垂組
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
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
不入彘縣之也闉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彘言不任
也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并州擁兵也而河東畔國兵
衍集

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陘城所圍城者也大谷
故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宗正臨境莫
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
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
胝存楚衛女靡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
子頑之女爲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弟失國曰唁衛懿公爲狄所滅
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葬妄言
苟肆鄙案能事生安殁事死未知爲臣
爲知爲主豈嚴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
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事敗身危
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
北訛僞也永衍信之故也兵界休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
第叔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叔及李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謂苦挽回爲涅音奴結反
舒等謀使營尉

永不荅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望欲襲六國之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動天下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衡命出征擁帶挾士上黨阸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顯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敵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海內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定新主既成四海為羅鋼天下為獄人舉足罥害動搖羅網患深溝大不忍曉涉千鈞之發機不知罹何如其知也絕跡民之性靡子都之業

謂堯之言服榮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建孝友踈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肘行其法能避不白詣者智也能棄宗者孔也求邑遂臨然馬

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人也其先祚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機還為涿郡大夫病卒

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不加冠幘但以幅巾飾首而已一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立功謂下據而行獨見顯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為郎中丁固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 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矜對秦主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也挑音徒了反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劉攽曰案彭城不在定州當作彭城也 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賢明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浪孟長以罪摧陷大

姓令狐略爲司空長史讓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姓豐字偉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矣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

興及弟也衍第也光烈皇后母弟也衍第也陰就書曰衍閒神龍驤首幽雲景燕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矣忠孝之性慈仁愍惻動議周密思慮深遠厭以微賤數蒙聖恩被矣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瀝有以攄寫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勑其死力則閉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備除官屬衍不自量願矣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款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貴之臣欲言不敢惟陳留聖心則闚之曰鬼瞰何恨尋爲司隸從事帝徵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掌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奉書猥爲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戇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叨蒙明朝天覆之華寵重疊閒若掾史凝衍之罪衆睹飄山猶蒙明察恢其素行優保首領恩結知厚隕爲灰土猶蒙明察恢其素行優保父寬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丘

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將遵海濱浮桴東出歷北海經遼東入朝鮮貫穿韓濊暫遊滄海窺觀蓬萊仙山采藥王喬赤松之間周旋天地之外永與造化俱分逍遙無窮之門出入生死之戶不亦樂乎建武閒詔補諸王賓客遷右曹侍郎數上疏陳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東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糞尚出之德洛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豭駿馬又恩使長有故歸以效忠

不敢復與親故通

相譚馮衍列傳第十六上

西歸故郡閉門自保

馮衍傳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玉耳若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者將金多者得善與金少者得惡與金平聞之以讓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持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絀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魏尚魏里人文帝時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司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聞以羊博上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也）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爲人廢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賢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爲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令對廣廣乃失道後期青令長史封書以責廣廣引刀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爲言也）遂至晚世董仲舒言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奢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議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

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誡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時之宜無有常製化育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曰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閑略抄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故高祖箕踞詈人不正身直行恬然肆志（卓異貌也）顏掌好儇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顏恥也儇疾遷貌也）嘐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徘徊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

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恃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彌窮困離飢寒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秦祖故言先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哀帝也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葬安北四十六里秦世墓入義陵壁中所以街不得入葬而別求地也）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地埶的顙掌好儇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顏額也儇疾遷貌也）嘐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徘徊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

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鄢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魏韓趙魏名也）西顧鄜鄜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鄜鄜二水名周文王

鄱鄂武王都鄗秦本封於隴西秦滅周平王東遷以
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岡秦之丘丘亦墟也通
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退
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生禾黍箕子
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作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
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
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

成功將西田牧野殖生產修孝道
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
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闢門講書道德觀覽
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

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
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
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詩曰
經營猶往來五山卽五嶽也乃作賦自廣命其篇
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
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也楚辭曰獻歲發春兮
建訶曰汨吾南征以朝言之汨行貌征行也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
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
前古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而咫尾文如豹
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
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
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也楚詞曰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
乘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
鈞為石言時人秉衡石以意則輕重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兮親
疏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憙言時俗汲汲於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疏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沮先

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遺德之珍
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湛敗也邈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若此）遵
大路而褰回兮履孔德之窈冥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汪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昏昧於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矣）行勁直以離尤兮美前人之
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思原賈誼之
勢不可以久守志人遂不改也）欣吾黨之虞虞兮愍吾生之愁勤
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薄夫憂心（傷已不達堯舜之道薄迫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攀援又不可謂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顯遠遊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焉）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
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陝州雍縣南時若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畤冀如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翱翔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南時若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畤冀如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翱翔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
涇渭之波聲（嵕山一名嵯峨山在今三原縣北嵕音才結反嵯音五結反）顧
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
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
禍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恨入冥言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
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沈瀾而雨集兮氣滂滂而內摧
悼驚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記於貴戚之權及雖復九死而日不頗言然恨之深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既窮困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又恐
鋒鍔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
嗟義兮覩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
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北降趙封李牧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祈在關中通相望之即序所謂通
上黨降趙封李牧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祈在關中通相望之即序所謂通）歲忽忽而日邁兮壽
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

窮處 與猶待也楚詞曰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愍故遊原野而窮居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釣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 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曰伊摯鼎中說湯乃得信也皐甫謐帝王記遇湯聞其賢說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政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靁澤昔在今濮州雷澤縣韓盧抑而梁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 韓盧古良犬名也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流于覽謂齊王驥而求千里衍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

賜之皐陶兮高顛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 里賤也皐績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墜厥身故於此路收功也

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絶迹 周棄稷也

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刑穀梁傳曰林鳥於山曰麓周禮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皐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稷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其味鹹宜鉤與麥此皆水泉之利以教天下蓋取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爲烏氏之時其游獵好種樹麻菽人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書曰要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

夫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終身不返是軼遊也

陟隴山以踰望兮眇望遠也踰猶遙也古字通八荒以經營 八方荒遠之地

望秦晉之故國憤宜望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 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慍怨也馬法去疾爲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孚及去疾皆衍之先故述懷憤怨也決音烏卻汉溝音莽

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 踰猶遙也古字通八荒遠之地

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 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

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悁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海隅原云吾將遠遁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瞻崤鄰之舊居兮歷榮楚之名都**瞻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軫由盤曲也幅隘猶鬱結也艱音普遍反**聖哲之通論兮心幅憶而紛紜**紛紜猶鬱邑也**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惟天路之同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正化平均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故謙言之**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躡則同而帝王正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以設計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揮子故曰承平革命也**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涂禮而洞遠兮**涂禮猶塗體也言思楚詞云心絓結而內煩憺忘食以終夜不寢以思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數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非獨染也國亦有染染易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奢侈則岐路競起故墨子垢漸染之易性拘朱愚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芍愍王道之將崩投周**

唐之盛德芍揖桓文之論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故懸無人之處故人君輔淑女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顧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叔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揭取也論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微桓文能統率諸侯襄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忿戰國之壇疆黷楚子於南郢**

芍執趙武於溴梁周定王二十一年晉平公卒子昭公彪立十二年晉頃公去疾立十二年晉定公午立四十三年晉出公鑿立十七年晉哀公驕立二十七年晉幽公柳立二十七年晉烈公俱酒立二十六年晉孝公頎立二十四年晉靜公孺立十六年晉靜公以下皆特呂氏春秋紀年竹書古本竹書紀年周安王二十六年晉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十四年晉敬公止立十六

疾奉之寧滋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寧斬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絶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奠翻云太湖有五湖謂之五湖陽湖湖胥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故謂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爲從關西爲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爲從說說關東六國爲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劉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爲關西橫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薄道德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蓋鬼作聚義亦通○劉攽曰注云關西六國令事秦案關西何緣有六國不合望上文衛出關西二字

苟烈刑罰之峭峻兮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頹替也烈猶清也烈猶修也商鞅衛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詰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言韓非之說論

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變淫而弘大 詢貢也跋毫猶強梁也李斯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 矯引也驕盈也奢侈也

變斬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絶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奠翻云太湖有五湖謂之五湖陽湖湖胥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故謂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晏嬰於營丘 撫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詩曰溱與洧瀏其清矣晏嬰齊大夫也晏平仲名嬰平仲謚也
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暧暧其將莫 暧暧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遠之未遠 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蚪以桑螭兮六素蜺相佯謂道遇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中

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遂投於梁山桥 遏不仕與務光辭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 敘子高於中野 敘子高於中野 涂海兮蓼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櫻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 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鳳之形在地爲四靈東方爲青龍西方爲白虎南方爲朱雀北方爲龜蛇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武潛之猶也神雀鳳也玄武潛鳳也嬰冥猶晦昧所潛幽都也折其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潛幽都也折其翅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潛幽都也折其翅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潛幽都也折其翅甲

往昔之光動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 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季大也楚詞曰纂修法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此綺季四皓之一也見書曰四皓隱太子入侍須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鞮帶劍服也楚詞曰睢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屈原皆貪賢慕義故稱揚其靈芬也 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 岌岌高貌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陸離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陸離美也言己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飭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醖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吸飛泉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芝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蓂荚芝其葉形如蓂葉上有莢光明洞徹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訓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捷六枳而為離兮築蘅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此以下說離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己立身行道依仁義猶屈原庵江蘺與薜芷紐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多刺可以為蘺此為六枳東觀記作八枳蓂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此卿枳維公公枳維大夫大夫枳維上登登皇

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遠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離一名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蘇蘼蕪術路也○劉攽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叙其文云自此以下說離室廷術後人不曉妄作宇除非 揚芬芳之紛郁郁而暢美蘼蕪芷與新夷光 蘼蕪芷杜衡新夷皆芳草也 曄曄晔晔其發越兮時恍忽而莫貴非惜身之殢悴 殢困也楚詞曰薠蘼蕪與芷若兮思公子徒離憂而不得見也 衆嫉妒而蔽賢兮恐情質之不達 楚詞曰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屈原既放忠信不達故恐情質不達於君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天地之大紐 楚詞曰願寄言浮雲遠望兮道壅蔽而不通王逸注云浮雲蔽日以喻讒佞也大紐天地之大綱也 因徐風而遠逝兮託回飆乎尚羊 楚詞曰因徐風而遠逝兮託回飆乎尚羊王逸注云徐風舒緩之風回飆旋風尚羊猶翱翔也 超惝怳而遐觀兮精神散而復揚 惝怳猶恍惚也楚詞曰超惝怳而遐觀兮道卓遠而日忘王逸注云惝怳恍惚也言己超越恍惚遠觀萬物道德之妙不可見也 芳遇風而飄舉兮音揭車而遠藏 楚詞曰揭車與江離兮音揭車與江離芳芷也 妙之常操動清靜以養志兮貴吾心之所樂 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 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鬱茂 鬱茂猶翔集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山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 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 道其貴寶兮名

與其執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音在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閒音閑○劉汝曰生陂立義反切不得立當作坡共夫莊周之釣魚兮鮑卿之辭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巢甕蔭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窗寂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聊陋不同淑儻倜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猶在後也得雖須臾當年與婦弟往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以自衰歲暮恨入黃泉劉向欲諭制年在門五年以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妻生百尾無罪與辜魂口噉蛾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壞如嫉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雄家之牽古之大患今始於術醉酒過差轉爲無痛微眷天毒流五中猥載布數海外張目拔掌以有爲無納入門看牀繼嗣不育就於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賴嗣入門看牀繼嗣不育妨娠織維子無女工家貧無僮隸爲匹夫故舊兒之莫不虧體而相毀惜之恩惟一舜武達所見頭無錢澤面無脂粉形體不養手足胞上不原其窮不恢其情跳梁大門外若入冥阨踏之蹂不忍其態計婦當去又矣念記曰小家與宅使哀博妻約常爲奴婢樹槲焦心事事務勝舅籍籍不可聽聞暴雷比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瘵疾潰流轉病之後萎竟春坐化亂一懷不貫既無婦德又無母儀忽見侵犯懷見狠籍依倚鄰令如居天上持筭相劫詞語百車鈞戰在門何畏有讓百琴環舍何可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繡環口如布練縣幅竟天繫馘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擾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明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踐之日養雞長直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指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閤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

顯宗即位又

志不戚戚於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必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紫謂綬也揭持也節求謂旄）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概）

（眉也金或作乘）貧而樂賤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曳猶頓也）修道德於幽貞之路以幾名賢之風（幾音祈）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詰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蕭宗甚重其文子豹豹字仲文年十二毋爲父所出後毋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毋疾亦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宮孟書曰君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摯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此有去乖所好哉御其書意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安哉又見山之陰北妻又見山之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猶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疏皆成已按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趙太子孝成王廉頗藺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吾以其位尊名重能設節以下人方其相歡之際何其戮力一心之壯也及其末路爭利相圖何其鄙哉語曰貧賤而驕人孰不驕人富貴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驕人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棄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貧賤特也）馮衍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善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躬不能已者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華嶠之詞上皆）夫然後直所以

見禹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衍爲吏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已光武禹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禹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悅於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
說違也言一人之道不相謀詭時偶以違時咸被擯斥也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及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爲謂光武帝昭儀平帝祖母也編謂編猶平帝

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致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曉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往反史綱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鋭殆莫甚建進善之旌縣敢諫

之鼓 淮南子曰高縣鐘鼓磬鐸置鞉以待四方之士爲懸而不擊也 淮南子曰堯置敢諫之鼓 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明開四方之門未開若謂廣致賢也明四目使下無壅塞也 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 尚書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後爲 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 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歆曰注云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案文少召公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 周公乃告二公及諸侯曰我之不辟不能和於王家以救王之過我之所爲此不可以告我先王 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襁褓 免襁褓 免襁也平帝紀曰襁負而至 即位以來至親分離 分離謂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惟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且漢家之制雖公族任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

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悉效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吳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 伯禽周公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以令伯禽疾加榮寵以自抑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攝政防禍自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專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 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擢抑外戚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惟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之後受禍滅門 霍光薨後其子禹爲大司馬謀反發覺誅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

然而數子夏問曰夫子何爲然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數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且而止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翟人任横等自稱將軍因徒也）至乃詐言積弩入宮

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承遺使者徵二族裁與兄職（兄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

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襲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

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
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
者哉 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
楚道阻遇雨糧不得行念寒自度不俱生伯桃
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懷心知不如子生
恐無益而秦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
中而死楚平王受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
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若荊將軍家知近今月
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正期日陳兵馬出其家
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殺身不負然諾之信也
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
負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
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
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詔
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賢書曰愚聞尊己者孤拒諫者蹇孤
蹇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
己以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
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
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
也國事必先諮於賢師之所也 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
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
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
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
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
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
蒸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
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
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
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 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遺
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嘗不納
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
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
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 軔謂以頭止車輪
也王曰巡注楚詞

曰朝止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

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儒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不附己即去之去羌呂反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郡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客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車常衣皂褐襜路稱鮑尚書真馬俗本或有爲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持節徵永詣行在所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爵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蓋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宣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與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當胸以葬爲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車常衣皂褐襜路稱鮑尚書真馬俗本或有爲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

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信人馳至長安也○劉攽曰節於晉陽牌合擊中遣注文傳合案文合當作舍）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東觀記曰遣使馳至長安既知）庾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東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者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龔休皮當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永乃進兵圍之豐等窮困（東觀記曰時良從送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大昧犯逢城門中道迫狹叱昧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瘼傷之後乃緩其衡轡（衡轡謂法律以控馭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衡轡者）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以叔父趙王良戚貴重永以事効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大昧犯逢城門中道迫狹叱昧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

前走數十步寒良諸疾潘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後
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今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
臣之禮大不敬也○劉攽曰注五官將軍字本是車字 由是朝廷
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
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
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
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
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帝聞
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
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
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
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
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
廢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
皐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

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椎髻近臣其以永為兗州牧地 視事三年病
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
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
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
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
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
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
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
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姦賊
通由是知名後為汝陽長政化仁愛境內
清淨東觀記曰汝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毋詣昱白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
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
書令荊州刺史表上

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
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制書皆重封尚書今重封唯敕賜令開拆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
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
平五年坐救火違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
作方梁石洫引水灌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
賜錢帛什器雖除子得爲郎○劉攽曰案後漢依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詔示召
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二千餘人恐未能
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
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
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
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
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
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房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
緩帶及處喪毀瘠二年抱負乃行服閱遂潛于墓次不聞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

不至卒於家

鄧惲傳

鄧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尤姞氏封於隰河東有鄧邨汝南有鄧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鄧音之日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作內外傳嚴彭祖也受公羊於胡毋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數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 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昌也其大夫氏焉逯音錄 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鼎俎商立功全人 鼎自衛資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 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縱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非聞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俊首棄足而去耳 史記曰吳王濞以驥自稱因自稱驥逐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 機衡斗也 含元包一甄陶品類 包函也太極元氣合三爲一甄生萬物造化品物如陶冶之成衆品者也言天地生萬物如一甄也甄音真 顯表紀世圖錄豫設 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 漢歷久長孔爲赤制 言孔仁作經著歷運之期爲漢家孔生爲赤制是也 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故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

福（上天垂戒猶鎮咸災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
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猶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
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
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揖之禪舜舜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
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
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奉天怒即收繫詔
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殆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
言憚乃瞋目詈曰（詈罵也）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
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零陵縣東南）遇積弩將軍傳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惔名
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

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
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
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
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
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鯖水紂使人候周問武王曰何
日至武王曰期以甲子旦至罷兵西歸行天大雨日夜不休
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
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
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
舟之類剋勝也商殺號也旅衆也
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俟天休命
乃誓將戰作泰誓三篇奉其旅若林會於牧野
乃誓作牧誓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少一
殷字）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
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
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
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
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
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憚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
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憚友人
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
父及叔父為鄉

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又子張垂歿視惲歐赦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報讎子若亡吾直爲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縣欲緩之也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大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鄴延郡縣有過之後答辭有理

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數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觴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負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在荒亂悉應並作明府以惡爲善殷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觴歙色慙動不知所言詰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觴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遂受觴而飲敬奉觴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在鳥山縣南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繇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使也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比酷吏也既陷

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言於縣延之罪也罪冀重焉請收暉延以明好惡歆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謁而罷暉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暉厚見其言忤歆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縣延君猶不納況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言歆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吾盡去之乎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暴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謂其君之所不能爲也又曰測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也君謂歆也言歆將以主之矣障蔽已彊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暉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歆果復召延暉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竟舜也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竟舜也巢許堯舜時隱者堯舜爲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奉華於南野步猶尋也奉華亦松子也敬以歸鄉辭宇也南野鄉名也謂來歸於松子山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今幸得全軀樹穎樹猶植也穎末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隱遁自謂之對向敬曰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暉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胡沈書曰敬閉居不修人倫新遷郡尉通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敬甘

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蜀陵中陰就虞延並辟不同郡鄭敬因拄杖爲坐以荷蕉肉飢飢盈酒言談彌逢盧華門琴書自娛北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爲新遷也輝遂客居江夏教授郡禦孝廉爲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輝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輝曰火明遮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輝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言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

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屬琅琊郡後令輝授皇太子韓詩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輝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以病卒子壽

加笞八百不死入兄惲爾仲建惲敕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埜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敕鐵杖捶襲襲出怨懟遂教仲惲怨以所故坐免著書八篇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
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
縱類不檢節（類猶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
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舍）
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
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
事三年冀下書徵壽尚書令朝廷每有
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
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
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
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
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
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
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
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

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
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厲音正色辭
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
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
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時也禹置敢諫
鼓謗木（如淳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以觀風俗也見上禮記王
制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以自鑒
照有爭臣七人則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
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勇臣伏見尚書僕射
鄧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
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
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
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
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謗謷以昌不以誅

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繩死瞽言非爲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鄧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晏晏 杜塞忠直垂識無窮臣懲謙隧機(三三)烈不宜罪名明白當塡宰府先壽僊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 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 申屠剛鮑永鄧憚列傳第十九

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校上卿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 著高顯雖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劉攽曰案文劉歆莽少一與字 歆曰安郡無中郡當依部 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不肯一拜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中尉。劉攽曰案郡無中尉當依部 拜代郡中尉。劉攽曰案文劉歆莽少一與字 歆曰安郡無中郡當依部 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不肯一拜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據漢中數寇南陽仲兄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陰縣今襄州穀城縣界比在今襄州穀城縣西北 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 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悉執事謂在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悉愛也 走昔以摩研編削之

才走謂馳走之人謙辭也據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走趨也前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師公也籍貝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慇懃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驕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君之智也乃智瑤曰暮將拔之而懈其利乃有它心不可予勿與三晉果先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救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平知項王為所棄故歸心高祖旨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投漢渡河歸漢見前書也卽君前擁時屈節北面延牙延牙謂推弓接導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授遑偃仰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上多賢士若以須臾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貿眛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

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殭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秘經謂孝經也赤漢解見郎顗傳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秘之經即緯書幽室文隱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氏猶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簒奪一時暗昧公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倫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殄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八公窴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臠分三輔舊事曰劉千段反皇天所以眷顧跡陋嗣爰漢子孫者也跡猶蹤也嗣繼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大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

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煞惑進退見熊銀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昴畢間爲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一次當次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卯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爲房心宋之分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箕尾雖燕之分也）東海畫寇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寇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羽林或作舒）或裴回蕃屏或蹲蹙帝宮（帝宮北辰也蕃屏兩傍之星也裴回謂縈繞留連蹙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閻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瓌誤。（劉攽曰案文瓌當作註註音卦瓌音推聲相

近故謂之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遠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夫有白虹自子加午虞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秦都秦郡黎丘秦豐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壓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戌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搶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爲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令年兵事畢已中國安

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曼於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鬼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悅齊北以不從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膠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支持也左傳曰晉之殺厲也匠麗氏之閉樂書中行偃之攻厲公也匠麗氏閉門而納之樂書等遂殺厲公而葬之於匠麗氏之館也衆之所為不可干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隆議仲尼棲棲孳孳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及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亦反屠羊之賤者也王之喪臣亦有迹不受也茅焦干秦始皇還大白於咸陽宮又撰殺成功之後退入陳治黃老之術迎大后歸於咸陽辭若焦為第評人柔焦必有迹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慎蒲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獨固實湖硬之士鄉焦僻不安事見說苑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

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五緯裘中緯音揆文曰緯厚一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楗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

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孝廉叔父承祖令共有德惠人禹元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教傳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表崧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補品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後習業獲爲不應州郡三公問以國誠厚對不合免歸表崧耆舊傳曰鄧太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騭應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尤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蔽當順帝漸緻四方多逆賊也辭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宜蠲法政憲之道禦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二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

園慶遼將軍耿曄求和元年復上京師應
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八有免者蠻夷當反
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
災太尉龐參免荊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
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
誣罔大將軍梁商辜恣悉伏誅每有災異
年宋阿母與宦者襄信侯李元等遘姦廢
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
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官專政言不得信
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
以車馬玲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荅
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
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大尉
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
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
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
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郎顗襄楷列傳第四十下　范曄　後漢書

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京氏京房也作幼傳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脩覽圖曰中孚卦氣起中孚六旦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後也八十分也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以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人以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閒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災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則行木令失土令則行金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政變若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複卦初九曰无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侈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採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韋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鞴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鞴如笛六孔鼓鞴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鞴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災

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
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
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
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
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搆飾黃盤
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
溝洫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
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作見論語臣愚以爲諸所
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
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
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
者地祇陰性潛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
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
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

相冒亂也易緯覽冒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
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此非一也邪
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
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比音庇
○劉攽曰注云陰得陽蒙案得當作曜又陽字下合有也字又曰欲德不用歌異
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
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
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天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
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
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
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
察衆政京房易飛候又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
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
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爲鬼其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
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
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
三日至乎九日二八公卦凡卦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

矣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姓延壽字顧王文於
灾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音義
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公上應台階下
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
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
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
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
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瞻仰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
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
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斛曰鍾左傳曰南斗爲丑四丑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劉攽曰注四斗爲丑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
遲偃仰寢疾自逸被棄文得賜錢即復起
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與
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
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皆得不
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
甚所謂大綱踈小綱數漸綏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
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
興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
不擇言伏鈇鑕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
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顗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
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
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
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
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
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末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
願夙夜霜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
旨趣謂前所陳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赫迫
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

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財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喬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 春秋考異記曰僖八公三年春夏不雨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繕之遣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誇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戒憐已舍齋南郊的大潤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 左傳僖公六月雨 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 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 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 日在申時也 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中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 南方爲歲故爲火及旱也 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罷文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不過時三辰間不過葬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 貧冷息矣 冒雲五色雲也一曰總至山陵則景雲出節以陵風火災故引之也書冷之謂寒氣 如是則景雲降集二事去年已來允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後人也有貌無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爲實清濁爲貌 易繫辭圖曰有實無貌盈道人有實温無貌涸清靜此賢者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實温此後人以偏巧仕於世也 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廣内荏以虚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 易繫辭圖曰陰侵陽邪消息者或陰事政或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事君故事亦陰侵陽也 占曰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覺之實也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

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舉務弘濟元元
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二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知白黑如初則通無窮也）
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
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戌亥之間爲天門也○劉攽曰案文戌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間是也）今春當皇妾必有水臣以六日
七分候之可知夫災責之來緣類而應行
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
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微膳數年已
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
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
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
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綈無文）約身薄賦時
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

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百歲也）
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猶人也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吾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王卻觀天
文太子不明（共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
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
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
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
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言熒惑行遲也）去年
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
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

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而出入軒轅繞往
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
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
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
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
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
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而封之以理
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
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
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
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
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寧垂三留神於
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
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尚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

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
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黃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曰天苑三曰九斿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井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比極謂之北辰孛于大辰爾雅曰大
大辰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爲大火爲大辰罰又爲
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春秋曰有星孛
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
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
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
氣爲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
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之畔戾之患宜豫
宣告諸郡使敕授人時輕徭薄賦欽勿

妄繆起堅牽獄備回選貴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兵尉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二十七年改為太尉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井南方火宿也為柄曰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畫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祕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考勑事也其所考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若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毒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

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謫責也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兵尉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陵崩絕川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言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與議異人同谷谷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比金氣再見謂元年十二月己卯白虹貫日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點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貢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二百二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朞謂以二朞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後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

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雖雜
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
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
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
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巳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謂君子安命固窮不離於道也陛下
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帝舜未在澤下是謂潛龍之爻故以時廢為潛陝王即位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
恐祆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
戍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
罪漢法肉刑二謂黥劓也劓者截鼻也黥者以刀刻人面目而以墨窴之也文帝除肉刑至順
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
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
有所更變大爲小夫奢就儉機衡之政除
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除貪恣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陳唯陛下留神
元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
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
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
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
實對顯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
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宜聽奉順時氣宜
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
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
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
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弥非朝廷優寬
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
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
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巷賓
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

相薦謁各遣子第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
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文氏曰北斗魁第一第二爲機第五爲衡於天
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度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後漢書郎顗傳曰臣下之有尚
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度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
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
在機密（謂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
遠近之論當令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
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爲北辰氣
成於二以五五申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成
三百歲斗歷改憲也○錢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十字似衍）
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
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
三百四歲五德之數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
五行更用更迭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
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
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
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
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
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
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
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
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
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
也臣顗愚戇不足以參聖問顗又上書薦
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
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
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
不以人廢言）臣聞刻舟劍楫將欲
涉江海也（劉曰黃帝刻木爲舟劍木爲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羣龍喻賢臣也易
乾卦云羣龍無首吉）文武創德周召作輔
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崇增日月之耀者也詩
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
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
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

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無實）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實）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兒其咎如此（四始詩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始毛鄭以爲風門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讖有陰陽五際之始毛詩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鄭玄也陰陽終始際會之叙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之大業（文謂大業）

慄慄以守天功大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大業）夫江夏黃瓊玩道樂術

清亮自然嶷嶷夢參（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嶷嶷而懷五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家異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度（言明於變異而度之所宜也）朝廷前加優寵寘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宜字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器所不容調之大器其出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友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閉氣爲臣宮商爲律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

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辨給有口才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戴願況問百僚襄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論衡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光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霿霧冒晦日無晷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人歲常有蒙氣月不辭光日不宣曜日若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惟幄之政有所闕敝惟幄謂謀議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接引賢能勤求機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以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露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露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露乃降降謂不發聲而失人也易曰露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爲地震爲露露在地上

故曰靁奮也豫喜也地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靁之象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
牙辟陰除害万物須靁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靁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靁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靁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靁反潛故易傳曰當靁不靁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

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多葬龍（長八尺居中指東向共聞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長七尺小龍五女四尺於東方北門及市中以祈雨禮孔叢子曰魏安釐王時暴雨壞城王召子順子順子曰爲之於市不亦可也見禮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豐年太平可待然災害不息

若患不在此也（不在此謂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非陵百丈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賦貸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宜德澤以應天功若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滂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

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雒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傳先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

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
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攜貳家詣闕上
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
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
出端門不軌常道（大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兩掖門軌猶依也）其閏
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
（太史公書曰房心天王明堂火也天文志曰心爲天王又爲明堂大火爲大辰伏見候農時房爲天駟又爲馬祖又爲龍馬之精又爲天子宮大火爲火星大火爲大辰伏見候農時房爲天駟又爲馬祖又爲龍馬之精又爲天子宮）
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
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熒惑爲司空主司過失出入無常）於占天
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又
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天官書曰掖門左右
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鬬迫近也）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
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

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
害魚鑿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汤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
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
云有火光人聲正謂此也（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十二月京師有火光聲行人聞驚）
（太史公書曰劉向以爲近草妖也）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
霜雹及大雨靁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
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
（瑨人名姓臣瓚曰太原太守姓劉名瓆南陽太守姓成名瑨案漢中官觀風俗百姓所患瑨瓆之到各改其弊師教之所載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既崩未及下葬以瑨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姑恃寵不畏法瑨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獄考殺之桓帝微瑨詣廷尉下獄孔嵩音瓆晊音晉）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瓆字文理平
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那有豪族中官親戚爲百姓所患瓆之到誅其魁帥教之所載匿主人悉坐伏誅所患以除姦惡之劉昭注其魁帥教之所載匿主人悉坐伏誅所患以除姦惡之）而
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
乞哀瓆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瓆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
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殘賢者

身當其害寧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若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邵並見族滅梁寇梁冀孫邵梁松竇憲皆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云願與李杜衆庶同日死也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詣闕伏地泣血上書訟李雲冤狀帝大怒收雲下獄掠殺之雲以忠諫獲罪遂曾無藏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記奏又欲避請讁之煩闕雅曰讁罪有疑者讞決定刑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

安巔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公以俊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其石○劉攽曰注取石旁舍字誤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喜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清河皆大水河水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考異曰袁宏後漢紀作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祆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劉攽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臣前上琅邪當梁受

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寶周禮注吉名也神書即今通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鵴鵴一名鶻鵴蜂侯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鵴鵴降立秋侯織鳴不失信也蟋音悉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變惑尤當出而潛必有陰謀執法亦爲此也熒惑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瓊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尺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關比年日蝕於正朔延喜八年正月辛巳朔日蝕九年二月辛卯朔日蝕三光不合明聽干寶周禮注平繩也其經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鵴鵴一名鶻鵴蜂侯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鵴鵴降立秋侯織鳴不失信也蟋音悉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變惑尤當出而潛必有陰謀執法亦爲此也熒惑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瓊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尺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關比年日蝕於正朔延喜八年正月辛巳朔日蝕九年二月辛卯朔日蝕三光不合明聽干寶周禮注吉名也神書即今通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鵴鵴一名鶻鵴蜂侯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鵴鵴降立秋侯織鳴不失信也蟋音悉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變惑尤當出而潛必有陰謀執法亦爲此也熒惑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瓊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尺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關比年日蝕於正朔延喜八年正月辛巳朔日蝕九年二月辛卯朔日蝕

不興 太平經興帝王篇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恒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地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胺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今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罔與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分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

天地 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更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更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毅昏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魯人昏公飲之酒而殺之完既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爲妻常與沉酒于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也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事有似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

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今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坐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常伯常侍之官也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乘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或言浮屠者老子西即後去示無爲慾之心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血臭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

作諂 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官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選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鬬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澤時告之乃去北軍誅諸呂之功不肯去宦者令張澤辭位以侯歸國見前書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談泄上笑推下趨談流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造合讖上書也造合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瑯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屬冀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淵溪水定州有曲陽城只有北溪水而千吉宮崇並瑯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絲也以朱爲介道首縹尾平經曰昔書中善者乘使青下而丹間合乎吾之道題也目題也太陽天上之正色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瑯邪千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杖節從數十人道次度門下諸將吏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上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若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千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袍鼓琴燔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發病者但燒香思念諸君但未拈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卷舒勿復煩筆也即雇輒之縣首於市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臣失陰陽則亂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何使神爲除災戾用之听向無不愈也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

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

然而其蔽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之事也范衡製漏序曰左氏豐而富其蔽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演車屢罄（類徵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塗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陰也）襄郎定戒寔由政淫

郎顗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武帝時以任俠聞父舜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閒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改太守爲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益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

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京師幷蒙福也（莊子曰何閒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福也（莊子曰何閒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耳深宜愼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趙宏（姓譜）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放降賊也）因自効專命（增擅）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幷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謂伋爲幷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幷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伋前在幷州表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擇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部幷尚有盧芳之徵（徵召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凭險（凭險猶言憑藉）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將猶隨也）隗昱（太守劉攽曰案隨字隆南時方作隗今此宜作隗）遂謀背芳降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

二十二年徵爲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仅輸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家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南仅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鄧奉兵士暴橫民閒百姓惶擾詩前白召信臣罷南陽人也遷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假兵脩文事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臻聖德威侮二垂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小未得解甲纍弓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小未得解甲纍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

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上行役也）然後
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
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顧
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鬻之師
（鬻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乎伐而已故無忿怨而擊也）陛下起兵于有三
年將帥和睦士卒鬼瀫（言其和睦歡悅如鬼之戲於水深也）今若
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勵軍壘壁也）
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免役也百福總也）
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離其
功而屬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
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父役之
士如此緣邊也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
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
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

一介之才（史記初爲郡功曹也）遭陛下創制大
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
稱（劉敞曰案故事武義侯合作拔養一義通謂守令爲拔養也）奉職無效久竊
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
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
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
邵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
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折珪授爵所
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涓河劉統及魯
陽長董榮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
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
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
徵調竹使而已符筴合會取爲大信所以
明著國命敛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券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第一至第五發兵徵使符合乃驗之竹使符以竹伍寸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

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假兵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不顯秦昭王已破長平又進圍邯鄲趙王之子無忌矯其師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望於魏公子亦以王之不能使將奪晉鄙軍以救趙公子乃請如姬如姬必請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竊虎符與公子於是公子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第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錢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也）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

市日四合（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亡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時而市各以其所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菜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膏腴當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益當在徒字上○劉攽曰案文奮既立節治平太守梁統深相

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
毋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
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
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
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
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
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郡丞時隴西
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
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大義不顧
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
大豪龐鍾留者爲羣氐所信向奮乃率厲
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
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
之奮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
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

已見故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
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疾非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
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第奇游
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
（約儉其家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
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
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
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
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
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緣
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
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
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

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

襲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魚復縣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夔縣北赤甲城是）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蜀中山國章帝更名曲逆）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閒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送流寓西州（蜀郡已屬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棺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還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

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傳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爲州所舉（舉取其罪）會融爲州所舉（舉取其罪）備禮謁范爲功曹（功曹官也）請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詗之曰君困戹昏亂邪（鄭玄注禮記曰昏亂猶言不明之貌）語遂絕融繫出囹病沈隨而往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入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

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資也）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范知事謎難解欲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哀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貰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劉攽曰案文人當作入）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鼓譟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轢藉死者千餘人（轢躡也藉踐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

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應
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
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
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
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
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綺作絝音胡故反
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
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
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
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
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
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
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
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
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
將軍竇憲以此爲議卒於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爲勿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
慶廉鴻慷慨既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
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
急赴險陀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
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信音伸若夫高祖之
召欒布穿布采人爲人所略賣爲數梁王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
書有收視者輒繩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柯而哭之吏捕以聞上
以布壯義赦之拜爲都尉使於齊反命而彭越頭適縣下布
因奏事越頭下具以狀報上上賢布能不背其主彭越
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從誠
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鄢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爲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在今濟州東阿東

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庸郎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淸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其治狀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上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阿曲也）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

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誠委功曹陳蕃臣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

妄有辭教郡　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　不行並恨之後盧江賊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冤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无棺以葬子稱淸行不仕曾孫商益　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傳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持執也執殺譬之人論語品藻其臧否）帝時爲右將軍（前書曰建以客從高祖擊項羽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蘇桓公惠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劉攽曰案竇固自爲奉車都尉蘇純從之耳當作攽）封中陵鄉侯宮至南陽太守章少

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蝗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察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徙涿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怨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讎鞭平王之尸解具遠學傳）乃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兩縣皆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劒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石校匈奴在寺北垣下（校謂鉤纍藏之又石磨鉤纍而工外反垣牆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廣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劒戟隨

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景有備乃日夜飛馳
徑到魏郡搖其父阜家斷取阜頭以祭父
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景高匿不敢
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
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
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
多譏其發搖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
任城何仲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

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盧
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
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
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
援據位九卿城關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
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殺身憔慮出
於百死冒觸嚴崇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
報已深況復分散斷首以毒生者使景

悼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
力唯匹夫功隆干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
議者於是貴之

五官掾初弘農張奐陸於蘇氏而武威段

頻與景素善後奐頻有隙及頻爲司隸以
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頻既積憤
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景事以爲
景表治讒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

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
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
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
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
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
是衰破及段頻爲楊球所誅天下以爲蘇

羊續傳

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
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
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
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
錮十餘年幽居窶薄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
府四遷爲盧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
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
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
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
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盧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
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免
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
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
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齎服開行侍
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
其令長貪穢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

驚竦莫不震慴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
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
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
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病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
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靡續深疾之常敝衣
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
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
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秘俱詣郡舍續閉門
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袍
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
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
之名爲左驕（驕驕上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
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
示之（緼故絮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驕白

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賜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賜續家云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劉攽曰案無京兆賜又未可爲尹明多兆字是河南涼縣冷也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瑇瑁似龜出西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

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竭宼無所民不聊生自活○劉攽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癰陶長潦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

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渤海郡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役剥於下人也）故黎民呼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敢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趣履踐案行擇其畝數爲害稅取之蝝螽子也公羊傳冬蝝生此言蝝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走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若欲行而去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捨聖戒自蹈二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孝武致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敵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伐出爲表陳解釋免

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穜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穜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尼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績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仅牧朔落信立童豪詩守南楚民作

（陸康）

後漢列傳第二十

（淩統）

（呂蒙）

（蔣欽）

（周泰）

（陳武）

（董襲）

（甘寧）

（凌操）

（徐盛）

（丁奉）

（潘璋）

（馬忠）

（呂岱）

（朱然）

（潘濬）

（陸凱）

（薛綜）

（顧雍）

（孫登）

（張昭）

（張紘）

（程秉）

（闞澤）

（嚴畯）

（沈友）

（趙達）

（劉惇）

（吳範）

（劉基）

（趙夫人）

（孫魯班）

（孫魯育）

（步騭）

（虞翻）

（陸績）

（顧譚）

（顧承）

（張溫）

（駱統）

（陸瑁）

（張俌）

（陸遜）

（陸抗）

（陸景）

（陸機）

（陸雲）

（陸喜）

（陸凱）

（陸胤）

（陸玩）

（陸納）

（陸曄）

（陸始）

（陸晧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萬壽堂藏書

樊宏傳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

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東樊氏陂宅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陂宅樊氏陂東西庾氏取其陂陂故名爲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訟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

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責音側界反）諸子從物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禮義恩德行於

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

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三年封第四子丹爲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云射水出射陽縣北建武十二年封樊重少子丹爲射陽侯即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嘗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不能保全厚恩今臣竟託神靈得歸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僭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虞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虞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驁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南平望鄉也）樊氏虞芝者凡五國明年賜僮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

役之或恨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劉
攽曰注令善人若不使從
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食善人者若乃擬重之折契止訟甚
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
政也與夫愛而畏之者何殊閒哉左傳曰楚
而愛之何殊閒哉言
不異也閒音古莧反
儵字長魚○劉攽曰儵與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
不合疑本是儵即魚名可爲字也又
按儵弟名鯈知依儵無疑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

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
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
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
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
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
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
爲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
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

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琊承宮並海內大
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
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
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共從之二年以壽
張國益東平王徙封陵王親悼傷之詔儵與羽
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荊
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
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
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
公論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之弟管蔡二
叔而聚蔡叔夫豈不愛其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又
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鴆叔牙殺之公
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
公論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
公子慶父弒二君
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
叔流言於國云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誅管蔡
臣等以荊屬託母

第陛下留聖心加測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令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憙益以此知名其後第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憙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忠特進侯弟尋安鄉侯弟又封壽張侯此兄弟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配王男可以尚主

乎鮪不從十年憙卒贈助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憙常疾之又野三歲獻甘醪膏餳醪膏餳汁滓相將也每輒擾人吏以爲利憙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亟悲歎勑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

郴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憙謹恪又聞其止鮪娉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謂三署郎也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宮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憙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兆二縣令麥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仍至司徒前後薦達名士典謂主典薦謂欠負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準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

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猶學堯而後帝（起敘敘爲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成王爲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罷正坐自講諸儒

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翼翼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洁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皓皓之良華首之老（皓皓白貌也何反書曰皓皓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識會則論難衍衍其求政化（衍衍和樂貌也）詳覽羣言譬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著

進而思政麗著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閶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舖及籩豆人開門徒衆百數（閶門謂閶門之說）化自聖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劉攽曰案文蓋當作遠）遠方尤甚博士倘帶不講儒者竟論浮麗忘寒暑之忠習議議之辭（議議謂言也音踐前書曰已皆秦

繆公誓誓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雖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隨俗薄以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子相鄭作封洫政參書人知爭端矣前秦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末議於丘維刀喻小事也）昔孝文寶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

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
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
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太后深
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撲仁賢之士準
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
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
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懽君上不能損
之爲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
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神
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祠祭祀也）猶是言之調和陰陽實
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
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
故詩曰京師作者（五府謂大將大將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洞
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
被災之郡百姓彫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
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遣使持節慰安其上德弘力不懷柔顯之武備而已）遣使
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
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

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爲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稟給流人也）如遣使者
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
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嗣）
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大后從之悉以公
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
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
廩食（廩給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

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進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甚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初元二年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冀州南郡俗本鹿作麥者誤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悟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求初七年爲

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悝嗣悝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儆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儆從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督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與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寢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第宅旬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盈溢（缺音先志反盈音以成反）竊所不安（義同缺猶冀也一曰決猶空望之也）臣聖陛下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爲盈不願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睨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主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疾病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

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與素與從兄嵩不
相能然敬其威重每與疾病帝親臨問以政
事及羣臣能不與頗首曰臣愚不足以知
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
深踰於公卿與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
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
勑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
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與典
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
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與皆固讓安乎里巷
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直言極諫也）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
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洪
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
鯛陽（音紺地慶弟博爲濮陽侯）鯛陽封與子慶爲濮陽侯（濮陽故城在今豫州濮陽縣北在鯛水之北）博弟貞
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貞丹帝以

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
五年與夫人辛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
即墓賜策追諡與曰謚法慈仁短折曰殤
萬全卒子桂嗣與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
改封爲新陽侯（新陽縣在今豫州）桂薨琴卒子萬全嗣
論朝臣莫及然性剛憿不得幾舉顯宗即
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卿邑公
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狥急（狥疾也）永平二年
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
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
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
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
已後暴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
於邠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殫大至識

三世而遂專長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
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石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
戒後恂恂苗胤傳寵紫崧
惠棟漢官儀 恂恂恭順貌也公卿大夫皆銀印龜紐見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朱浮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
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
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
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
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
迹 風化之迹也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
及王莽時故吏二千
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
之屬以爲從事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軍實軍也
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 矜持也 自重也 頗有
不平因以峻文詆之 峻嚴切也 詆訶也 寵亦很強兼
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
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

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慈而舉兵攻
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曰蓋聞知者順時而
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
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
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公愛姜為之請京使
居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附廩鄙公命子封伐京京
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伯通以名字與郡伯通吳漢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
佐命之功元武初吳漢等發步兵三千
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王郎龐萌蘇茂前後不絕
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
擁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
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
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龐萌
將軍故云許以城武縣名
事有枉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枉石以屋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
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口三日不食食之以
公孫杵臼趙朔友也趙朔為公所殺趙氏孤兒程嬰
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龐為漁陽太守建
三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

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
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
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
之逆謀梟鴟惡鳥食母之逆謀食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
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
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異鬼不亦哀乎伯
通與耿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侠遊謙讓也
上六分大司初與龍結恩共歸光武也
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
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
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
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
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
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
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
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譏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浮親信計議使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 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

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乃矯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 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伐陳豨叛布亡也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

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鼓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胄生蟣蝨血污袴不得殂 鄭玄注周禮曰殂猶釋下也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 跋扈猶暴橫也吾棄其輜重久全其中必有內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以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須待也浮城

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
救浮浮乃得道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
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
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
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
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徒封
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
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

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
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
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
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
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
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
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爲武王陳政
道陰陽之法災異即答徵之類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

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也使得蘇息而今
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
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
之形於耳也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課也尚書舜
典曰三載考績三考九載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
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
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
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
不轉職今數氏庫氏因以爲姐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
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
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
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
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
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
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
迫於舉劾懼於刺議故爭飾詐僞以希虛
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

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漢書所謂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翠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孰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決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

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羣下畏懼莫敢自保（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漢書所謂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翠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孰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決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

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羣下畏懼莫敢自保（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漢書所謂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翠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孰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決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

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羣下畏懼莫敢自保（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漢書所謂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翠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孰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決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

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
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黌義亦同比日車駕
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
也雍和也書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時雍乃勑勸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
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
必廣求詳選要自畿內及四方是以博
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
後增至十四人大常差還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給
領綱紀其選事爰敬敬故如禮通易尚書孝經
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總覈羣藝通古今人事無金
陳廼疾世六蠹不與妖惑交道王政實賊行應四科經
任博士下言某官保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
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
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
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
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
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
失禮求之於野劉歆讓太常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備愈不野乎臣浮

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
十年代寶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
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矣帝以浮陵
轢同列每衙之陵轢侵辭也衙遮也歐與毆同惜其功能不忍加罪
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音丹單盡也書曰明清于單辭
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
曰唐堯大聖光人獲所獲得也之獄猶服海內之心儵音叔共工驩兜四凶者縣
流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尚優遊四凶
後殛罰殛誅也殛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
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使天下咸知然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賈
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
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
文吳起不說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而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

執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君子上也吳起方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明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出辭氣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容貌斯遠鄙倍矣**是**之**謂**也**其**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也**遠**暴慢鄙倍**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邊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先**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殿三公果其數最殿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千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宜**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辱**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先武帝明章頌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鄧禹遂為渤海郡即見上問君何以化勃海也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此玉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焉也

馮勩傳

馮勩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

別食菜馮城因以氏焉勩父名揚也封曰華矣華矣孫長卿曰食菜馮城因以氏焉勩父名揚也劉攽曰食菜馮城縣菜當為茶音乃為茶耳**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勩乃聚宾客招豪傑作營壁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勩勩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勩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勩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勩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勩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二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

臺即南宮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頴川盜賊羣起郟城延襲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勛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勛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頴川勛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勛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襲等聞帝至皆自髡剔

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貣鉄鎖也說文曰鉄刺丹音賀將其衆詣罪帝且赦之使勛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襲等還勛誅之勛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勛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爲襲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

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勛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二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勛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勛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勛勛車駕後衛緩驛宿

玄武門後道上領南宮吏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休給安車駟馬及子孫得乘駕入殿門身肅宗許之其各爲五更詔勛朝賀就列庶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庶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

賜駁犀具劒佩刀（以班犀飾劒也）紫艾綬（艾即蓝綠色也以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門侍郎世第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矣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論反）歲入穀二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矣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

（敞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寵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書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尉卒子代嗣（劉攽曰子世爲郎前拜爲郎時作世後嗣立以爲避太宗諱所改變遷作世而忘其後尚皆改代也）○（劉攽曰子世爲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子代嗣案謝承書代亦作世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今前後不同遂改兩人爲一人爲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尉石第玹（玹音光）和帝時詔封楊邑矣（劉攽曰案矣國絕而復續者皆以班屬今此曰詔誤）○（劉攽曰案郡有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許州陳留縣東北東昏縣山陽郡治本爲縣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舉也扛音江）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古文雖通而人）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劉攽曰案前作縱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後縱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至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汝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劉攽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

此宜爲史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當宗聞延名召署功曹（當姓宗名）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君有違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節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處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

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沛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沛公起在今沛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殺皇姐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修宮掃冢邱小黃北後爲作陵勑於小黃陳其洛奧仍有遺髮故號曰髮丘鼎銘云髮丘之陽卄四縣廟焉門鍾虡隅守冢邱各有祭器邊豆鼎俎之屬卄四縣廟基尚有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蘗皆譜其數（株木更生也蘗伐也）詔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宛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

不容羽蓋（封丘今屬州縣也）帝怒使捷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太守性嗇姦西盡郡界賜錢及史罪（貰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高祖爲陳留太守性嗇姦故因而家焉況少孤貧躬耕致養元年詔以況先也世代爲二千石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司徒玉況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

黃門駙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武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箠二百（箠杖也音止蘂）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

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
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衛繳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治王法
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
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
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
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
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
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
闕謝承書曰帝賜衣服劍佩刀戒二郡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不
用於是上乃自勑衍稱南陽功曹詣闕
玄武宮之北門北門每宮城門皆有同馬一人職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
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三年徵代
遣嘉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

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
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
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
弘弘剛有威事士皆附之書察舉非法皆州白評涂故遣為白石卿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
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
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
免寒餓延從曾孫

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
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
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
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
以黨事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山陰縣西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羹太尉鄭弘家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

溪載薪焉難駭曰南風喜北風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漢中子究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弘字子威小者聽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之絕見績麻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貺坐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書也貺被收捕

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貨物縣於道側弘之官過縣舍宿止書閤求主還之乾嘉時縣界不集郡內大旱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違使案行如言也政不煩苛行春大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圖曰鹿爲吉祥以國祚賀曰開二公卓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吉字子陽陳留人也至弱冠舉孝廉除郎中使持節監烏孫西域三子移居止沓困逢家焉長子強宗大姓不附歲暮將二子

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畢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殁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斂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或作升）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叛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按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疾解見後漢）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帝。○劉攽曰安帝名祐此作祜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祜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

鄧隲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發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遠遠之國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爲太子乃書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之望（詩云顒顒昂昂萬夫之望）主無絕天之豐地有旣安之埶（書曰紂自絕于天結怨于人也）而劃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筲必能叨天業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與孟子卷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勮用降幣（幣當作弊也）延感歸囚鄭寶怨偶代相爲仇（左傳曰怨偶爲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也）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范曄　後漢書

梁統傳

子松　練　統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曰統祖父子都子淳子孺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貲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劉攽曰注吾自為業前書云自吾為）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

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賓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賓融等將兵會車駕及賈覇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弟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

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年輕殊死刑二十四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其四十一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殛鯀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故孔子稱仁刻肌之法（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所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亂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遵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曰高明柔克）也）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丈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為謂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匿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縱匿罪人之罪陳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

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
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
於體者傳奏於左髙政體也音附伏惟陛下包元
寢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功踰文武德
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
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
易之與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
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
行日久豈一朝所釐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
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髙帝以
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
羣輩並起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
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
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
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

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龍西新興北地任横任崔西河漕泥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逆攻取庫兵刼掠吏人國家開封戾之科以軍法追捕健能破敗也○劉攽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勢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加姦軌而害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召漢制及法令冊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爲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

上音時掌反

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

誘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鯤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於弟竦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能教授後坐兄於事與梁冀俱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觀滄海人見前書弱冠之年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邂逅遇乎衰周兮偕伊周之協德貽後人以楷則兮雖沒世而逾光暨太平而俱享兮與稷契乎唐虞吳羌崩其已頹兮可信吞刀以奉命兮共日明於門閭君名既泯及兮後辟亦然留平灃鎬兮望崇嵩於伊洛兮經營維兮成周不長重耳匿兮北狄卒霸趙與秦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葆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頗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顯生不先後兮推賢傳其遵指兮以授萬服荔裹如宋被兮鴟路於薪願屢若指之榮位兮宗虞氏之後又聘衆濟之神炁兮東勃職於鄆瑰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任效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推賢傳其遵指兮何揚生之敗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照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招冉海以

爲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諫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盜殺衛侯兄縶曰盜不義書人懼焉名以儆不義書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諫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諫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諫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諫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躁躁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諫家私相慶後諸竇誅之遂謫殺二貴人而陷諫

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諫罪死獄中家屬瘦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亮遣從兄禮（禮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宜號（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明見光武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嬰（嬰音於訓及）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諫冤死牢

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
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
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
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以臣
君爲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太后母前死歸葬太后母也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潁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與外祖母史良娣俱入掖庭養視之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二子高爲樂陵侯昌爲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
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
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
天地存殁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
掖庭令驗問之遷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
陳其狀乃留婕妤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

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遷
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獎調
爲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也宏兄冒孫也
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
太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其義一
也禮記曰王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號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
極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
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
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
詔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母王夫人父爲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爲恩成侯各置園廟也以
有靈加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
詔者與婕妤及亖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自故西迎也
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

王邪梁商傳漢儀注王矣就車已下玉爲礼長尺廣二寸半爲重下至足緻以黃金繢爲之匣字或作柳也建坐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諫妻子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沐州浚儀縣南封子榮爲樂平侯榮弟雍桼氏矣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元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疎並補郎謁者榮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榮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矣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矣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沐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伏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辭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世務在誠實不飾華偽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任郎從儀格務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雲敬愛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子孫之業載車馬供用而已歲數辭車馬

閱延由是數辭委任焉每有飢饉輒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官者忌商寵任又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逢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蜀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傳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

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黃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黃於省中帝聞震怒勑宦者李歆急呼騰黃釋之收達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

（晉公羊傳曰虞人掌田獵之也周禮有山虞澤虞是也周禮有假鼎若今假鼎也）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釋例曰虞人掌田獵之官也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人之上使虞公羊傳曰虞人掌田獵之官也周禮有山虞澤虞是也周禮有假鼎若今假鼎也）故賞不僭濫刑不淫溢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而成大也）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曰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逮捕之也）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勑

子冀等曰吾以不得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缺）貝之屬何益朽骨（啥曰賓也白虎通曰人人飯以啥以貝上飯以珠啥以貝也）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缺）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以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葬帝親臨喪送諸子欲從其薄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棺曰黃腸也）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魏云闈其音背去國家都

嘉文陰盛居冥
冥冥所宜窮也子冀嗣
冀字伯卓爲人高目
豺鴟也鴟有上竦目
也豺目目睛也汪
精曠眄洞通也曠音它朗反說文曰精直視口吟吉言謂語吃不
能明了裁
能書計以爲貴戚逆游自恣性嗜酒能挾
蒲彈棊挽前德引證也彈棊兩人對局白黑
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
爲之格五前書曰五木之博蓋取五子相次列之謂也五是也至
質有四采黑白各異騎橫嘗朝羣臣目
冀有六博五逸注云
冀曰此政鼈將軍也博楚詞曰現藏象棊
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滋甚沖帝又崩冀立
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即日崩復立桓帝
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
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
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
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
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二年拜河南尹冀
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吕
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遣人
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

然仇請以放第禹爲洛陽令安帝家欲以滅口使捕
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髣未及葬
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第侍中不疑爲河
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
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録尚書事冀
雖讋不肯當而修暴滋甚沖帝又崩冀立
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
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魚獵張揖曰跋扈猶
強梁也冀聞深惡之
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即日崩復立桓帝
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
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
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一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
二十二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也又封不疑爲
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襲邑侯
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
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

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
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
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和歲入五千萬加
賜赤綬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薄太后紀壽色美而
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
齒笑圖略通曰愁眉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
若啼狀齲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強自笑家
所爲京師翁然皆放效之齲音丑禹反以爲媚惑冀
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輦輦音力展車
也刑帶上平異於常也所用自蔽隱也蓋設高云衣
後施曳地若狐尾壽性鉗忌鉗鍛也言性口心害如鉗
之鍛物也鍛音丁亂反擁身扇大扇也孤尾單衣
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
於順帝女壻也東觀記友依文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
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
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
出多從蒼頭冀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答掠

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
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
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
冀愈寵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
宮宮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
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
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
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
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
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
富人被以它罪錄之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
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徒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奮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
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萬奮
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
爲其守臧婢去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劉攽曰案古無妓字當作伎）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洞相階也）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瑣鏁小戶也綺鏤刻爲疏文而以青鉛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爲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二崤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怪獸其閒饗宰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數年乃成務極奇麗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掌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兎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

劒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
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襄切
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
封襄邑釐侯以定陶陽成是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
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胥平議也宣
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未
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
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
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謝
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
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
曰小人蚊蟲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板房之
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
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
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
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

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
設酒因鴆之樹出死東門上車又遶東太守侯
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郎
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
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
致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氣未應野慝失序者執分攉臣上下壅隔
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辭寬德爲御史大夫之歡遂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
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
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
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用朱傲

惟慢遊是好 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 廉察也 陰求得莒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亦高也 謂峻也 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往來者南郡陳子篤爲潁陰侯瓚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忠冀聞之諷洛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

妻宣生女猛（音盖掖庭署人之名也）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壻鄧萬世爲議郎冀欲殺萬世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比相附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馳

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勑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廄騶（騶騎士也）虎賁羽林都侯劒戟（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劒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

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門生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訥瓦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囂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
居元蒲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元上極之名也原慤也）
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夫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
於道則易以興政乘於務則難乎御物商
恊回天之勢屬雕弱之期而臣朝綱患未
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
何救阻饑之戹（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永言終制未解
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況乃傾側孽臣（商嚻冀不
疑與曹節寿爲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
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褒
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根善柔巽遂貪亂（善柔
失刑斷之道也）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